目　次

D754.115



I 鲁宾斯坦

1876年。12月。

莫斯科，冬夜。在梅克夫人的客厅里。

鲁宾斯坦坐在钢琴前面。他心里想，他的目的能不能达到呢？这个寡妇会不会中意《暴风雨》呢？会不会因此帮助他的这个学生呢？

梅克夫人一声不响地跑到邻室。她爱在黑暗中独自听鲁宾斯坦的钢琴……魔术似的手指触到琴键了：

例1



音乐止了。沉默。梅克夫人进来了。她的眼睛闪着光彩。她焦急地问着，是谁写的这一曲呢——为什么比她所听过的交响乐都有光彩呢？为什么比之其他音乐都更合她的胃口呢？

鲁宾斯坦告诉她：这是一个彼得堡人。这是一个法律系的毕业生。他的父亲是一个查矿专员。这个彼得·伊里奇·柴

科夫斯基,小孩子时代就非常爱好音乐,他学弹琴,但没有表现出非常的天才。甚至到了少年时代他的特长还没有出现;他爱好法律,也一样地爱好艺术,可是有点懒。22岁的时候才受一个朋友的影响,进了鲁宾斯坦新开的彼得堡音乐学校。可是他一学上了音乐,却就紧抓着它不肯放了。恰如一个饿了多少日子的人,第一次听见了面包这个字。对位法就是面包;对于一个年青人,他误以为音乐不过是在晚会里面弹出来的一两支沙龙曲子,音乐理论和作曲法就是面包。他的进步是惊人的。他进了音乐院一年,才辞掉司法院的职位:他这时才决定一生从事音乐。

自己没有收入而决定从事音乐,对于那个时代的年青人,真是勇敢的选择呵!但是鲁宾斯坦相信他。梅克夫人没有别的意见——对于她,鲁宾斯坦的话就恰如神的话。四年里柴科夫斯基没有向家里要过一个钱。他的父亲好容易才给他弄到一个职位,而且还有三个弟妹要接受教育!柴科夫斯基招收钢琴学生,然后鲁宾斯坦在音乐院里给了他一个小位置。可是彼得必须与贫困斗争呵,多少次多少次他几乎要向贫困投降了,几乎要回去安安稳稳地做小官儿去了,有一次他几乎又做了一个什么肉类检查官。……

这一切都告诉了梅克夫人。他又说,彼得现在比他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好得多了,至少有地方可以住,至少可以有饭吃;然而他没有说他会不断地把旧衣服送他,他也没有说音乐院要这位年青的音乐家花掉太多的时间。教音乐理论,整整教了十年。鲁宾斯坦他自己是受得住的,因为他有时可以开

旅行音乐会,成功的气氛笼罩着他;然而他哪里像彼得呢,鲁宾斯坦的内心没有痛苦,他哪里会日夜被一种热望所苦恼呢——而那是创造他自己的音乐的热望呵……

他告诉梅克夫人,音乐院的董事会是不肯聘请像彼得这样的年青人当教授的。这个年青人不是仅仅受过两年的学院教育吗?他问曾经帮助过不少音乐家的梅克夫人,肯不肯也来帮助一下《暴风雨》的作者呢?

鲁宾斯坦停了口。

梅克夫人的眼睛闪着光亮,她笑了笑,点了点头,"尼古拉·格里哥里维奇,"她说,"我对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年青人的一切,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你也不必替他说那么多的好话。你没有说之前,他的音乐早已说过了。"

II

梅克夫人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6年12月30日,莫斯科)

仁慈的彼得·伊里奇先生:

请让我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为的是您迅速执行了我的委托[①]。至于您的作品如何使我陷入狂喜,这是不必告诉您,也不适宜于告诉您的,因为您已习惯于听到比我这个音乐门外汉有资格得多的人们的感谢和钦佩。要是告诉您,那只有使您发笑罢了。我经验了如此的喜悦,竟使我忍不住要让人家笑我,因此,我就写信请求您绝对相信:您的音乐确实使我的生活愉快而且舒适。

2.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876年12月30日,莫斯科)

仁慈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女士:

---

① 我们不知道这委托是指哪一支曲。——原编者注

我由衷感谢您写给我的那么仁爱和动听的话语。一个音乐家——一个失望和失败阻塞着他的路途的音乐家，知道了世间竟有像您似的少数人，如此忠诚和热烈地爱好着音乐，这真是一种安慰。

3. 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2月27日，莫斯科)

仁慈的彼得·伊里奇先生：

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因为您如此大量宽恕我的焦燥。如果不是我对于您深深同情的话，我还以为您是在助长我的恶劣倾向呢。我对于您的仁慈极为感谢，所以使我不会起这样的反应。

我非常愿意把我对您的想法和看法告诉您；不过我又怕太耽搁您的时间，您不是很少空闲的么？我只须告诉您说，我对您的情感是出自真心，而且是非常亲切的。您自然也可以把这称做怪僻，甚至可以称之为“狂”，但是请不要笑——假如这情感不是那么真诚的话，那就真正好笑了。

4.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877年2月28日，莫斯科)

仁慈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女士：

请允许我对您的酬报表示谢意，那样的一部小作品，哪里

值得这样慷慨的报酬呢。

为什么您踌躇着不把您的全部想法告诉我呢？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兴趣，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对您也深抱同情。这不仅是表面上的话语。也许我比您所想象的更加了解您也说不定。

假如有那么愉快的一天，您能够把您至今所没有说的一切告诉我，那我就感激不尽了。无论如何，为了您对我的同情，我得衷心向您致谢[①]。

5. 梅克夫人

梅克夫人生于1831年。她的父亲是一个土地贵族，现任法官。她17岁时，嫁给卡尔·乔治·奥托·冯·梅克——里加的条顿贵族。丈夫死后，留下6个男孩和6个女孩。她救助过不少的穷艺人。关于她自己，她这样告诉柴科夫斯基：

"我从前是不像现在这样富有的。我的一生，大部分是很穷的，穷得厉害。我的丈夫是政府雇用的一个工程师，年薪只有1500卢布——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靠这一点点收入了。你知道，前途真是黯淡得很！我做孩子的乳母，教师，裁缝，我做丈夫的女侍；家里的事不论大小都由我双手操作。自然，事情多得很，但我不在乎。使生活变得不能忍受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彼得·伊里奇，您知道不知道做公务员是怎样的一种

① 梅克夫人等了三个星期，才对彼得说出了她的希望。——原编者注

玩意呢？您知道不知道，做了公务员，一个人就得忘掉他自己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忘掉他自己有着意志力和可敬的本能，而必须变成一个傀儡，一架机器呢？这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我终于劝我的丈夫辞去那份职务。他说，如果辞了职，那我们尽会饿死的，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工作呀，我们不该饿死的。后来他到底听了我的话，我们就马上把日常生活节省到每天只花20个戈比[①]。这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我这做法。”

从此她帮助着她的丈夫，进行工程的事业。靠了她的协助，他建筑了从莫斯科到梁赞的铁路；他的两个儿子把它延长到喀山去，后来一直到乌拉尔山。

冯·梅克是五十多岁死的。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两条铁路，12个孩子——最大的24岁。一条铁路后来卖了，另一条则留了下来。

梅克夫人和柴科夫斯基结识的时候，是1876年，12个孩子当中7个还住在家里，一个很小就死去了。梅克夫人爱独自一个人生活：她除了去听音乐会之外，什么地方也不去；就是听音乐会也仅仅独自一个坐在包厢里，尽可能地避开人家的注目。鲁宾斯坦是她唯一的客人。因此之故，她和柴科夫斯基自始至终没有见过面。她害羞——他也害羞。有一次她写信给柴科夫斯基说：

“我向您挑战，看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的害羞故事多一

① 一卢布合一百戈比。——译者

点。我想一定是我赢的，首先因为我的年纪比您大，其次，我和世界完全隔绝，我简直从来没有对旅馆或店铺的人们说过话。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装着听不懂那里的话。有一次，在俄国——在说俄国话的地方——有人说如果我是梅克夫人，请站出来。我说，不是，我哪里是梅克夫人，你们一定弄错了。"

在梅克夫人的世界里，她是一个君主。多少人服从梅克夫人，然而很少几个人爱她。尤莉亚——她的第三个女儿，是爱她的；伏罗赤加——她的孙子，是爱她的：这样的爱需要温柔，同时需要力量。因此寡妇梅克夫人需要并且希望一个同等的人的爱情；甚至不止同等的人——她需要一个神，让她去崇拜。乔治仅仅和她一样，是她把他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当中她失去了她的神。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她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然而柴科夫斯基是对的，他把她的"现实主义者"写成"理想主义者"。她实在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者，她像一切浪漫主义者一样，要求一个神。柴科夫斯基在他们结识的 14 年间，成为了她的神。

III

柴科夫斯基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他们结识之后不久，约在 1876 年冬到 1877 年初）

我要回答您关于我的家的问题了。我预先警告您，我在描写我的亲人的时候，不断地要用无数的赞美。但是我向您保证，我可爱的朋友，我的赞美当中一点也没有夸张的地方。我的家长是我的父亲，今年 83 岁。他做了多年的采矿工程师，有一个长时期是在维亚特加省开一间工厂，我就是在那里出世的。1848 年他退休，靠他多年劳作积蓄起来的一点点钱生活。1857 年他把这笔款交给一个冒险家——这个冒险家答应他会生出山一样多的金子，可是这一年他失去了全部存款。1858 年起他又工作了 4 年，做工艺学校校长。1862 年退休，现在靠养老金生活，住在彼得堡。

我的母亲是 1854 年患霍乱而死的。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非常爱她的孩子。1865 年我的父亲结第三次婚。我的继母受教育不多，但她很有见解，而且非常仁慈，她对她年老的丈夫那一种牺牲自我的献身，赢得我们大家的敬意。我们大家——我是指我的兄弟姊妹——都爱她。我的父亲从前

是一个很聪明的工程师，现在可变得很稚气了。他的身体还很灵便也很健康，但是智力却已衰退了。剩下来的只有对孩子们还疼爱这一点，他那一副慈心本来就已经很显著的了，现在就更加突出。简直可以说，他连一只苍蝇都不愿杀害。他的脑袋和灵魂的其他一切活动，都已经变得很幼稚了。他去年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就几乎失掉一切记忆力。我有四兄弟。最大的一个，尼古拉，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住在哈尔科夫。他结了婚，但没孩子。他之下便是我。我之下是弟弟——希普里特，住在奥德萨，结了婚，也没孩子。再后是一对双生的阿纳托和莫德斯特。

2.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虽然我有两个姊妹，姐姐（我父亲第一次结婚时生的）比我大得多——她住在乌拉尔山区，关于她我知道得很少，至于我的妹妹（阿历山德拉·达维多夫）却是一个无可责备的出色的女性。"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这样写道。

在结识梅克夫人之前，柴科夫斯基知道的所谓"家"，就是这个妹妹在基辅附近卡明卡的庄园。即使没有柴科夫斯基，卡明卡就已经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悲剧在这里演出，还有英雄主义。然而当彼得认识卡明卡的时候，这里单调的风景，已经没有了悲剧，只有达维多夫家里的安静气氛了。

3. 莫斯科

1866年,柴科夫斯基26岁,他到了莫斯科。他那时写信给在彼得堡念书的双生弟弟说:

"我在鲁宾斯坦的卧室旁边,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夜里我真怕我的笔触吵扰了他,因为两间屋子只隔了一层薄板。我忙得要命。我坐在家里,很少出去;鲁宾斯坦却是跑来跑去的,他敌不过我的辛勤。至今我还没有碰见过一个新面孔,除了卡希金之外——卡希金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拉罗舍的朋友。我有时很感到消沉,但是对于工作的无可厌足的饥渴,安慰了我。我夏天写的那部《序曲》,差不多已经写好管弦乐谱了。我已答应鲁宾斯坦在这里初演,之后我就把它寄到彼得堡去。

"昨天正要上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你们两个;我猜想放假之后第一晚,莫特卡一定藏在被窝里揩眼泪。我是多么想去安慰他呀,可怜的孩子!——莫特卡,我一本正经地吩咐你:(倒不是因为我要装模作样)用功,用功,用功呀。交朋友也要选些好人,别和那个疯疯癫癫的伊××君来往。我怕你会赶不上全班的同学呢。托里亚我倒不担心,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说;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托尔卡,克服你的懒性,写封信给我吧。你,莫地亚,我知道你会写信的。吻你们两个。"

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柴科夫斯基写信给他的妹妹达维多夫说:

“我一点一滴地跟莫斯科混熟了,虽然我有时很感寂寞。使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上课上得满成功;我的怕羞完全消失了,我逐渐开始变得像一个真正的教授了。我的消沉也渐渐地不见了,然而莫斯科始终还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说要我住在这里(纵使并非一辈子)好几年,那可还需要很多日子,才不至害怕这样的想法呢。”

1866年初。柴科夫斯基每周上26个钟头的课,此外他还在写他的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到了春天,他第一次遭遇到神经痛的病苦——这以后经常和他作伴。1866年4月,他写信给他的弟弟阿纳托说:

“我的神经完全乱了。理由:(一)那部交响乐作得不好。(二)鲁宾斯坦和塔诺夫斯基用种种方法来折磨我。(三)老是觉得我快要死了,甚至以为没有时间完成这部交响乐。我盼望夏天到卡明卡去,当它做圣地。昨天我不再喝烧酒,葡萄酒和浓茶了。我憎恨整个人类,我乐于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我已经买了5月10日的马车票了。”

但是到卡明卡的马车并没有带着他。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很吃力:没有经验意味着不能得心应手。他的神经病状一天天严重。6月底,病倒了。医生说:“要休息,不能作曲。”

Ⅳ

早期的音乐作品

1. “休息！不能作曲！”

对于医生的劝告，柴科夫斯基写道：

“像一只熊在穴里似的，我豢养着我自己的东西——我的曲子，这些曲子总是在我的脑中盘旋。”

“我必须赶，赶，赶；我害怕我会连我的音乐一起死去。”

“对于我，作曲是灵魂的一种自白。”

总之，音乐——他把它叫做“工作”——就是这个人的解救。

1866年秋天，假期休息之后，柴科夫斯基回到音乐院，他的臂下挟着《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夏天他曾寄到彼得堡去，请他的先生批评——A·鲁宾斯坦，还有对位法教师萨林巴。但是他们都不喜欢这部交响乐，他们要作者修改。作者纵使不愿意，也只得修改了，然而即使修改过之后，彼得堡音乐协会也还只演奏中间的两个乐章。

2. 五人团

整个冬天他写作他的新歌剧:《司令官》(*Voyevoda*)。春初,他的交响乐和歌剧的舞曲在莫斯科上演了。《冬日的梦》这部交响乐,柴科夫斯基又把已经修改的一些重新改回原来的样子,演奏获得很大的成功。作曲者被听众呼唤出来。舞曲是由他亲自指挥的,他现在是第一次拿起指挥棒。

这一次音乐会在柴科夫斯基的事业上非常重要,因为和这相关的一次意外事件,使他第一次和彼得堡国民乐派接触,那就是有才能的革命性的五人团:巴拉基列夫,居伊,穆索尔斯基,鲍罗丁,李姆斯基—科萨科夫,还有他们的朋友兼盟军:音乐批评家斯塔索夫。五人团要创造俄罗斯音乐,为俄罗斯的音乐,用俄罗斯话语表现的音乐。他们的歌曲不用法国话,他们的歌剧不用意大利本事。他们取汲于俄罗斯民谣的深井,他们摈弃一切外来的影响——特别是俄罗斯音乐在它奴役之下过了50年的意大利歌剧。格林卡当然是他们的先驱者,达尔戈梅斯基是他们新近的灵感。

鲁宾斯坦兄弟自然被五人团看做毫无希望的"徐娘"(Passé);不仅因为鲁宾斯坦用旧方法教学生,而且因为鲁宾斯坦他们率直地取笑音乐上的民族主义。

而柴科夫斯基——五人团心里想——一定和鲁宾斯坦似的顽固。他可不是鲁宾斯坦兄弟的学生么?这怀疑倒是双方面的:对于柴科夫斯基,五人团不仅是危险的激进派,他们甚

至是拿严肃的音乐当着玩具的花花公子。

但是柴科夫斯基到现在还不认识五人团中间的任何一个。一直到 1868 年,他自己的《司令官》舞曲才和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在同一个音乐会里演奏。后来有人在《间奏》(*Entr'acte*)杂志上面发表了评论。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给评价得很高,而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却被评为"没有生命和没有色彩"。可是在排练的时候,柴科夫斯基不仅尊敬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而且尊敬这作曲者。因此他写了暴怒的答辩,送给《间奏杂志》,这立即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引起很大的骚动,并且马上使五人团由敌视变为友好了。复活节,柴科夫斯基到彼得堡去看他父亲的时候,他受到五人团的接待;虽然柴科夫斯基和五人团(李姆斯基—科萨科夫除外)对于他们各自的音乐哲学,永远不肯妥协,但是从此以后,他们的个人关系都很要好。在其后的五年间柴科夫斯基的三部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献给五人团的:交响音诗《命运》和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献给巴拉基列夫的——巴拉基列夫献议他用罗密欧与朱丽叶做题材写这部曲子,而献给斯塔索夫的则是交响幻想曲《暴风雨》。

3. 阿尔多

1868—1869 年冬天,柴科夫斯基和歌手德茜莱·阿尔多(Désirée Artôt)发生了他喜欢称为"恋爱事件"的事情,阿尔多是和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到莫斯科来,才来了几个星期的。彼得曾给他的兄弟们写了热情的信,提到这位女神,然后突然说

要和她订婚了。从头到尾,这件事情可以说不是柴科夫斯基,而是一系列的事件造成的。他听了她唱歌,他钦佩她的艺术,后来他在一个音乐晚会里碰见她。他写信给父亲道:

“她表示很惊讶,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她呢。我答应要去看她,但我决不会去的(因为我很害羞跟新相识往来),如果不是安东·鲁宾斯坦经过莫斯科的时候硬拖我到她那里去。从此之后,她请了我无数次,后来我竟天天去了。”

柴科夫斯基的朋友设法阻碍他的结婚,尤其尼古拉·鲁宾斯坦。这可以从他的父亲给他的信中看出来。

4. 父亲给儿子的信

(1868年12月29日)

关于你的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亲爱的彼蒂亚,你问我有什么意见。真的,好孩子,结婚决不是无须关心的步骤,这是一个赌徒的孤注;这是勇者的冒险。作为你的父亲,我高兴。德茜莱一定是了不起的,因为我的儿子彼得爱着她,而我的儿子却是一个有分寸和有才能的人,他一定会选择一个有着同样品格的女性做他的妻子。你们两个的年龄相差两岁,那不算什么一回事。

你们两个都是艺术家,都是用你们的才能做你们的资本,但是她已经赢得了名誉和金钱,而你才不过刚开始,谁知道你会不会得到像她那样的成功呢。朋友们和同情你的人们,怕你的事业会被这结婚所牺牲,这一点我不同意。你,为了你自

己的才能的缘故,曾经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也一定不会在第一次暂时的失望时,中止你的事业的。哪一个音乐家开头不是痛苦的呢?要你在经济上靠你的太太生活,那你的自傲将使你痛苦——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一同工作,那你就会忘记了这一种妒忌。你走你的路,让她走她的路吧,可是在你得到足够的金钱,可以说"这是我们的钱呀,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呀"之前,你们两个都不要放弃你们的职业。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名歌手的丈夫,你将会变成一个可怜的奴隶,随着她走遍欧洲,靠她的收入养得胖胖的,于是不肯为你自己去工作了。"——但假使你们两个都真诚地相爱着,这就只是胡说八道。快乐的婚姻是以互相敬爱为基础的:你决不会要你的妻子做你的仆人,她也决不会要你服侍她。至于说跟她一道去旅行,那是你的责任;可是你难道不能够在路上作曲么?你难道不能把握种种机会,使你的曲子在外国演奏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伴侣,你的才能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日益增加。假使说你们相互间的热情冷却了,剩下来的只有"受了伤的虚无,忧郁和废墟",但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和你的母亲相处了21年,21年间我都像青春时代一样地爱她,尊敬她,崇拜她,像一个神。你像你的母亲,如果你的爱人有着你母亲的性格,则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枉然的。

艺术家没有国界,他们是属于世界的。这一点你一定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还不是一样么;你所到之处,都可以对你有利。甚至你的妻子订了合同,要留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一个长时期,那也并不就等于说你要替她把衣装扛上舞台的

呀……不会的，好孩子，你可以做一个仆人，可必须是独立的仆人，这样一来，你的妻子唱你的歌曲时，鼓掌就会属于你们两个了。

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们两个是不是对你们的爱情确实感到了呢?“结婚不是过路”;是不是可以用时间——而不是用妒意——来试练你们的爱情呢?稍为等一会儿,然后找上帝来帮忙决定如何?在这期间,把你的爱人确切地描写给我听,亲爱的。

5. 早期作品

父亲的忠告,柴科夫斯基还来不及消化,消息就来了,阿尔多在华沙嫁给了一个波兰的中音歌手。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司令官》正在莫斯科排练;他没有时间去心碎。一年之后他去听阿尔多在戏院里唱歌的时候(据坐在他身边的卡希金说),他深深地感动着。“那女歌手上台的时候,彼得马上拿起了观剧望远镜,一直望到她演完,虽然不知道他能看得见多少,因为泪水流下他的两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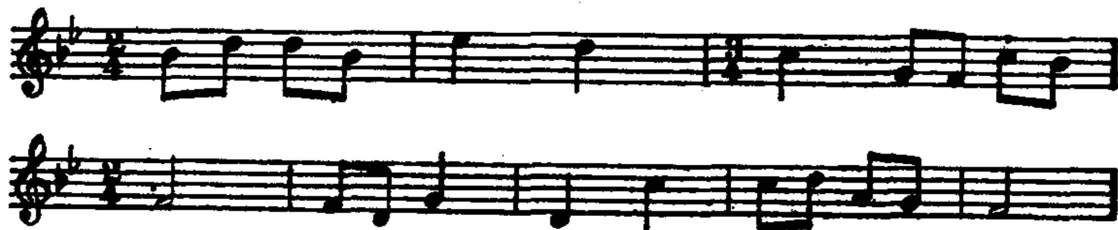
《司令官》失败了。随后交响音诗《命运》也失败了。柴科夫斯基撕了《命运》的总谱,着手写一部新作品,三幕歌剧《水妖》(*Undine*)。《水妖》是在七个月里面完成的,但后来没有全部上演过。柴科夫斯基又撕了这部总谱,只剩下一首《咏叹曲》(*Aria*)和一首《结婚进行曲》,后来用在别的作品里。甚至 1869 年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幻想曲》,现在被认为是柴科夫斯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是作为一个重要音乐

家的生涯的开始的，1870 年初在莫斯科演奏时，也引不起什么注意。指挥的是尼古拉·鲁宾斯坦，演奏的人一定很笨，他们表现不出这部作品的力量和诗意。

其后的五年间，柴科夫斯基的生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他教书，他作曲，他旅行，他慢慢地但不断地扩大了他的名誉和他的朋友群。《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他的大作品是歌剧《禁卫军》，这部歌剧于 1874 年在基辅第一次演出，得到很大的成功，虽然检查官禁止《禁卫军》的英雄《恐怖的伊凡》上台。

1869 年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中，柴科夫斯基写了他最初的歌曲——作品第六。这当中的一首，《只有谁能爱慕》(*Nur wer die Sehnsucht kennt*)是他所发表的 117 首歌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之后不久写成了《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这中间包含着有名的《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这一曲曾使多少听者流下泪水呀！这一曲曾经是柴科夫斯基的代名词。像亨德尔的《慢板》一样，世界有时简直忘记了作者还写过别的什么呢！这著名的《行板》是以一首民歌做基础的，柴科夫斯基在卡明卡他妹妹的花园里听见了那旋律。他正在屋子里写《水妖》的管弦乐谱，忽然外边有一个园丁在他的窗下唱起了那首歌：

例 2



1870年夏天,柴科夫斯基写了他的《和声学教本》,这是准备在音乐院上课用的。这本书非常透彻而且简明,例子举得很多,柴科夫斯基因而以音乐教师著名。1870年至1880年间,多少大作曲家曾受这本无情的小书折磨过呢,李姆斯基—科萨科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承认,柴科夫斯基的对位法练习花了他很多功夫去研究。

《第二交响曲(C小调)》,是1872年写的(后来修改得很厉害)。这一年也完成了给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诗《雪后》(*The Snow Maiden*)配乐。柴科夫斯基对这个作品不甚注意,后来它也被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同名舞剧所掩盖了。《暴风雨》是这一年开始的,到1873年夏天才完成。接着就写《F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一部歌剧《铁匠瓦古拉》(*Vakoula the Smith*)(这部歌剧后来在1885年重新改过)。歌剧完成之后,写了无数的小曲和钢琴曲,1874年柴科夫斯基写了他的最主要的作品之一,即辉煌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的主题也是在卡明卡时听见的;柴科夫斯基后来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是在乡下的市集里听见几个盲乞丐唱的:

例3



这部曲子一写好,柴科夫斯基就拿去给尼古拉·鲁宾斯坦批评。四年之后,他写给梅克夫人道:

6. 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8年1月21日，圣列莫）

1874年12月，我写了一部钢琴协奏曲。因为我不是钢琴家，我需要一个演奏家给我提供意见，看什么地方在技术上是不切合实际的，太难的，不能演奏的，等等。我需要一种严肃但友好的批评，但我仅仅需要关于我的作品在钢琴方面的意见。鲁宾斯坦不仅是莫斯科最好的钢琴家，而且实在是一个十全的钢琴家；如果我不给他看，他一定会生我的气的，所以我请他听这支曲子，对这曲子的钢琴技巧提出一点意见，虽然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抗议我选他做评判员。那是1874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们两个都被邀到阿尔伯列特家里去过节，尼古拉[①]提议我们马上到音乐院的一个教室去，我们便去了。我带了原稿去，我之后就是尼古拉和胡伯特（Hubert）。我的朋友，您知不知道胡伯特是怎样子的一个人呢？他很仁慈，很聪明，简直没有独立意见，非常健谈，要讲一个"是"或"不是"，总先来一大篇序论，不能简简单单地表示一种意见，往往支持那些勇敢地坚决地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我必须补充一句，这是由于缺乏一种性格，而不是奴颜婢膝。

我弹了第一乐章。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意见。当一个人把他的作品作为佳肴奉献给他的朋友的时候，对方吃了，可

---

① 即鲁宾斯坦。——译者

一声不响，你说这是多么使人失望，多么使人不能忍受呵！就算是责备——好意的责备罢，即使不表示一点谢意，也得表示一点同感呵！当鲁宾斯坦准备大发雷霆的时候，胡伯特则等待着澄清的局势，以便他可以发表怎样的意见。问题是在于：我不是要他批评我的艺术造就，而是要他在钢琴技巧上给点意见。鲁宾斯坦那雄辩的沉默，是很有意思的。他只说——“我的朋友，这整个作品使我作呕，我怎么能够说个仔细呢？”我以忍耐武装了我自己，一直把它弹到结尾。又是一阵沉默。我站起来，说：“怎么样？”于是从尼古拉的口中，涌出了话语的巨流，起先是很安静的，后来越来越像雷公邱比特的声音。据说我的《协奏曲》毫无价值，不可能演奏，主题是先前用过的，啰嗦，晦涩，简直无从改；作为一首曲，它是很可怜的，说我从这里偷一段，那里偷一段，只有两三页是可以救药的，其余的大可以扔掉，从头改过！“比方说，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东西？”（他把指出的地方弹了出来，把它夸张了。）“这一段呢？简直不可能！”诸如此类的话。我不能够把这一切话语的语调写出来。偶然进来的一个外人，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以为我没有才能，无知无识，是一个末流的作曲家，用他的糟粕来麻烦这位名家。胡伯特看见我是这样固执地沉默着，他惊讶了，他吃惊于一个已经作过那么多曲子的人，而且又是在音乐院里教自由作曲法的人，竟然受到这样的责骂，竟然受到这样屈辱的宣判，并且不许你声辩——甚至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才干的学生，假如你先没有全盘小心读过他的作品，也不能这样判决他的。于是他开始解释尼古拉的意见，他的讲法其实和尼古拉并

无出入,只是较为软化了这位老爷破口大骂的说法而已。

这一表演,我觉得不仅受惊,而且有点生气。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我不再要在作曲里尝试我的力量——我不再需要上课,尤其是如此尖锐并且如此敌意的课。友谊的批评,我是需要的,而且我经常需要,但这却并非友谊的批评。这是一种坚决的,抑压的谴责,而且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使我感到很难受。我跑出屋子去,一句话也不说,走上楼。我激动,狂怒得不能说话。鲁宾斯坦不久就上来了,看见我这样难过,把我唤到另外一间屋子去。他再说我的《协奏曲》是不可能的,指出了好多需要从根修改的地方。他便告诉我说,如果在某日以前能照他的意见修改,则他可以为我在他的音乐会中演奏[①]。"我一个音符也不愿改的",我回答,"我要像现在似的把它印出来。"我就这样做了。

这一件事使鲁宾斯坦把我看做一个 frondeur(好非难别人的家伙),秘密敌人。从此之后他对我冷得多了,虽然他后来还是不断地说,他非常喜欢我,而且准备为我做任何事情。

7. 音乐院的生活

在这之后,柴科夫斯基把这曲子的献词(献给鲁宾斯坦)抹去了,换上献给布罗夫(Hans von Bülow)的字样。这是一

---

① 鲁宾斯坦后来在欧洲各地演奏这首曲子,获得很大成功。这一首连同另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今还是柴科夫斯基为独奏写的器乐曲最通俗的两首。——原编者注

个德国的钢琴家兼指挥家,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柴科夫斯基所钦佩的人。他看了那献词很高兴,后来就成为柴科夫斯基音乐在欧洲的辩护人。

到了《降 B 小调钢琴协奏曲》写成的时候,柴科夫斯基已经和 N. 鲁宾斯坦离开一点了;这就是说,他已不住在鲁宾斯坦的屋子里。鲁宾斯坦很早就结过婚,他的妻子不喜欢他以音乐为职业,他离开了她,但他又不能忍受寂寞。柴科夫斯基于 1866 年到他的屋子去住,一住便住了 6 年,对于柴科夫斯基,这不是一个安适的环境。他被迫严格服从他的屋主人的生活日程——不幸这两个人的日程却完全相反。柴科夫斯基不能忍受鲁宾斯坦教钢琴的声音,他每天早上拿了乐谱纸跑到附近的一家学生咖啡店去写曲子。6 年之后,柴科夫斯基才搬到一间很小的三个房间的屋子里,在他的 32 年生存中,第一次成为他自己的主人。

其时他每年可得 3000 卢布:音乐院的薪水和他的作品版税共约 2000 卢布,还有 500 卢布是写文章得到的。他写文章开始于 1868 年,即上面说到的为李姆斯基—科萨科夫辩护是第一回。写文章对于柴科夫斯基是一种重担,只有需要钱用的时候,他才拿起笔来。《降 B 小调钢琴协奏曲》完成之后不久,他写信给莫德斯特(弟弟)说:

8. 给弟弟的信

(1875 年 1 月 6 日,莫斯科)

你在报纸上写的关于基辅歌剧的文章使我很高兴。你埋

怨说写作很辛苦,必须一句一句地想,可是你相信会有什么事情不费脑筋可以完成的么?有时我坐上几个钟头,咬我的笔,寻思着怎样开始我的论文。我确实知道这是很难写出来的,然而后来人们倒称赞它,说它读起来很流利。你记得萨林巴的对位法练习弄得我多么苦恼么?你记得1866年我的神经简直不得安静,只因为我的《交响乐》写得不如我所想。即使现在,我还是踱来踱去,咬指甲,抽香烟,才能够发现我作品的主题。

有时,可正相反。音乐非常流利地汹涌而出,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堆在那里打架。这一切都要看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心情。但即使没有好心情,也得强迫自己去工作。要不然,就什么也不能完成的。

9. 结识梅克夫人之前

在这封信和梅克夫人委托他写曲之前这一年间,柴科夫斯基写了他的《B小调小夜曲》,这是给小提琴用的,管弦乐伴奏。他还写了舞剧《天鹅湖》——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表现出《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力量和迷人。《第二部弦乐四重奏》(F大调,献给君士坦丁大公的),却已经写好,演奏了。这一部和旋律优美的《第一四重奏》,或者和《第三四重奏》(即最后一部1875年作)都不能比拟。这是《降E小调四重奏》,中间有一段辉煌的通俗的《谐谑曲》。

同年(1875年),柴科夫斯基写了《四季》,12支钢琴

曲。这是很不重要的作品，柴科夫斯基也知道。他是为彼得堡一个音乐杂志写的，每月写一支，写完也就忘记了。一直到第二个月，他的仆人（他预先吩咐好的）才向他说："彼得·伊里奇先生，恐怕要寄邮件了吧？"到邮件封发的时候，曲子也写成了。

1876年初，柴科夫斯基已经写了现在烂熟的《斯拉夫进行曲》。接着他写管弦乐曲：《里米尼的法兰西斯加》。柴科夫斯基再也不能找到更适合他的音乐气质和感情的题材了。

柴科夫斯基就这样前进着。彼得堡听了他的《暴风雨》，除了五人团之外，没有引起其他人的什么激动。圣—桑到莫斯科来演奏音乐，他和柴科夫斯基立刻成为朋友。彼得和莫德斯特跑到巴黎去，第一次听了《卡门》[1]，彼得完全被那音乐吸住了。"比才是3个月后死去的"，他的弟弟写道，"他的死似乎更增大了我哥哥对他那部歌剧所抱的几乎不健康的热情。"

这一年另外的大事是：《第三交响曲》在彼得堡演奏，很成功；《第三部弦乐四重奏》（降E小调）在莫斯科演奏，也很成功。冬天做得太累，他于是再到外国去，这一回到了拜罗伊特[2]。在这里他吃惊于他自己被当做嘉宾。"似乎——"他写

---

① 系法国作曲家比才所作的歌剧。——译者

② 拜罗伊特：德国巴伐利亚的首府，以瓦格纳按照他自己的设想而建立的剧场（德文称 Festspielhaus）著名于世。这个剧场是瓦格纳协会募捐建筑的；1876年这一年刚好开幕，初次上演《尼伯龙根的指环》（即正文中所指的《尼伯龙根》）。——译者

信回家说,"我在西欧不如我想象中那么不为人知呢。"这封信的结尾说——"听了《诸神的黄昏》[1]的最后一个音符之后,我感到好像从中毒中解放出来一样。也许《尼伯龙根》[2]确是一种伟大的创造,但是音乐是从没有像这样子冗长过的。"

这时——1876年冬——柴科夫斯基遇到了梅克夫人的帮助。

① 瓦格纳的歌剧。——译者

② 瓦格纳的歌剧。——译者

《第四交响曲》和《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开始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3月19日,星期一,莫斯科)

仁慈的彼得·伊里奇先生:

您的复信使我内心愉快,这是我久未经验过的啦。但您一定知道人类的特性——他得到的越多,要求的也就越多。我曾向您保证不会发生恶劣的倾向,但是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的力量了,因为我敢于向您要求一种巨大的恩惠——这恩惠也许是很不合传统的。

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着的人,——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愈来愈觉得人间所谓传统,所谓社会规则,所谓礼节,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声音。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您的意见如何,彼得·伊里奇,但是照我所知道的看起来,我相信,假如我错了,您会比任何人更能原谅我。如果您喜欢的话,干脆说一个“不”字,也不必解释——我的要求就是:送我一张相片。相片我原来是已经有了两张的,但我要您寄一张来。我要在您的脸上,寻出您写音乐时使您激动的思想和感情,因为您的音乐把人引入一个激动、希望和无可餍足地憧憬着的世界。在您的音乐

中,有着多少快乐和忧愁呵——虽则是忧愁,但那是谁也不肯放手的忧愁。在您的音乐中,一个人感到了他最高的权力,他最大的希望,和现实所不能供给的一种幸福。我最初听到您的音乐,是《暴风雨》。它给我的印象,简直描写不出来。听了几天我还好像在昏迷中,几乎不能自拔……

…………

我得承认,我是没有能力把音乐家和人分别开来的;而在音乐家身上,比之在旁人身上,我更能寻找我所憧憬着的人间的特质。我所理想的人就是音乐家,但只有人格与才能相等的时候,他才能够造成一种深刻而真挚的印象。反过来说,假如在音乐家身上没有"人",那么他的作品愈加音乐化,我则认为他愈加是一个撒谎者,一个伪善者,一个剥削者。我认为"音乐家的人",是大自然的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甚至经过多少错误和失望,我还不能够改变我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音乐家感到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我听了您的伟大的音乐,感到最初的巨大快乐时,要马上知道创造这些音乐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开始找机会来更多地认识您,决不肯让这一类的资料逃过我。我倾听一般的意见,个人的评论,不放过任何倾听的机会,我可以告诉您,别人的批评常常使我感觉热烘烘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最近我在一次谈话里面,听见人家引用了您的意见——而这意见使我激动得很厉害;这意见多么像我的呀,这使我感觉您对我非常亲切。我以为,意见和感情的相同,比之接触更能把两个人连在一起;这样子,两个人尽管隔得很远,却也很接近。我对

于您的一切，都感到兴趣；我任何时候都喜欢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和您大概是在做着什么。我所观察到和听到关于您的一切，不论是对您有利还是没有利的，都使我生出一种同感和热诚。在您，音乐家和世人结合得那么美，那么和谐，我很喜欢，因为在您的身上，您能够把自己整个儿地贡献给您的音乐；它表现着美与真。您没有给群众写过曲子，您只是表现您自己的感情和观念。我非常喜欢，因为我的理想现在能够实现了，因为我无须放弃它了，或者反过来说，因为它生长得更其可爱和更加亲近了。只要您知道，当我倾听您的音乐的时候，我是怎样的感觉呵，而且为了这我是多么感谢您！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想和您见见面。现在呢,我越觉得感动,就越怕见面。我不能对您说话。如果在什么地方,我们偶然面对面了,我不能够当您是陌生客人的——我应该向您伸出我的手,但仅仅是无言地握着您的手。目前我却宁愿远远地想念您,在您的音乐中倾听您,在那当中和您一道,起伏着感情。我至今还没有听过您的《里米尼的法兰西斯加》,真是糟透了。我焦急地等它的钢琴曲出版的日子。

彼得·伊里奇,宽恕我说了这许多话——您是不需要这些话的——但是您何必懊悔,给一个接近生涯的结尾的人,给一个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死去的人,提供一个机会,使她在这样美丽的方式中,感到了活转来一刹那呢。

我还要请您再给我一个恩惠,彼得·伊里奇,这也许是很古怪的。我不知道人家对这样子的事情怎么想法,所以请您

不必拘礼地随便加以拒绝。那就是：在您的《禁卫军》中有一段使我入了迷。这是什么音乐呵！连生命都可以为它牺牲的，我听过就死而无憾了。因此，彼得·伊里奇，请您用这个主题，为我写一首《丧礼进行曲》。附上歌剧一本，我所说的地方已经注明，那就是我想您用来作进行曲的一段。如果您能够的话，我恳求您把它改编为四手联弹曲。如果您觉得我的请求不妥当，您拒绝吧。我将会失望，而不是生气。但是假如您答应的话，彼得·伊里奇，请您不必着急，因为这是一种恩典——对于这我没有权利，而且我羞于获得这种权利。请允许我把您的改写印出来，要在尤根孙那里印还是在贝塞尔那里印呢？最后，彼得·伊里奇，请允许我写信给您的时候，不再写“仁慈的先生”这些客套话……这些客套话本来我是不想说的。您给我的信，也请同样做。您一定不会反对吧。

再者：请别忘记我第一个要求。

2.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3月30日，莫斯科）

谢谢您，谢谢您，无穷尽地谢谢您，彼得·伊里奇，谢谢您的照片，您的可爱的像片！它使我非常，非常快活，使我的世界燃烧，使我的心又光亮又温暖。希望您的生活常常像我这一刹那似的美丽。我是高兴见您的，而且我高兴您竟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得承认，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因为我不知道您肯不肯接受我的要求。您的信对于我，是这样的亲切，只有一种

事情使我苦恼,那就是您解释我为什么怕见您。您以为我害怕在您身上找不到我所梦想的人与音乐家的统一。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在我找到之前,正如您所说,我也许怕您不能把我的理想人格化了,也许怕您不能够抵偿我的失望,错误和幻想的破灭。然而现在呢,如果我双手中有幸福的话,我该把它送给您。我之怕见您,现在另有原因,那是另外一种感情。

请允许我——彼得·伊里奇,把我的照片寄给您。我中意这张照片,首先,因为在这里面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其次,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女儿所拍的。我寄给您并不希望它给您愉快,而是因为我要努力向您表示我深刻的感情。我知道您是会了解这一点的,也会了解一个母亲的自傲的。

您的《进行曲》[1],彼得·伊里奇,太美丽了,它把我提升到如我所希望的一种飘飘然的状态,在这当中您可以忘却世间一切辛酸。我听了,在我脑中和心中所引起的混沌,是写也写不出的。我的全部神经起了战栗——我要哭,我要死,我憧憬另一种生活,但那不是别人所信仰或渴望的生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不可知,不可写的生活。生、死、幸福、痛苦,全都混在一起了。我从地球上飞升,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的心在悸动;云雾掩盖了我的眼睛,我只听见那音乐的迷人声音。一个人失去了外间世界,只感到内在的美,并且厌恶醒过来,天呵,能够把这样的时光分给别人享受的,是多么伟大的人

---

① 指《丧礼进行曲》,柴科夫斯基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改编的,从未发表过,现在遗失了。——原编者注

呢！当我倾听(比如说)《法兰西斯加》或者别的曲子时，我是多么希望我能够跳进您的灵魂里去呢。唉，《法兰西斯加》是多么大的快乐呵！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描写地狱的恐怖和爱的迷人，更能描写属于稀有的感情水准的一切情感呢！瓦格纳和他的现实主义怎么能够跟您比拟！他亵渎了艺术，虽然不幸他有很大的才干。上帝和他在一起。幸而我们不是德国人，否则我们必须钦佩他。现在，我们倒可以无所忌惮地说："多谢上帝，我们没有瓦格纳，只有彼得·伊里奇。"

您答应再寄一张照片给我，这使我非常高兴，请原谅我，如果将来我要提醒您的话。我了解并且同情您不喜欢拍照。然而，假定您决定要去拍的时候，请您取这样的姿势：让眼睛笔直地瞧着，因为我不喜欢往旁边瞧的照片。

彼得·伊里奇，原谅我写这样的长信。恰如您觉得在音乐里要说出一点什么似的，我在写信给您时也觉得已说出了一些什么——然而还有许多没有说的。再谢谢您，……

> 再者：请您原谅我搁到今天才写信。昨天，我的一个孩子，七岁男孩，眼睛要开刀。您知道，我是不能写信的啦。尤其因为哥罗方没有效果——我本来希望这会使他不致痛苦的。谁知用药过多，他的脉搏竟停了。然而他没有昏迷，也没有失去痛苦的感觉，所以那可怜的孩子苦头受够了。
>
> 又照片中和我在一起的是我最小的五岁女儿柳德米拉，家里叫她米罗赤加。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个人，希望您爱她。她知道我喜欢巴伐利亚王帝，记

得我们在拜罗伊特时见过他。她刚才问我写信给谁,我说写给您,因为我很喜欢您,她就问我:et pourguoi est-ce que tu n'écris pas au Roi de Bavière?(您为什么不写信给巴伐利亚王帝呢?)同样的感情引起了她的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人介绍给您。

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5月12日,莫斯科)

没有收到您的信,我是多么寂寞呀,彼得·伊里奇,现在我居然收到了,我是多么快活呢!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请您允许我随便什么时候高兴,就给您寄信——要这样做我就可以时常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尤其夏天,我简直听不到关于您的消息。您的信对于我不仅是一种愉快,而且真正有好处。因此,亲爱的彼得·伊里奇,即使我没有向您要求,假如您能给我心中的这种想望说一个"好"字,那么您就使我感到说不出的快乐了。

昨天我从彼得堡回来。我是不幸的——又一次错过了您的《瓦古拉》,因为他们没有演奏。我将要设法取得一点抵偿,所以我要求您,彼得·伊里奇,给我写一部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曲子,可以表现而且称为《谴责》(*Reproach*)的曲子。我手头有柯纳(Kohne)作的,一首短曲,也叫做《谴责》(*Le Reproach*),也是给小提琴和钢琴合奏的。我喜欢它,但它没有说出我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也好像说到某一个人似的。我的《谴责》必须是不

针对某一个人的。它可以写大自然、写命运，就我看起来可以如此，别人如何那就不去管他了。它必须表现出精神的不能忍受的疲乏，恰如法国话所谓：Je n'en peux plus（我再也不要它了）。在它里面必须有碎了的心，被蹂躏的信念，伤害了的自尊，消失了的幸福，包含一切，对人是那么亲切甜蜜的一切，从他身上无情地取去了的一切。如果您曾失去过您所爱，您所认为亲切的物事时，那您就会了解这种感情。在这部《谴责》中，必须听到不幸的憧憬，向失望的投降，灵魂的衰萎，此外，如果您认为妥当的话，还可以有死亡。在音乐里是可以发现这样的慰藉的——即是说生命并不照着要求而给与。对了，在《谴责》里还必须听见被剥夺了去的幸福的记忆。没有比音乐更能描写这样子的一种精神状态，而谁也不比您更能了解它。因此我勇敢地把我的感情，我的意见，我的愿望写给您，我深信这一回我最亲切的感念是送到适当的去处了。

我不能写短信给您。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呀！因为我觉得在精神上和您这么靠近，才使我有力量向您打开了我的灵魂。我知道您不会从通常的观点加以判断的。我知道您会从您自己的观点加以判断的。您的标准和理想是在音乐的泥土上生了根，可是谢谢上帝，这都不是在一种打了纸型的音乐环境中生长的，所以它们才显得这么可敬与高贵。这些不仅是空话和谢意，而是您在我心中引起的感情与热情的小小的表现。

Au revoir（再见），我不想说“别了”，因为我不想这封信写完……

献身于您的（从我的灵魂献身于您的）——

4. 柴科夫斯基的短简*

(1877年5月13日,莫斯科)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像往常一样,我将乐于满足您的要求。您想要的作品,我尽可能迅速写成它。但这一回我得请您稍为等一下,比等别的作品更长久些。我现在很忙,我不知道能否有时间,能否引起适当的灵感。在最近几天中,我将详细地写信告诉您。Au revoir,我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5. 梅克夫人的短简

(1877年5月14日,莫斯科)

附上柯纳的作品集《性格习作曲》(*Études Characteristiques*),在那中间您可以找到《谴责》。由您所写的信和由我所已知的事情判断起来,我以为,彼得·伊里奇,最好把我委托您的作品搁到夏天再动手,那时音乐院的考试已经完毕,您也可以完全解放了。

我现在要您为我做另外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把您的第一个《四重奏》改编为钢琴四手联弹曲。我非常需要这个。

在您给我的两封回信里,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您还没有把

---

* 同日他写了另一封长信,未发,见第7。——译者

近照寄来呢。我觉得您的神经也许会因为音乐院考试而紧张起来。上帝保佑他们不太骚扰您,好让您在夏天可以重新得到健康。

6.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877年5月14日,莫斯科)

亲爱的N.Ph.:

昨天我写了封信给您,今天我决定不寄了。但是您今天的信使我确信我昨天的说法是对的。故我现在寄上,如有不敬之处,万望原谅。

再者:《四重奏》改编为钢琴曲已在印刷中。

7. 柴科夫斯基的长信

(1877年5月13日,莫斯科)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尽管我们的共同朋友[①]最强调地加以否认,但我有理由可以相信您今晨的信是由他设计的。您一向的委托早已给了我这样的观念,即您有两个动机:头一个,您真需要我作些什么;第二个,您希望帮助我。您对我的小作品,给与太慷慨的

① 共同的朋友指柴科夫斯基的一个年青学生,学和声学的,柯特克(Kotek),他有一个时期常到娜杰日达家里去,他崇拜柴科夫斯基,时常把柴氏的生活仔细告诉梅克夫人。——原编者注

报酬,使我深信这两个动机是不错的。这一回我却知道您仅仅为着第二个理由。这就使我读了您的信之后,感到一种不能自主的厌恶,不想开始作这样的一曲,于是匆匆复了封短信,来交代一下。在我和您的关系中,我不需要任何这一类的虚伪和不诚恳,如果我不肯等待一下,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和灵感(这是创作您理想中的作品所必需的)的话,这虚伪和不诚恳就会无可避免地出现的。要是我不等待一下,我就会匆匆地去创造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硬寄给您,便可以从您那里得到不应得的酬报。在那种情形之下,您不能不感到我企图抛弃各种各式的音乐作品,这结果不过是几百个卢布而已。那时候您岂不是会感到当您没有钱的时候,我就会拒绝您的要求了么?

这是一桩颇为好玩的事;每一次接到您的信,拆开来总会有钱。这是假定了卖作品所应得的酬报,收下来不算对艺术家的侮辱。但是在如您现在所要求的创造性作品中,就必须有一种情调——或者所谓灵感,可是它却不肯随时听您支配。我不想为了改善我的物质环境而在艺术上有所不忠,我不想利用我技巧的纯熟,以鱼目来混珠。然而我正在缺乏这样的"珠"呢!一个人得到维持生活以上的收入,为什么和怎样会负了债,而负债又往往毒害他的生活,麻痹他的创作的意图——要说明这一点,需要不少字句。就拿现在来说,暑假快要来了,而我离开之前就必须先筹一笔款准备回来,这样我就被卷入最不愉快的经济困难中,没有别人的帮助,我是怎样也解不脱的。

我决定请求您帮助。您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我向她要钱而不会感到害羞。首先，您仁慈而且慷慨。其次，您有钱。我所希望的是把我的一切债务交到一个慷慨的债主手里，而又靠了他的帮助，使我能够从许多债主的恶爪中解放出来。如果您竟而肯答应借给我足够的钱，那我就感幸无穷了。我负债的数目是很大的——约莫3000卢布。我可以有三种方法偿还给您：第一种，如同过去做过的，给您改编你所需要的乐谱；第二种，用我的歌剧所抽到的上演税还您；第三种，每月拿我薪水的一部分还您。关于头一法，您可以随时要求我做，不必害怕会打搅我。多年的经验已经教会了我，如您所曾委托过的改编，于我是不大费力的；因此，假定您要我每天改一支，就是做20年，我也决不认为这抵偿得了我所要求您的帮助的。

关于《谴责》一曲却又当别论。所需要的心情，不是常常可以有的。举个例说，我现在忙于写《第四交响曲》，这是今冬开始的，这部曲子我非常想献给您，因为我知道您在它里面一定能发现您内心的感情和思想的回声。在这个时期要写另外的东西，那是很困难的——我是指需要一种创作心情的作品。其次，目前我的心境非常焦燥，神经质和不安，很不宜于创作，所以连那部交响乐也进展得很慢。

如果我的要求显得对您有所不便，那就使我非常痛苦了。我决定要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这样子一次就可以把我们之间金钱的关系从此割断，因为钱的这一回事，搅得太多，总觉得很窘的。我觉得搅清楚这种关系，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许会更加顺利更加忠诚的。封封信都说付钱和收钱，这种通信绝

对不能坦白的。总之,我深信这封信将不会改变您对我的诚恳的看法。如果这封信使您不高兴,请宽恕我。这些日子我非常神经质,很苦恼,明天我或者会后悔,不该把它寄出呢。

再者:《谴责》,我是要写的,但什么时候我却不能确定。我决定了暑天计划时,当再奉告。柯纳的曲本请寄下一阅。

8. 梅克夫人的复信

(大约是 1877 年 5 月 14 日)

衷心地谢谢您,彼得·伊里奇,谢谢您在那样的事情上所表示的信赖和友谊。我特别感谢您的是您这样坦白要求我,我不是常常叫您这样做的么,对于一个深爱您的密友,是要这样做的呀。至于说还钱的事,彼得·伊里奇,请不要记在心上。我是自有分寸的。

您还没有回答我关于我想随时写信给您的事——这就是说我可以由内心的冲动写信给您,而不是讲生意。无论宗教意识怎样薄弱,信徒还是需要圣者和先知的。我需要您,您是我所热爱的一门艺术的纯洁先知。因此,假如您没有理由说个"不"字的话,彼得·伊里奇,让我和您通信,来拯救一下我的无罪的音乐灵魂,享受人间音乐的幸福罢。

您说要把您的交响乐献给我,这样的权利确实是只有您才能够有的。

再者:平常替我送信的人不在家,我要派一个法国人

送上此信。所以地址也写的法文。

9. 柴科夫斯基的复信*

(1877年5月15日,莫斯科)

我此刻正在音乐院上课。因此我不能写长信,不能适当地表示谢意。您真正帮我太多、太多的忙了,亲爱的N.Ph.,谢谢您,我将要过安静的生活,这对于我的音乐工作确实很有好处的。

今天或明天我再写信给您。

P.T.

10. 同日的长信

(1877年5月15日,莫斯科)

亲爱的N.Ph.:

我已经活过了我一生最艰辛的日子。我害羞。在我的心底,我知道您一定会像过去一样地处理我的信。我知道不应当向如您这样的人去讨恩典,您这样的人是不知道怎样去拒绝人家的。我责备我自己,为的是我滥用了您的好心,您的慷慨,和您的坦率。我虽然给我自己种种的慰解,但也枉然——内心的声音不断地在提起我的罪过。可是您今天的来信却充

* 这一封信没有写梅克夫人的上款,因系上课时即复之故。——原编者注

满了那样真诚的友情，那样温暖的愿望，使我向您请求援助的行为，仅仅成为我对您的一种感谢。怕它会引起其他麻烦，那倒是非常痛苦的。您信中的仁慈和友爱的声音，已经告诉我，我所做的没有错。

因此我加倍感激。您不仅给与我无价的帮助，您甚至还知道如何使我避免心头的自怨自艾。我知道我很不容易表达我的意思，即使是最诚意的感谢也可以造成一种沉重的桎梏。为了不要造成这样的桎梏，当给与像您所曾给与的巨大的物质上的礼物时，这个人就必须具有无限的手腕。

您问我，您想写信的时候，打算随时写信给我，是否能得到我的同意。亲爱的菲拉列托夫娜，请您不要怀疑这一点吧。和您通信除了愉快之外还有什么呢？和您讨论音乐简直就是一种快乐。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对您是具有同感的呀。

今年夏天我计划了许多工作，还打算医病。去年我在维琪喝过温泉水，我觉得对我的身体很不坏。但是不幸我的医生却劝我还没有医好之前离开那里，同时却又催促我今年再去治疗。也许夏末，我将到高加索的爱森士基去，因为那里的泉水是和维琪差不多一样的。那时我打算住在我妹妹家里。我打算开始写那部歌剧，但我得先完成我现在写着的《交响乐》——您已经接受了我的奉献了。头三乐章已经大致写好。我开始了最后乐章，但最近几天我无法工作，因此只得把它搁到夏天再说了。

我将要写您所希望的那一首曲子，风格也仿照《谴责》（*La Reproche*）。但我不瞒您说，这一首曲子我不大感兴趣。

然而一个人却往往可以这样子地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希望比柯纳的体裁更加干净。请不要以为这是对您的艺术趣味的一种讽刺。有时，在音乐里面，您会被迫走到批评分析简直没有可能的地步。举个例说，我听了阿里兹叶比夫(Alizbieff)的《夜莺曲》，决不能不流泪的！所有的权威都把这叫做一种崇高的庸俗。

我再一次向您道谢，仁慈的N.Ph.，别忘记您已帮助我从非常非常恶劣的境遇中走出来，我决不能忘记您给予我的这样巨大的帮助。在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希望您再写一封信给我，并且把您的夏季地址告诉我。我能和您好好地通讯，在我是一种幸福。

11. 梅克夫人的复信

(约在5月27日)

……我怕打仗[①]。请您小心。8月里，如果和奥国打不起来，我就到外国去——可是到哪里，我还未决定。……

12. 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6月8日，莫斯科)

谢谢您甜蜜和友爱的信，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

① 当时她担心他在乌克兰会碰到打仗。——原编者注

娜。这封信对我很有意思,因为这封信没有来之前,我的良心又开始责备我,我怕我会滥用了您可惊的好心肠和慷慨。唔,让我们别再谈这个吧。您只须知道,N.Ph.,我对您的感激是永无止境的;我将一辈子记住;我是多么亏了您。

考试差不多已经完了。我因此累死了,自然也因为我离开之前要办的种种事情。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叫我很棘手。目前我还不能把它告诉您,但下信我将可以告诉您那是怎样的一回事,和这一回事如何了结。幸而物质上的麻烦还不致于扰乱我的精神,否则我准会生病了呢。星期天我要到 K.S.斯罗夫斯基的乡下去,这是一个很可相处的人,他和他的妻一家人住在新耶路撒冷修道院附近的花园里。我可以有一间屋子,一个钢琴任由我使用;我打算开始写歌剧。斯罗夫斯基在我的监督下正在写脚本,那是取材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这可不是很勇敢的想法么!我曾把这个计划告诉过很少的几个朋友,他们起初很吃惊,后来却很热中于此事。这部歌剧当然不会包含很多动作的,但是背景应该很有兴味。它里面有多少诗意呵!例如说,塔姬雅娜和看护的场面。只要我能够有作曲所必需的安静,我倒觉得普希金的原诗会给我许多灵感的。

《交响乐》已经写完了——我指的是大纲。夏季末,我就可以把它写成管弦乐曲。我听说,N.Ph.,您从未同意过有一部曲子标明献给您的;您这一次特别例外,真使我感激不尽。但如果您不愿您的名字标在那部交响乐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删去的。只须让我和您两人知道,这部交响乐是献给谁的,也

就够了。这一点请您决定。尤根孙印行的改编曲子当然也对我的收入很可观,尽管我们还没有决定细节。他在封面印上“编者的财产”却是不对的,但这是不小心所造成的错误。谢谢您这个礼物。

祝您幸福,健康和好运气,仁慈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VI 结婚的计划

1. 寂 寞

（1875年1月写给弟弟阿纳托的信）

“假期里我简直受不住。平常我有一定时间工作，什么事情都像机器似的进行着；假日里我的笔丢掉了，我期望有一个亲近的人，可以对他倾诉我的烦恼，而在莫斯科，确实没有一个称得上真正的朋友的。我和音乐院的同事及其太太们合不来。要是我有钱，我该愿意住在彼得堡。我非常寂寞，只有不断的工作才能够使我避免绝望的境界。不幸我有一种怕羞的感觉，而且不大信任人，这种感情似乎一天天增长。你能够想象我最近竟会正正经经地想到过修道院生活么？别以为我的身体有什么毛病。我挺好的，睡得好，吃得更好；只是我不能不让我自己陷入一种伤感的情绪。”

3月9日，他又写道：

“命运这嘲弄者，布置了这样的局势，使我在过去的十年间，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人都远远地离开我。我在莫斯科十分寂寞，不是没有人作伴，而是没有亲近的人。也许你已经觉得，我和鲁宾斯坦以及音乐院其他同事的友谊，只是建立在我

们同在一处工作这一点上的。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向他倾诉我的灵魂。也许一半是我的错。我不很容易交朋友。总之我正在患忧郁病,没有密友是很糟的。差不多整个冬天,我老是不愉快,有时简直是绝望;我期待着死。春天来了,病也好了,但我知道每年冬天它总会回来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强。因此我决定来年全年离开莫斯科。到哪里去我还不知道,但我必须变变地方和环境了。"

1876年9月22日他写给弟弟莫德斯特:

"这些日子我已经想过许多,想到我自己和我的未来。所有这些思想的结果是:从今天开始,我将设法结婚,正正经经地和什么人结婚。我深信我这想法对于幸福是最大和最不可克服的障碍;我必须用尽我的力量和我的本性斗争……我将竭力在今年结婚,如果我没有勇气去结婚,也得有过一次尝试着去克服我的老习惯。"

9月29日的信说:

"关于这一种事我不想操之过急。你知道,如果我真要和女人结合,那我一定要用最大的理智去实行。"

10月4日的信说:

"有些人之所以不因为我的罪过轻视我,实在是因为他们在认为我只是一个失去了声誉的人之前,就已经开始爱我。举个例说,妹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她猜想了一切,而又宽恕了一切。假如我实际上毫无罪过,而又被怜悯被宽恕,这岂不是很苦恼的事么? 这样子已经试过多少次,还要试多少次呢。一句话,我愿结婚,或者和一个女人作公开的联系,堵

住了所有这些闲话的来源。对于他们的闲话，我本来是一点不介意的，但它却伤了与我接近的人的心。”

“我的计划并不如你所理想的那样快去完成。我的习惯和兴趣都已牢牢生根，不能像旧手套似的一下子扔掉。……”

同日给另一个弟弟阿纳托的信：

“托利亚，我活到能再见你一面啦。我很苦恼，因为我怕在莫斯科不会想到你，而且不会让你知道我是怎样地爱你。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则你必须认识，要是我待你不好，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因为我自己烦恼。我自己烦恼的时候，看上去就好像我对别人生气似的。我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我说了谎：我曾告诉你，我决定将我的生涯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其实我简直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我只是想想而已，虽然这也是正正经经地想；我等待一些什么强迫我作这样的行动。在这当中我必须承认，我那小公寓，我的寂寞的黄昏，我的生活的安逸和平静，对于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我一想到必须放弃这一切时——要结婚，就必须放弃这一切——如俗话所说，‘霜雪就刺我的皮肤……’”

10月6日给妹妹的信：

“我的天使，请不要以为我因快要结婚而苦恼。首先，我不想很快结婚，当然不会在这一学年。这几个月，我只想四边看看，准备准备婚礼，这，有几种原因使它对我很有好处。”

2. 托尔斯泰

这一年圣诞节之前——约莫是梅克夫人写信给他委托他作最初的一部分曲子时——柴科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结识。柴科夫斯基早就钦佩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半人半神。他这样说过。在托尔斯泰方面——听过了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也就想和他会面;因为N.鲁宾斯坦趁托尔斯泰到莫斯科来的时候,就在音乐院里开了一个音乐晚会。节目中有从柴科夫斯基《D大调弦乐四重奏》摘出来的《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在我作为音乐家的一生里,"柴科夫斯基的日记这样写道:"我从来不曾这样子地感动过,为的是:托尔斯泰坐在我身旁,倾听我第一部四重奏的行板时,他竟哭了。"

托尔斯泰回到雅斯那雅·波里亚那时,他写信给柴科夫斯基:

"亲爱的彼得·伊里奇,我把几首歌寄给您。您一定可以由它造出可惊的珍宝,可是看上帝的面子,照莫扎特、海顿的风格编曲子,切不要照贝多芬、柏辽兹矫揉造作的风格。我想跟您说很多话,却又没法说!我没有时间说出我所要说的一切;我只有一点点时间。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将永远是动人的回忆。我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似的,得到那么多的酬报。鲁宾斯坦是多么迷人呵,代我再向他致谢。我十分喜欢他,也喜欢和我们一起坐着的世界最高艺术的其他大

师们——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如此纯洁和认真的印象。那天晚上所有的演奏,我每记起来都还很感动。告诉我,参加四重奏的人中有哪一个人还没有我的著作而又想读的？我很愿意给他们每人寄一本书去。

至于您的作品,我至今还未评及,但一定要写的。不论您对我的意见赞成与否,我总要坦白地写,因为我很钦佩您的才能。再会,握您的手。

您的 L. 托尔斯泰。"

柴科夫斯基的回信说:

"伯爵——承寄数歌,至为感谢。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这些歌曲是由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记录的,因此只剩下原来的美的一点儿痕迹。主要的缺点是:它们已被迫去适应一种传统的节奏。只有俄罗斯的合唱舞蹈,扬音才保持一定位置的节奏;贝里尼(Bylini)民谣曲和合唱舞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而且,大多数歌曲都被编成 D 大调,对于真正的俄罗斯民歌来说,那是不合适的。俄罗斯民歌差不多都没有固定的音质,如古代的教堂调式(Modes)一样。您寄来的歌曲决不能够均匀地处理的,这就是说,决不能编入一种已印行的民歌集中。必须作最真确的研究,正确地记录人民所唱的原歌。这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要求最纤细的音乐敏感,和最深邃的音乐知识;除了巴拉基列夫[1],或者更除了奥罗库宁(Orokunin)之外,我不知道有谁能够适宜于做这个工作。但是您寄来的歌

[1] 五人团之一,他所收的《民歌集》是迄今有名的。——译者

曲，却是交响乐的材料——非常好的材料，我将来总要好好地利用它的。

“知道在音乐院的那一晚至今依然在您心中留下愉快的记忆，我是多么高兴！我们弹四重奏的几个人，从来没有弹得那样好。这证明，只要一对耳朵属于像您一样伟大的艺术家，就会比一千双普通的耳朵，更能鼓舞音乐家。您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爱自己，恰如爱自己的作品。至于我，知道了我的音乐竟能感动您，迷住您，我是多么的高兴和骄傲！

“弗兹哈根不能念俄文，但四重奏的其他几个都念过您的作品的。如果您能每人送他一册大作，我知道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激。至于我自己，我最希望您送我一本《哥萨克人》，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在下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这是我非常焦急地等待着的日子。如果您寄照片给鲁宾斯坦，不要忘记也送我一张。”

柴科夫斯基给弟弟莫德斯特的信，也提到这件事：

“……在放假前，我遇到作家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之后我接到他的一封很使我兴奋的信。当他听了我的第一个四重奏时，他竟为那一段《如歌的行板》落泪了，我觉得很是骄傲。”

但柴科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关系就发展到这里为止。他的弟弟说，这是因为柴科夫斯基的害羞，怕和伟大的人物接近。柴科夫斯基的日记这样写道：

“我遇见托尔斯泰的时候，内心被一种恐慌和不安所占据。依我看来，这个伟大的心灵探险家，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洞悉我心底的秘密，我觉得在他面前，一个人决不能隐藏起那

在灵魂深处的不洁，也不能摆出最好的一面来。我自己对自己说，如果托尔斯泰只是好心而不是有意如此的话，那么，像一个医生用他的手术刀似的，他会巧妙地探索我的伤口，立即会看见最痛苦的地方，而且避过它——而这避开却证明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瞒过他的。或者，假如没有怜悯，他就会把他的手指放到痛处的中央。两件事情都使我十分害怕。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在写作的时候是那么犀利、那么伟大的一个心灵探索者，在谈话时却显得单纯、真挚、倾心，一点也没有我所害怕的那样'全能'。他并不把我当作解剖的对象，他只是要和我闲谈音乐，因为那时他对音乐颇有兴趣。他似乎瞧不起贝多芬，坦白地怀疑他是否有天才，这种倾向似乎有碍于一个人成其为伟人。世间都确认了一个人的天才，而你却滥用自由否认他的天才，只有小人才这样做的。"

3. 苦　闷

这一年(1877)1月和2月，柴科夫斯基的交响幻想曲《里米尼的法兰西斯加》在鲁宾斯坦的指挥下，演奏于莫斯科，获得很大的成功。他开始写《第四交响曲》，即准备献给梅克夫人的那一部。一切都很平静。但突然，他好像陷入了黑暗中。5月8日他写给克里门柯(Klimenko)的信说：

"自上次见面后，我大大地改变了——尤其是精神上。我心中已激荡不起丝毫的快乐。生命是可怕的空虚、厌烦和苦闷。我想望着结婚或者其他的什么永恒的约束。唯一没有变

的，是我对作曲的爱好。如果我的生活条件不是这样子，如果我的创作意图没有被阻碍（举个例说没有被音乐院的教课所阻碍——这些课程一年比一年使我讨厌），我可能会写出一点真正上等的东西。但是唉！我给钉死在音乐院里了。”

安东尼娜·米留可夫出现了。28岁的女性，一见柴科夫斯基就倾了心……

VII

两女和一男

1. 安东尼娜给柴科夫斯基的第一封信

（1877年5月16日，莫斯科）

我看现在对于我是不由自主的时候了，恰如你在第一封信里所说的。现在我看不到你，我只能以我们同在一个城里这种想法来安慰我自己。一个月之后，甚至还不到一个月，你就一定会离开这里，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看见你，因为我不想呆在莫斯科。但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能忘却你，自然不能停止我对你的爱。我所喜欢你的，决不能在别人身上得到——一句话，除了你之外，别的男人我连看也不去看一眼。然而一个星期前，我曾必须听一个男人的倾诉——这个人差不多在求学时期就爱上我，而且五年来一直对我很忠实。倾听他的话语是很辛苦的，我也知道你读我的信一定很不好过，你没有一点鼓励我，而且除了绝对的冷淡之外，什么也没有表示。整个星期我都在挣扎着，彼得·伊里奇，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给你写信。我知道我的信会使你苦恼。

但是难道你连看我一次都不肯，就立即和我断绝通信么？

不，我深信你不致这样残忍！真是天晓得，也许你以为我是一个浮薄的，热情的少女，而因此就不信任我的话吧？我怎么能够证明我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呢？在这种事情上，谁也不能扯谎的。你上次来信之后，我就加倍爱你，你的过失对于我简直不算一回事。

也许假如你真的十全十美，我倒要冷淡了。我简直愁死闷死了，因为我非常想见见你，和你坐在一起，和你谈话，然而我怕我开始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没有一种过失可以使我不爱你的。这不是一时的爱情，这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感情。我现在简直不能够，也决不会摧毁这种感情的。

2. 安东尼娜的信

（1877年5月18日，莫斯科）

我今天派人送你一信，才知道你已经不在莫斯科，很是惊异，也使我更加不愉快。我整天坐在家里，像一个半疯的人似的，踱来踱去，只是想着我可以看见你的那个时候，我一定扑到你身上，吻你——但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你会认为我太大胆了。你对我坦白，我也一样地对你坦白，但我还必须说，如果你误解我这感情的自白时，那就很不幸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一个清白的少女。我什么也不必瞒你。我的初吻永远留给你，谁也不给的。再见，亲爱的。不要叫我失望，你不答应我，那你只是浪费时间罢了。没有你，我不能生活；因此，我也许快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了。让我注视你，吻你，

好让我可以把这一吻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再见,永远是你的——

3. 安东尼娜的信

(1877年6月7日)

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因为星期二、四、六,我都不在莫斯科。现在我看不见你,我便看你的像片,但是潘诺夫把你画得这样可怕,使我恨你。信应该就此带住,但我还不知怎么办,我苦闷!闷得有点发狂了。我希望你在乡下过得很好。

上信写了已经三天,但我到今天还不发出,我知道你还没有回到莫斯科来。我请求你,再到我这里来一次。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痛苦,那你一定会大发慈悲,满足一下我的愿望的。我只住一个房间,招待你实在值得告罪。但我相信你不会介意的。要工作,要独立,这是我自己的意图。明天,星期四,我要到荷夫林诺去,星期五我整天等你。

我吻你,拥抱你,热烈地,热烈地……

A.M.

4. 同日,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6月7日)

彼得·伊里奇,您认不认我做朋友呢?因为我了解您,对您抱着无穷的希望,所以我有理由把我称为您的朋友。但因

为您从来不称我做朋友，我就不知道您究竟认不认我做朋友了。如果您对这个问题回答一个"是"字，那我就顶高兴了——您可以在《交响曲》上标明献给一个"朋友"，不必指出姓名来。如果不能够的话，彼得·伊里奇，那就请您忘记了我上面所说的话，您该相信我对您的感情决不会改变一点儿的。我很焦急地等您的回信。

5. 柴科夫斯基40天后的复信

（1877年7月15日，莫斯科）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看上帝的面，请宽恕我一直没有写信。简单地说，最近发生了和我有关的一桩事情。

5月下旬，连我自己也非常惊异，我竟订了婚。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我接到一个女孩子的信，她是我认得的，见过的。从这封信中，我知道她很尊敬我，而且老早就爱着我。信写得诚恳而且温暖，我很难采取那种情形下惯常的办法——不复。尽管我的复信也不见得就能够使感情变成双方面的，但是通信究竟开始了。我不打算把这详细奉告——结果就是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我为什么这样做呢？现在想起来，倒觉得是命运之神把我拖到她那里去。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又向她解释，说我对于她的爱只有同情和感激。我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把我的轻率作法，通盘想了一下。如果我不管她，如果我不想鼓励她，那又何必跑去看她，看了她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从她第二封信那里，我发现，如果我突然把我与她的关系

(已经搅得密切了)一刀两断,她会非常痛苦,甚至走向悲剧的结局。因此我只能作一种艰难的选择——要么牺牲这个少女,让她毁灭(毁灭并非空话——她确实爱我爱得很厉害)来拯救我的自由,要么就得结婚。我不能不选取了后一条路。有一件事帮助我作这样的决定,我 82 岁的老父和我的一切亲戚都希望我结婚。因此有一晚,我跑到我那未来的妻子那里,坦白告诉她,我不爱她,但我可能成为她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给她详细描述了我的性格,我的易怒,我易变的脾气和不会交际,还有我的环境。然后我问她,这样子她肯不肯嫁我。答案——当然是个"肯"字。这一晚之后的日子,我所经验的感情,有笔也写不出;只得请您加以想象。过了 37 年对结婚很反感的生活,一旦为环境所迫,要做一个毫无所爱的新娘的未婚夫,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意味着要变更整个生活,必须想到您所结合的那个人的幸福。所有这些,对于一个自私的单身汉,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要通盘考虑,为了使我的心境适应这样的未来,我决定照原定计划,到乡下去住一个月。安静的乡居,周围都是农民和美丽的大自然,确实很有益处。我决定了我不能避免的命运,而命运之神已下令我和这个少女会面。我也从经验知道:人生里面多少可怖而吓人的东西,结果往往很圆满。反过来说,我们所期待和所创造的幸福,倒往往会使我们失望。要来的事,就让它来吧!

这里让我把我的未婚妻稍为告诉您一点。她的名字叫做安东尼娜·伊凡诺夫娜·米留可夫,今年 28 岁,还算漂亮。出

身清白。为了独立和自由，她自己养活自己。她有一个爱她的母亲。她很穷，受教育程度不高(她是在伊丽莎白学院念书的)，似乎心肠很好，可以毫无保留地献出她自己。

不久我们就要结婚了。未来如何，我不知道。我怀疑我能否有时间去医病，因为我必须布置一个新房子。

6月里我写完了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主要部分。如果我在精神上不这样苦恼，该可以写得更多。我毫不后悔选取了这个题材，我不明白，菲拉列托夫娜，您这样爱音乐，却不欣赏普希金——他靠着他天才的力量，常常能冲出狭窄的诗的氛围，进入音乐的无限空间。他的字句不止是字句。他的诗在字面的意义之上，还拥有能够刺进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而这东西就是“音乐”。我也不明白对音乐那么敏感的人，却能够替彼沙列夫(Pisareff)辩护，他硬说爱音乐就像爱盐腌黄瓜一样的笨拙，他认为贝多芬不过等于杜苏(Dusso)的厨子而已。请原谅我猛烈拥护普希金，抨击彼沙列夫和他的观点。我深深地钦佩前者，也一样深深地厌恶后者。我们对这一点意见不一，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您问我是否称您为朋友。您怎能怀疑这一点呢？您难道读了我的信，还看不见字里行间流露着的友情么？难道还不知道我对您的感情是真诚而且热烈的么？我是多么愿意有那么一个时候，我能够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来证明我对您的感激和友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宏大！唉，我只有一个办法——用我的音乐。在这一方面，我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为什么您不告诉我要我做些什么呢？如果说我一两支曲子未能满足您的愿

望,那是因为我不能常常有作曲所必需的那种心情,但我也可以经常做些其他方式的音乐工作呀。我甚至想催促您,尽可能常常向我订货,使我可以一点一滴地还清欠您的债务。

我将在交响乐上标明:"献给我的朋友,"如您所希望的。

再会,我亲爱的,善良的好友。希望我在即将到来的生活转变中不致于沮丧。上帝知道,我对于我那未来的伴侣,充满着最好的意想,假如我们不幸福,那不是我的过失。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尽管我要结一次没有爱的婚,我之所以如此做,实在因为环境不允我走第二条路。我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她的爱;我不应该复信给她;但是我一复信,一去看她,就鼓励了她的爱,那我就必须这样做了。但是,我重复一遍,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没有说谎,也没有作伪。我已经告诉了她,她能从我身上得到的是什么,和她应该指望的是什么。请别告诉任何人为什么我要如此结婚。除了您之外,一个人也不知道的。

再者:请给米罗赤加①一个温柔的吻。

6. 梅克夫人的复信

我衷心恭喜您,亲爱的朋友,恭喜您走上新的一步,这一步往往是一场赌博。您的情形使我高兴,因为一个人有着如此善良的心,如此纤细的感情,竟把这些宝贝埋没,那真是一种罪过。您已经把幸福给了一个人,所以您自己也将快乐,而

① 她的最小的女儿。——译者

且实际上如果不是您，还有谁会快乐呢——您把那样巨大的欢乐给与了别人！在这当中，您以常有的高贵和纤巧来为行为负责。您是善良的，彼得·伊里奇，所以您一定会快乐。

您信中所表现的信赖和坦白，我真无法向您表示深深的真诚的感激。这信赖和坦白对于我，就像幸福一样的宝贵。请您相信，彼得·伊里奇，我一定遵守您的信托，在必须沉默的时候定会沉默。

我很高兴，关于普希金和彼沙列夫您表示了和我稍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这件事本身，我看出了友谊的典范。但如果说我不同意彼沙列夫关于音乐的说法，我却在某些地方对他颇有好感的。普希金——我也和您一样，爱他的诗中的音乐，但是我的喜欢是完全客观的。

我衷心谢谢您的奉献——那部《交响曲》将永远是我生涯的光彩。

我深信，亲爱的好友，您在新的生活中，或者在任何情形下面，都不会忘记，您有一个非常忠实的朋友，而且将会不顾舆论的一切造谣中伤，让您在我身上看出对您真诚的一个灵魂。您会不会坦白地把您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写给我呢？当然，亲爱的彼得·伊里奇，凡是关于您的事，都不会叫我厌恶的。

我希望您下次来信会告诉我说，您满足于新的生活，说您很快乐。愿苍天送给您一切好事。

我真心地握您的手。别忘记一个全部奉献于您的灵魂……

N.v.M.

VIII

结　婚

1. 柴科夫斯基给阿纳托的信

（1877年7月5日，格列波伏）

你猜得对，我确实瞒着你一件事，但什么事你可猜错了。5月底发生了一桩事情，使我计划守若干时期的秘密，因此你担心我傻里傻气地做错事了。我想先把事情了结，然后才来招认。我快要结婚了。5月底我已订了婚，准备7月初结婚，打算婚后再告诉大家。但你的信却改变了我的初衷。第一，知道我要见到你，就不容易想出一整套的谎话，来解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道去卡明卡。第二，结婚而得不到父亲的祝福，那是一种错误。附信请交父亲。请别替我担心。我已经把这件事考虑过很多，才安然采取这重要的一步；如果你知道我的婚期已近，我却写成了那部歌剧的三分之二，那你就会相信了。

要和我结婚的那个女郎，已经不十分年青了，但很诚实，而且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她爱着我。她是很穷的。她的姓名是安东尼娜·伊凡诺夫娜·米留可夫。所以我不但宣布要结婚，还来请你参加呢。你和柯特克将是唯一的证婚人。请

父亲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也一样。我自已将写信告诉沙夏[1]和各兄弟。

2. 给父亲的信

(1877年7月5日，格列波伏)

我最亲爱的父亲：

您的儿子彼得已经决定要结婚了，他请求您在新的生活的门槛边替他祝福。我未来的妻子是很穷的，但那是一个衷心爱我的快活年青的孩子。亲爱的父亲，您知道一个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是不会胡乱去结婚的，因此请您放心好了。我深信我未来的妻子将会大大地增加我的安乐和幸福。……请珍重，并望立即复信。我吻您的手。

3. 父亲的回信

(1877年7月9日，巴夫罗夫斯克)

我亲爱的儿子彼得：

托里亚把你的信转交给我，那是你请求我替你作结婚祝福的信。这使我很快乐，我划了个十字，高兴得跳起来。赞美主，主的祝福将降于你！你的83岁的老父和全家人都给你同样的祝福；不仅你的父亲，就连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一样。可不

① 即妹妹。——译者

是么，我亲爱的安东尼娜？从现在起，让我叫你做我所爱的，天赐的媳妇，我吩咐你去爱你的新郎，因为他值得你去爱。把你们结婚的吉日良辰告诉我。我要亲自来（我可以来吗？）——祝福你们，为了这我将把神像带来，你们可以因此得到你们的神母蒂莫赫夫娜的祝福。

4. 柴科夫斯基结婚后两天给阿纳托的信

（1877年7月20日）

如果我说，我已经很快活了，很习惯于我的新环境了，那我便是说谎。经过7月18日这恐怖的日子之后，经过这精神的折磨之后，一个人是不能够很快恢复过来的。……火车开的时候，我几乎要大叫了，啜泣使我不能成声。但我又必须和我的妻子谈话。……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妻不了解也不知道我这掩饰不住的苦恼。她的样子很快活，而且总是很满足。Elle n'est pas difficile（她并不难应付）。她对什么事情都赞成，对什么事情都满足。我们谈过话，这些谈话使我们相互的关系很明朗。她绝对地同意一切，决不提出任何反对。她只需要讨好我和招呼我。我是十足自由的……我觉得我的妻和我一旦互相习惯了之后，她就不会阻碍我。我决不欺骗我自己。她是非常抑制的，但这样也很好。一个聪明的女性简直能吓坏我。至于这一个，我则高高在上，可以控制她到这样的程度——即我对她不至于害怕。

5. 给莫德斯特(弟弟)的信

(1877年7月20日)

我的妻有一个很好的品性——她一切都盲目地服从我,她是容易相处的,她满意一切,只要求得到我养她和安慰她的这种幸福。说我爱她,现在还不能,但我已经感到我们再接触下去,一定会爱她的。

6. 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7月27日,莫斯科)

昨天我回到莫斯科,在音乐院看到您的信,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在目前我这神经紧张的时候,您的友爱的话语和温暖的同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可是我又必须向您要钱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您所知道的那笔款,剩下来的一部分够我到高加索去,过一个安静的夏天,而不必愁开消的,我在那里却结了婚。所有的钱都拿去做婚礼和与此有关的用途了。我是不烦恼的,因为我的妻从她父亲那里承继了一片森林,约值4000卢布。结婚前她决定把它卖掉,种种理由都可以相信这买卖已在进行了;人家保证她说,一定可以卖掉的。我们便计划用这笔款,住到莫斯科,租个公寓,买点家具,然后让我到爱森士基去旅行。恰如没

有实际经验的人所常常遭遇到的一样——她被骗了，森林卖不出去。我们急需现款。我们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了，我们连租一个公寓也租不成，也去不成爱森士基。然而我需要离开，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独自一个地，去休息，去考虑，去医病，最后，去工作。我十分需要从我所曾经历过的刺激中休息下来。因为这一切，我必须请求您再加借我 1000 卢布。我也不再告罪了。

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很痛苦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您能够援助我，只有您不把我的请求当作讨厌的事，也不会误会我的动机，只有您能够把我从一个十分不愉快的情况中拯救出来。明天或者后天，我和我的妻去看她的母亲——她住在乡下。我们将要耽搁约莫 5 天，然后回到莫斯科。这之后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却预知您一定再会帮助我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是一个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的人。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下次我再把近日的生活告诉您。我的神经很不安，使我不能安静地或者详细地说明一切；再者，我现在还不十分明白在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搞不清我究竟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我只深信一件事——我不能工作。这是一种激动的，不正常的状态的标志。

再会，我亲爱的朋友。无论在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想到您，我就会安静下来。您的友谊将永远是我生活的慰藉。

7. 梅克夫人的短简

（1877 年 7 月间）

……到高加索去吧，赶快去。……有时也得记起我。……在大自然里享乐。要安静，要愉快。我希望您下次的来信详细说明经过，使我可以借此知道一切。……

8.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短简

（1877 年 8 月 6 日或 7 日）

谢谢您，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谢谢您！我怕说一些所谓虚文的东西，所以我只说谢谢。我一个钟头之内就要离开莫斯科了。我在基辅将停几个钟头，想在那里给您写一封长信，把我的灵魂倾注给您。如果我这一次斗争能够得到成功，这都是由于您的帮助，而且仅仅由于您。再过几天，我发誓我就会发狂了。再会，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上帝。三天之内您将会接到我的详信。

P.T.

9. 给梅克夫人的长信

（1877 年 8 月 9 日，基辅）

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这下面就是 7 月 18 日我结婚

以来的简单经过。

我曾写信告诉过您，我之所以结婚，不是因为爱情逼迫着我，而是因为一连串的环境缠着我，使我不得不作这样的一种选择。要么我得欺骗一个诚实的女郎——而她的爱却是因为我不当心而鼓励起来的，要么就是结婚。我选择了后一条路。起先我深信我会爱上这个女郎的，因为她是这样地衷心爱着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结婚，正好满足了我的老父和其他亲人的梦想。婚礼一举行过，我发现只剩下我和妻两人了，我这时才知道，我们的命运此后就必须分不开，必须生活在一起，我忽地明白，我对她已不只是纯粹的友爱，而是：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于是我心里便生了这样的信念，认为我，或者不如说“我”这个存在的最好的一部分（或者是唯一优秀的部分，即音乐）——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未来的生活似乎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这是一个可厌的，受不了的喜剧呵。

我的妻决没有过失。她并没有要求结婚。因此，使她觉得我不喜欢她，觉得我认为她是一种可厌的累赘，这是很残忍，很卑劣的做法。结果就只能剩下装假。但是一辈子装假，那就无异一辈子受刑。我怎么能够工作呢？我感到绝望，尤其谁也不能和我谈一句，不能鼓励我一下。我十分想死。死似乎是唯一的道路——但是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却不能解决问题。我深深地关心我的一家，我的妹妹，我的两个弟弟，和我的父亲。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自杀，将会给他们致命的一击。还有许多人，许多亲爱的朋友，他们的爱使我和生活发生

关联。而在其时，我有一种弱点（如果可以把这叫做弱点的话），爱生活，爱我的工作，爱我未来的成就。我还没有把我必须说的完全说出来，还没有说出在我归西之前所想说的一切。死并没有按照她自己的计划来召唤我。我不到她那里去，也不能去，这样还剩下什么呢？

我告诉我的妻说，8月里我要为着我的健康去旅行。我一说出旅行，就好像从牢狱解放出来了——虽然那是暂时的解放；但是一想到走的一天已经不远了，便使我有力量忍耐下去。我们在彼得堡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到莫斯科来了。钱用光啦，因为有一个叫做什么顾德里亚夫塞夫的，他答应给她卖森林，结果却没有卖出。于是乎开始了一连串新的焦躁与苦难。住得很不舒服，必须布置一间新房子，没有钱却又一切都办不了，因为同样的理由，走也走不开，住在莫斯科，过着一种疲乏而又游闲的生活（没有工作的冲动力，而且住的地方太不舒适）。没有朋友，没有一刻的安静。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发疯，不发疯那才怪。

接着我得去拜候我的岳母。在那里，我的苦难增加了。我对岳母很是反感，我已经进入这一家的全部 Entourage（周围人物）中间了。他们的观点是狭隘的，他们的意见是粗野的，他们都是如坐刀尖。我的妻（也许这是不公平的）越来越缠住我，我所经验的精神的窒息，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是很不容易写出来的。在下乡之前，我以一种绝望的努力，想摆脱这可怕的情境，期待着要离开，我跑到您所熟知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里去，他现在住在伯莱罗夫。……

可怖的生活拖着我过了一些日子。我有两种安慰，第一，我饮不少的酒，饮得我头昏，使我能忘记一切的时光。其次，和柯特克的谈话也使我兴奋。他是您之外唯一知道我现在所写的一切的人。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真正是祸不单行，我接到我的一个密友亚丹莫夫(Adamoff)暴死的消息。我和他曾一同上学，一同服务，尽管我们所走的路各不相同，可是到他死为止，始终是亲密的朋友。他一生可说是洪福齐天；健康情形很好，做相当大的官，钱是太太份上的，家庭生活很愉快——可是忽然之间，死了。这简直使我沮丧。

终于，有一个快乐的晚上，一封信从伯莱罗夫来了。……我开始感到兴奋。其后的日子是准备行装和布置未来的寓所，星期四下午一时，我动身了。我不知道下一步骤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是从一场可怖的痛苦的梦中醒过来，或者不如说，从一场久病中解脱出来。正如发过高热似的，我还是很虚弱，很不容易连续不断地思索。甚至写这封信也不容易。可是我感到了甜蜜的安息，简直是自由与孤独的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

如果我所设想的一切不欺骗我的话，那么，休息和安静了我的神经之后，很有可能回到莫斯科去再做点事，那时我将对我的妻子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老实说，她是有许多品性，能够对我未来的幸福有所帮助的。她诚心地喜欢我，她所希望的只是我的安静和幸福。我怜悯她。

我在基辅住一天。明天我去看我的妹妹，然后从那里到高加索去。请宽恕这封信写得上文不接下文，娜杰日达·菲拉

列托夫娜。我的神经,我的整个精神,都很累,这使我几乎不能够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想。然而,我的精神尽管会消耗,但是它还不至于衰萎到不能热炽起来,尤其是对于救了我的无价朋友所抱的最最无尽的深深的谢意。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如果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渡过这可怖的目前而活下去的话,我将向您证明:这个朋友是没有枉助了我一场的。我要说的还没有说出十分之一。我的心涨满了,它要以音乐的形式倾注出来。谁知道呢,也许我竟会留给后人真正配得起一流艺术家的声誉的东西!我有这样的胆量来希望这一点。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我感谢您给我所做的一切。再见,我最好的最亲爱的友人。

再者:我将在爱森士基迫不及待地等您的信。

10.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卡明卡(?),日期未详)

我到了这里四天,周围都是亲戚,不仅我的妹妹和她的一家,还有我的两个弟弟。医生,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劝我在这里喝爱森士基的泉水。他们怕我到了爱森士基(这地方闷透了),反而会消沉,由此而摧毁了一切治病的好处。和他们在一起是太快活了,快活得使我不能不同意。

如果我说我已经回复正常,那我就是说谎。只有时间才能够医好我的伤痕,我一点也不怀疑,复元是要慢慢地来的。但我的周围都是我灵魂的安慰剂。我很安然,我开始能

够不带一点害怕地注视未来了。我只觉得一件事遗憾——我至今还不能工作。工作吓怕了我，使我恐怖。然而却又是工作，才能疗治我精神的病态。我希望工作的热情会回来。……

上帝呵！多么仁慈，美丽的灵魂住在这个世界上呵！在人生的荆棘路上，遇见了如您一样的人，谁都会觉得人类并非如悲观主义者所说的那么自私和讨厌，有时也有可惊的例外；在这当中，如果出现了像您一般的人，就会把一个人从失望中挽救出来。我知道词不达意。但我深信，当我对您表示最深最厚的爱时，您不会觉得那只是空话吧？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再见。

11. 梅克夫人的回信

……深深地谢谢您，最好的友人，因为您把一切经过告诉了我。读那封信的时候，我是多么地为您而痛苦，我是多么地可怜您，这程度我说不出来。有几次，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为着您幸福，我有什么不可以给的呢！但我如您一样地希望，经过相当休息之后，跟您所熟悉的人们同住了一些时之后，(您要知道我对他们简直有些神经质！)您可以重新获得您的力量，您将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之坏。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肯把世界的坏东西都加上错误的颜色——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必须自动放弃的环境，还是必须向它招手的环境，人类只能主动和它相处，渐渐地和它混热。不错，忍从是

笨拙的，但又有什么办法？您不能以继续不断的战斗来折磨您自己。我得诚恳地承认，虽然这个理论是经验的结果，但这结果还不过是一种理论，因为就我的精神和肉体构造而论，还不可能把这变为实际。只有为着您的安静，为着您的幸福，我才乐于把我素来不肯做的说教一番。我衷心祈求上天让您得到快乐，祈求您过去的一切不快只是为了抵偿未来的好处，因为好东西都不能白白地得来的。

您已经明白我的态度，您将会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加愉快——您已经使它更易过了。您的音乐，您的信，都给我这样的时光，使我能忘却凡人所必须有的苦难。您是唯一能够给我这样深刻这样巨大的幸福的人；我感激不尽，只希望永远如此，不要改变，一旦这一切失去，我将无法承受。

我没有寄信到爱森士基去，因为我想您至今还不能去呢。一个星期内我将到外国去走一个半月；直接由此地到维也纳去，然后到慕尼黑，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我的女儿和我都十分中意意大利。

这里军事调动频繁。我的庄园上有一个二百张病床的医院，我们全都忙于为伤兵缝衣。今天格罗德诺的轻骑兵过了境，他们已经要使用禁卫军了。我的女婿和儿子们用酒招待大兵们。

再见，我甜蜜的，亲爱的，不能忘的人呵。把关于您自己的事告诉我。

12. 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8月23日，卡明卡）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您的信刚收到，我便匆匆写几个字复您。明天我会写长信寄到维也纳。

我感到安静多了。令人愉快的人物，静穆和安详，连同我从上星期六开始的泉水治疗，已经使我复元了。我必须承认在先前的事件中，我表现了可怖的胆怯，完全没有气力。我骇于自己竟走到这样的田地，竟至于给神经性的激动支配一切。请原谅我，因为我曾骚扰了您，使您担心。我确信我将会战胜。我必须克服我对妻子的反感，同时得对她的好品性给予应得的尊敬。

我复元后已开始写了一点您的《交响曲》。我的一个弟弟——他的意见我是十分敬重的——很喜欢我弹给他听的那一部分，第一乐章的管弦乐谱改编时花了很大的气力。它很复杂，也很长，但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乐章。其他三个乐章都是非常简单，改编管弦乐曲是不大费力的：《谐谑曲》这一乐章[①]将显示一种新的器乐效果，这是我所盼望的。第一，只有弦乐器弹“拨弦”。在 Trio 一节中，木管乐器加入作一段独奏，后来就被铜乐器的独奏所代替，《谐谑曲》末尾处，三组乐

① 即第三乐章。——译者

器都用短乐句互相呼应。我想这将会引起很有兴味的音乐效果。我希望您会欢喜它,这是顶重要的事。

13. 梅克夫人的回信

梅克夫人回信请柴科夫斯基把这部交响曲叫做“我们的交响曲”。然后说:

“……我非常中意‘拨弦’,它简直像电流似的通过我全部的神经。……您的歌剧怎样了? 您写了多少? ……”

14.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9月11日,卡明卡)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境很黯淡,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田野都光秃秃的,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我的妻写信来说,我们的寓所快要完工了。离开对于我是很不好过的。然而我现在已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了,我有气力去为我的命运斗争。我知道未来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但是不久就会习惯的,正如普希金所谓,“习惯代替了幸福。”举个例说,我对音乐院的职务就已经习惯了,但是先前预想起来却是像灾祸一样的黯淡呢。

您问起我的那部歌剧——我在这里进展得很少,但我已经把第一幕的第一场改编做管弦乐曲了。现在,最初的热心已经失掉了,我可以大公无私地来看它了,我认为那是注定了

要失败的，而且一定会为公众所冷淡的。故事很简单，没有舞台效果，音乐也并不华丽，没有光彩。当然，很少的一些人，听了这音乐之后，也许会感动得像我写的时候似的。我不是说我的音乐是那样的动听；我仅仅知道俗物是听不懂的。一句话，我不可能同时为取悦俗物和雅人而写曲。我认为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服从他的本能倾向，不必想到去取悦这一群人或那一群人。我开始写《奥涅金》，其实并没有特殊的目的，但是照它所发展的道路看起来，这部歌剧在戏剧上一定不会使人感到兴味。因此，一些认为歌剧的首要条件是戏剧动作的人们，是不会满足的，但是那些能够在一个歌剧里面看出单纯的人类感情的音乐表现的人们，却会为音乐所感动，我希望他们可以由我的作品得到满足。总之，写要写得忠实，而我的希望就是放在这上面。

如果我选错了主题，如果我的歌剧不能被选入音乐会节目中，我则一点也不觉得伤心。去年冬天我曾和作家 L.N. 托尔斯泰作过几次有兴味的谈话，使我懂得很多。他说服了我，艺术家不能靠内心的灵感来工作，必须仔细计算一下效果，但是强迫才能去取悦观众的那种艺术家，算不了什么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不会耐久的，他的成功也只是昙花一现。我深信这是真的。

谢谢您从维也纳寄来的信。您的女儿尤丽亚是多么可爱的人呀！我真高兴您身边能有这样的一个好人。再见，我可爱的朋友。

15. 给弟弟阿纳托的信

（1877年9月23日，卡明卡）

只有想起一个最爱的人，才能够懂得爱的力量。托里亚！我十分地爱你。但是唉，我对安东尼娜·伊凡诺夫娜[①]的爱情是多么的少！这个女性让我多么冷漠呀！快要和她见面的这种想法一点也不能使我兴奋！然而她却没有吓坏我——她仅仅是一种累赘而已。

① 他的妻。——译者

八

悲惨

1. 柴科夫斯基刚回到莫斯科第二天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9月24日,上午9时,莫斯科)

昨天我回到莫斯科,就收到您由戈莫湖寄来的信,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您的深深的忧郁是和我离开卡明卡以后的精神状况一样的,今天更是消沉得厉害——什么话也写不出来。真的,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我衷心祈求着死亡。要描写我的感情,只须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机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这就够了。但是怎样走呢? 走到哪里去呢? 那是不可能,不可能,第三个不可能的呀!

请原谅我在您本身也有不少愁闷的时候,竟抑制不住向您诉苦。

我至今还没有到音乐院去。我的课是今天开始的。至于我的新家庭,我的妻已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来使我高兴了。寓所是很舒适的,布置得很好;一切都很整洁,新而且动人。然而我带着憎恨和愤怒看这一切。

两点钟之前,我决定了我不能把上面的几行寄给您。现

在我又考虑了一遍。我想写信给您;我不能让您等不着回信,而我又不能把假的东西告诉您。大概这消沉不久就要过去的。我知道躺在我前面的是艰难的岁月——我预先看到了它,我把我自己武装起来,去迎接它。但我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顽强。上帝!人生是多么艰苦呵,为了很少的快乐时光,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我坐下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要帮助您解决您自己的苦恼。我十分想安慰您,但我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把我最大的同情告诉您。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从大自然的沉思中寻找孤寂和对人生的协调吧。财富的特权,就是它可以给人一个机会,从人群中间跑开,单独地面对着大自然——大自然在意大利是比别的地方更清新动人的呀。

我已经把《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编好管弦乐谱。现在,在与新生活相适应几天之后,我希望去工作了。当我感到了工作的必要时(这是心灵康复的最初信号),我将开始把歌剧改编为管弦乐曲,或者改编《交响曲》的最后乐章,我认为哪一件最迫切,就先做哪一件。无论如何,《交响曲》总可以在入冬以前完成。

2. 梅克夫人的回信

(10月,维也纳)

……我已经接近我的尾声了[①]。可是我的一生没有留给

---

① 实际上她还活了16年——译者。

世界一点东西，而您，亲爱的朋友，却已留下相当的东西了。……

我必须责备您，彼得·伊里奇，因为您说您不该把一切使您愁苦的东西告诉我。为什么不呢？您知道我是如何衷心地爱着您，您知道您的友情是多么的珍贵。如果您不想伤我的心，那么，把关于您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写给我。至于我自己的不幸，对于我，是并不重要的，您决不可因此担心。

我打算在15号以前回到莫斯科。这一次的旅行使我很疲倦，我们不能够很舒适地走，因为我急于要回到俄国来。

如果您想用信来使我高兴的话，彼得·伊里奇，请寄到R.……街我家去。

3. 出 国

10月6日，柴科夫斯基到了音乐院——卡希金写道——“样子很激动。他说管弦乐队指挥那普拉夫尼克劝他到圣·彼得堡去，现在来向同事们告别。”其实是弟弟阿纳托用了那普拉夫尼克的名字打电报给他。

到了彼得堡8日后，弟弟们把柴科夫斯基送上开往柏林的快车，阿纳托伴他去。他们又从柏林到了瑞士。

逃　避

1. 柴科夫斯基由瑞士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10月23日，克拉伦斯）

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您一定很奇怪这封信是由瑞士寄来的。我不知道您已经收到我刚到莫斯科不久寄给您的信没有，我还没有接到您的回信。此后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妻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是一连串最受不了的心灵的痛苦。我明白我决不能爱我的妻，而且我所信赖的“习惯”也总是不来。我绝望了，我期待着死，似乎死是唯一的出路。我有一个时期几乎发狂，在这当中我的整个存在差不多充满了对我那可怜的妻子的可怕的厌恶。我在音乐院和在家里都不能进行我的工作，我的心开始离开了。然而我知道应该责备的是我自己。我的妻，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结婚这一点是决不能负责的。我缺乏性格，我的弱点、幼稚，都要对一切负责。其间我接到弟弟的一封电报，要我到彼得堡去，因为《瓦古拉》要重演。我巴不得离开这伪善和造作的泥沼，就是离开一天也好；因此我到了彼得堡。一看见我的弟弟，两个星期以来藏在我心底的一切，都烟消云

散了。是曾经发生过可怕的事情吧，然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我开始恢复过来时，我的弟弟已经到了莫斯科，跟我的妻和鲁宾斯坦谈过，布置了一切，便把我送到外国，把我的妻送到奥德萨，后一点是一个人也不知道的。为了避免谣言起见，我的弟弟和鲁宾斯坦约好，声称我病了，要到外国去，我的妻也跟了去。

我现在是处在一个美丽的国度里,但是心情却很凄惨。下一步如何呢？我不能回到莫斯科去。我不能看见任何一个人。最后,我是懒洋洋的,不适合做任何的事。俄国没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的。我甚至连卡明卡也觉得有点怕。卡明卡那屋子,除了我妹妹的一家——她还有一个已成年的女儿——之外,还住了达维多夫的母亲,他的兄弟,和不少做工的人。他们会对我如何想法呢？我又怎样替自己辩护呢？我还不宜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呢。

我必须在这里住一个时期,休息一下,让世界忘却我。我必须为我的妻的舒适布置一下,然后考虑考虑我和她未来的关系。

我又需要钱了。我只能向您要。这是可怕的,这是痛苦而且悲哀的,但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必须再一次依赖您的仁慈。为了送我到这里来,我的弟弟打电报到我妹妹那里去要了点钱。他们都是远非有钱的;再向他们要是不可能的了,还得留点钱给我的妻,各种费用也得付,而我们的汇率却很低,旅费又得在这里付。我曾希望鲁宾斯坦可以寄点钱来,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句话,我已经花完我最后的一笔小款,只能

靠您了。

命运之神把您在我做了一连串傻事之后带到我的生涯中,使我必须三度向您求援,这不是很奇怪的么? 唉,您知道这使我多么苦恼,多么痛苦呵! 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持。谁都会骂我胆小,软弱和笨拙。我很害怕您也一定会骂我的,这是一个有病的心灵的猜疑。实际上我知道您会直觉地了解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但决不是一个坏人。

唉,我亲爱的好友,当我在莫斯科受难时,我想到唯一的出路就是死。我向无穷的绝望低头,其时,总有些时间,我觉得您能够救我。当我的弟弟和我一同启程时,我明白没有您的援助,我就活不下去,您也一定会作为我的救主而出现。现在,当我写这封信时,我在您面前感到了惭愧,我仍旧觉得您是我真正的友人,是能够了解我的灵魂的友人,尽管我们仅仅靠着通信相识。我想告诉您许多,我想详细把我的妻描写给您看,想给您说明为什么和她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变故,什么使我确信我永远不能适应和她一道生活。但现在我还不可能安安静静地讲这一切。

为什么您在那不勒斯没写信给我呢? 您病了么? 这使我很烦恼。

再见,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原谅我。我很不愉快呢。

2.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7年10月29日，莫斯科）

收到您的信，我是多么高兴呀，我亲爱的朋友！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知道您已经离开这里，非常害怕，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想，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事前不知道。现在我一切都已经弄清楚了，我可怜的朋友呀。一想起您的苦难，和您的生活如何被折磨，我就心痛。然而我很高兴您已经采取了决定的一步——这是必需的，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我先前不肯把我的真意告诉您，为的是这些话说出来很像毫无理由的劝告，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在精神上和您靠近的人，我是有权利把真意告诉您的。我再说一遍，我高兴您从伪善和谎话中逃了出来——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您的，也不值得您去牺牲。您竭尽力量为了别人，您把您的气力用到最后一点，而您自己却得不到一点好处；像您这样的一个人是会在如此的环境中消磨掉的，但是您也绝不肯和环境妥协。谢谢上帝，您的弟弟及时来救了您。

至于说我对您的感情呢，天呵！彼得·伊里奇，我怎么能够责备您呢——我不但了解所曾发生的一切，并且像您一样地感受到这一切；我自己也可能这样做的，只是我会分开得更早些，因为我不惯于像您似的能作那么大的牺牲。我活在您的生活和您的苦难中；您所感受到的和所做到的一切，我都可以理解而且觉得可贵。亲爱的彼得·伊里奇，为什么您说我会

因为钱的事情烦恼呢？我可不是和您很亲近么？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我是多么希望您过得好。我认为：不是血肉的关系，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通，使一个人有权利去援助另一个人。而您知道，您给了我多么愉快的时光，我对这是多么地感激，您对于我是如何的重要，而我是多么需要您，恰如您一样。因此，这倒不是我来帮助您，而是帮助我自己。如果您认为这很苦恼，那么您就消减了我帮助您的快乐，使我变成和一个陌生人差不多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使我伤心。如果我需要您的什么，您一定会给的吧？……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互助，请别再因我对您的帮助而烦恼了。

尼古拉(鲁宾斯坦)刚到这里来，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您的一封信，说您目前是在克拉伦斯。他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您已到外国去，吓了一跳，又听到许多传闻，急于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我便叫我的兄弟去请鲁宾斯坦。N.G.[1] 说，地址是“日内瓦，存局候领。”但是第二天我便收到您的信，第三天他来说，地址是克拉伦斯。我不知道您觉得怎样，彼得·伊里奇，但我宁愿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友情，因此和 N.G. 说起您的时候，我也把您当做我所漠不关心的一个人。好像我什么也不知道，却又很好奇似的。我问他说，您离开多久了，为什么走的。我的印象是：他要煽起人家对您的同情之火，但我却保持了冰冷，好像仅仅佩服您的才能。他把他为您设想的许多计划告诉我，我想这些您都已经知道了，他又

① 鲁宾斯坦的简写——译者。

说您的神经很不健全，但您现在一定好了一点，彼得·伊里奇，可不是吗？靠着上帝的帮助，您可以很快地康复，然后您可以继续写作我们那部《交响曲》，而音乐将再度使您发生兴趣，充实您的生活。唉，我是多么希望您大吉大利呢！您对于我实在是太亲切了。祝您万吉——您可以休息，康复，而您所经验过的一切苦恼将变成一场梦，它永远不会再来。我一定使您看得太累了——我简直不能够写得短些。您在瑞士也有一个姊妹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对于您目前的情形，那倒是很好的。

3.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7年11月1日，克拉伦斯)

今天我收到莫斯科来的几封信，是我离开之后转过来的。其中有您从威尼斯来的一封，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我是多么信赖您的友情呵，您对于我，简直是上帝派来救助我可怜人生的一个天使！您每一封信，都表现出对别人过失的额外慷慨与仁慈。您可曾责备过我一切的疯狂么？您了解一切，也宽恕一切，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您给我钱，让我休养。我上次的信，您现在一定收到了，那时，我就预料您一定会给我的；我再一次请求您帮忙。这是多么艰难呵！您越是慷慨与仁慈，再向您要求就越加可耻。您今天的信解救了我的心灵。您知道您对我的帮助有多大呀！我是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我之所以不跳进去，唯一的理由是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的友情拯救了我。我将怎样报答您呢？唉，我多

么希望有一个时期您可以用得着我呀！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爱，我什么做不出来呢？我将一直住在这里，等您寄钱来，我才到意大利去，意大利非常吸引我。这里很使人愉快，静得很，但稍为有点忧郁。最初的几天，我简直看呀看的也看不厌群山，现在，这些山却开始吓坏了我，压迫着我。我期待着没有山的空间。约莫三天之前，开始下雨，天色灰黑得可怕，太阳从朝到晚都躲起来。

您说自由是买不着的。真的，自由哪里可以买得到。然而我现在所得到的有限自由，对于我却是一种无上的快乐。终于我能够工作了。没有工作，生命对于我就毫无意义。然而与外表上和我那么相近，内心那么使我感动的人一同工作，是不可能的。我经过一次可怖的自责，觉得在这之后，我的精神并没有被摧毁，只是深深地受伤了，简直是一种奇迹。

我的妹妹既伶俐又仁慈，她写信来说，她跑到奥德萨去，看见我那可怜的妻子，把她带到乡下去。我的妹妹曾答应跟我的妻谈谈我们未来的关系，我的妻那种冷静的性格很容易对付。她——曾经用自杀来威胁我，使我不得不和她结合——现在呢，却用一种我简直不能够了解的冷淡，来忍受我的出走、我们的分离和我生病的消息。唉，我是多么盲目和疯狂呀！

4.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回信

……我怀疑那样的机会是不是会来，让我证明我准备为

您作任何的牺牲——您要求我做的事情永远不能算足够的。因此我除了用我的音乐为您服务之外,并无别的道路。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从今以后,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您。当工作欲以加倍的力量恢复时,那是因为您的缘故。而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一秒钟也不肯忘记是您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继续我的事业。我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可做。不是虚伪的自谦,总之,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所写的一切,和我所能做的跟想做的比较起来,似乎都很贫弱,很不完全。但我一定要做到我想做的一切,……

她(安东尼娜)的心中和脑里,有的只是绝对的空虚。她曾向我保证说,她已经爱了我四年,而且说她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可是您能够相信她对于我的作品,真是连一个音符也不懂得么?您可以相信我离开的那一天,她竟会问我,我写的钢琴曲有哪一首可以在尤根孙那里买得到的?这无法不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已经走进死胡同,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发现她从不去听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和四重奏,她一定懂得她四年来所爱的对象会在那里看见的,他也知道她是很容易上那儿去的,但是她不去,这我也就不至于惊奇啦。

您也许会想,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是怎样过的?她很爱说话,但她所说的无非是爱她的有多少多少(这她是不断地说了一遍又一遍的),大多数是将军们,著名的银行家的侄儿们,有名的演员们,或者皇族的什么要人。她的亲戚之卑劣下流,也说得非常痛快淋漓,而攻击的目标则是她的母亲。……

然而也必须说,她用种种方法来逗我欢喜,她诚意地想得

到我的爱,永远不会反对我任何的计划或见解,总是抚爱我到我满足的程度。

您一定会惊奇我怎么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奇怪伴侣结合在一起。连我自己也解释不出来。也许我曾经疯狂过。我想我一定被她的爱所感动了,那时我是相信她的爱的,而在我这方面我也可以设法去爱她。我现在才知道她从来没有爱过我。但话应该说得公平——她想嫁我,她误以为她是爱我的。于是,我再说一遍,她竭尽所能,做一切事情使我爱她。唉,她越设法,就越使我要分开!我和这种感情斗争,不中用;我知道她不值得我爱,但是对于我这放纵的感情,又有什么办法呢?讨厌不是每日俱增,不是每时俱增,而是每分钟俱增——一点一滴地,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凶恶的憎恨,这憎恨于我是从所未有的,而且我也不认为我可能有。终于我失去了控制我自己的力量。这以后的情形你已经知道了。现在我的妻和我的妹妹住在一起,不久她将要选择一个永远的地方去住了。

昨天我的弟弟接到她的一封信,她似乎完全变了。她忽地由一只温柔的鸽子,变为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多多需要的一个人,一个扯谎者。她责备了我不少,主要的一点是说:我无耻地欺骗了她。我已寄信给她说,我不想作什么辩论,因为辩论是没有结果的,我承认一切过失是在我身上。我请求她宽恕我曾对她所做的错误的一切,我说我对她提出的任何办法都可以接受,只是不能和她同居——这我说得很实在。我知道她是不会需要的,但我也提出请她接受我经济上的支持。我在等待复信,我已经寄了相当的一笔款去,使她可以生活一

个时期了。

这就是我所能告诉您关于我与我的妻的关系的一切。回顾一下我们一道生活的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beaurole(爱者)完全是她,而不是我。她做得很诚恳,很忠实,很合理。她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而不是欺骗了我。我想,她一定深信她是爱过我的。至于我,虽然我曾细心告诉过她说,我并不爱她,可是我曾答应设法去增进我对她的爱情,当我到达一种相反的结果时,我的过失是欺骗了她。总之,她是值得可怜的。从昨天的信判断起来,一种被侮辱的自傲心已经觉醒了,她已经坚决地开始说话了。

我逐渐开始工作了,我可以确切地说,《我们的交响乐》至迟不过12月就能完成,这之后您就可以听到了。让这部和您的想象那么接近的音乐告诉您说:我衷心地爱着您,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友中之友。再见,谢谢您,谢谢您,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

5. 梅克夫人的回信

(1877年11月12日,莫斯科)

承您给我描写了尊夫人一番,不胜感谢。我发现她刚好如我所想的,这也正是我决不肯送我的女儿进什么学院去的道理。在那里,一个人很少能够还是原来的样子——善良的品性往往会变坏,坏胚子就变得更坏,懒人可变成废物了。我对您为了可怜您的妻而归罪自己很不以为然。您对于她其实

没有做错过什么，您也可以相信对这一分手她不会感到什么。她是那些幸运儿中的一个——她被她所受的教育弄得夸张了。这些人是不会感到深深的或长久的痛苦的，因为这些人决不能深深地感受到什么。他们所过的是一种客观的，完全是物质上的生活——这生活就是您所曾维持过的——对于这种性质的人，这就是理想生活。吃得好，或者吃得更好些，睡得好——这您已经从您妻子的身上感受到了，其实她应该感谢您。这样的天性是不会很不愉快的，因为这些人满足于自己，因此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总可以开花。即使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他们，那也仅仅是另外一种感觉。这些人没有情感；事情只从表面上滑过，而没有留下伤痕。如果有人告诉您说，她哭了，别烦恼，彼得·伊里奇，这只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看罢了。任何一个结了婚的女性，尤其是假使她很爱她的丈夫的话，如她不想养孩子，那她就是没心肝的女人。我必须自认，我不是一个梦想家，我对梦想家也毫无好感——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性格需要最热炽的诗，但是这诗可必须建立在现实上。养孩子的快乐就充满了这种现实的诗意，因此我充满热情地去感受它。

6. 在巴黎

(1877年11月14日，巴黎，给梅克夫人)

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我发觉我的医生沙里高在冬天是不开诊的，他的地址我查不出。可是我非常需要一个好医

生，因为昨天整天我觉得很不舒服。因此我要旅店主人介绍一个好医生。他开了亚桑包医生的地址给我，据他说，此人是非常有名的。今天我到那里去诊过。所谓名医却也引不起我的好印象，我对医生都很不放心。我只喜欢跟那些把病人当做受苦的人来看的医生来往——而有些医生却把病人当作一些痛苦的而又必须付诊金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去看沙里高，因为他对我很同情很关切。

亚桑包医生要我在一个很漂亮的会客室里等了许久，才有一个仆人出来请我进去。我还没有开始把我的病历告诉他，他就冷冷地嘲弄似的说，Oui, je sais tout cela par coeur. Vous n'avez pas besoin de me le dire.（我一看就全知道了，用不着你来说。）接着，他没有问我什么，就自己列举了种种的病状。最后他坐下来开药方了，开好方子，站起来，他说：Monsieus, votre maladie est inguérissable, mais on peut vivre avec elle jusqu'a cent ans.（先生，你的病是没法子医的，但有了这个病，却也可以活到一百岁。）他的药方就是：（一）饭前服用一种特别的白垩粉。（二）饭前一小时饮一杯 Hauterive 水。（三）服用 Barèges 泉水。（四）菜的种类不宜太多——之后，我把诊金放在桌子上，跑了。我对这药方一无信心，觉得并非是去看什么医生，而是碰到了一个贩卖的家伙。

所以我这一次到巴黎来是白费了。这是十分十分不幸的。我走了一大段路，却毫无所得。说老实话，我现在真悔恨我为什么不一直到意大利去。很不容易告诉您使我烦恼的是什么。……

7. 再给梅克夫人

……我不能告诉您,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我在9月间所受的痛苦是多么恐怖。我差点儿就死了。创伤至今还很鲜明。我还不能适应莫斯科的生活——我仍病着——我受不了。

我唯一想去的地方是卡明卡,但即使卡明卡,现在甚至未来一个时期,都不能去。当我的妹妹知道了经过情形后,她立即到奥德萨去看我的妻。她请她到卡明卡去。我的妹妹一向都很聪明的,但这一次却做错了。……

《奥涅金》和《第四交响曲》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如果您必须喝恶劣的意大利水的时候,那就混了酒来喝,餐前也喝一点点酒。葡萄没有洗过,就不要吃……我像您一样,对医生也很反感,我自己差不多总不去看医生的,但是我有一个大家庭,因此之故,整个欧洲的医生都来往过了。千万珍重您的身体,彼得·伊里奇,您的生命给别人多少幸福啊。……

昨天我去听音乐会,最好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七[①],格里马利弹了维雨坦的《第一协奏曲》。您可知道胡伯特和巴塔林小姐结了婚?她之所以和他结婚,当然是 par dépit amoureux (被爱情所苦恼),因为我听说她和您在闹恋爱。最近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曾听了您的歌剧《瓦古拉》,多么愉快啊!男中音的那一部是多么动听,舞蹈是多么美丽!

剧场塞得满满的。您真不知道我是多么焦急地等待您的新作!……

---

① 第七交响乐。——译者

2.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1877年12月5日，维也纳）

……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从理论上说，您是反对教会和教条的。我知道，经过几年的思索，您已经为您自己创造了一种独立的宗教哲学体系。但您宣称您在您先前的盲目信仰的废圩上所建立的建筑物，很结实，很壮大，完全能够替代宗教的位置，我想您这是错的。一个人倾向于怀疑主义的悲剧，就是：他在寻找一些可以代替他所忽视的传统信仰时，枉然地从这一种哲学理论跑到那一种哲学理论去，他希望在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能够寻出一种力量，使信仰者可以武装起来反抗生活。一句话也别说！信仰——不是因为缺乏心力——而是用一种能够协调种种错误观念，种种因为心情的严重而引起的矛盾的幻想来信仰。

凡是一心一意信仰上帝的有智慧的人（世间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的），都有一面盾牌，命运的打击是绝对打不进去的。您说您已经放弃了从来的宗教，您说您已经找到了一种代替的东西。但是宗教却包含着对生命的协调。这一点您有没有呢？我们回答是“没有”，假如您有的话，那您也不致于像由柯莫写来的信那样说了。您记得吗？所谓发疯，所谓不满，所谓对于不定理想的一种不定憧憬，所谓只有在音乐（最理想主义的艺术）中才能够给重要问题找到答案——一切都证明了您自己的宗教还没有把您引导到真正的精神安宁。您懂得我的

意思吗？我以为您之所以和我的音乐协调，是因为我也充满了对那种理想的渴望。我们的冲突是相同的。您的疑虑恰如我的疑虑一样强烈，我们都游泳在怀疑主义的无边无际的海里，寻找我们永远不会发现的一个港口。是不是为了这，我的音乐对您很有作用，而且很接近您的心呢？

我想，您把您自己称做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指憎恨生命与艺术上的一切虚伪和作假，那么您倒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您得知道，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找音乐来获得慰安与静穆的，如您所知——我毋宁把您叫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您所谓现实主义者，唯一的意思是不肯伤感，不愿意把您的时间花到无结果和普通的梦想中去——这些梦想是多少妇女所共有的。您讨厌空洞的话语，不诚实的话语，懒洋洋的伤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您也不能够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包含着一种心境的狭隘，包含着一种十分容易和廉价满足欲望的能力，满足寻求真理的能力。现实主义者对于知识并不饥渴，对于寻求人生之谜的答案并不饥渴，他甚至否认了寻求真理的必要性，他对那些在宗教、哲学或者艺术里面寻求安静的人们，抱着怀疑的观念。现实主义者对艺术是不发生兴趣的——尤其是音乐——因为它在他有限的存在中简直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您把您列入现实主义的旗下，是不对的道理。您说音乐给您一种愉快的肉体的感觉，此外就没有什么。请让我抗议！您骗了您自己。难道您之喜欢音乐，就等于我之喜欢胡瓜么？不是的，您爱音乐，是由于音

乐值得爱，这意味着您衷心将您自己贡献给它，毫无保留地让您自己服从它的魔幻的力量。

我允许我来问到您自己的事情，这也许是很古怪的，但我的意见却是：首先，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自出世以来，就是如此。您爱真理，因为您对真理有着天生的爱心，您也同样憎恨虚伪和丑恶。您是聪明的，因此您是一个怀疑派。聪明的人总不能不是怀疑派——起码他的生活必须有一段包含着残酷的怀疑主义。当自己的怀疑主义无可避免地把您引导到否定教条和传统时，您开始寻找一条路，拔出您曾陷落下去的疑虑的泥潭。您在您的世界泛神论中，在音乐中，发现了若干帮助，但是您并没有找到充分的安静。您憎恨丑恶和虚伪，而且您把您自己局限在您的家庭的周围，作为看不见人类堕落的一道藩篱。您做了很多好事，您对艺术和大自然的热情的爱，使为善变成您这样的高贵灵魂所必需。您帮助您的邻人，不是为了在天堂得到未来的幸福——这您是不相信的，但也不十分否定——只是因为您生来如此，您不能不为善罢了。

假如我这样写下去，把我所要说的话写完，那么这封信就会占去我一天工夫。我已经开始工作了；我很累，再写下去就很疲惫了。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如果我笨拙而天真地要证明您对您自己，还不及我对您那么了解，如果我说我能够解释您的本性这种设想是可笑的而且冒犯了您时，就请您原谅我。我可以告诉您：您的信已使您更加靠近我，甚至对我更加亲切了。唉，我是多么爱您，我是多么多么心急要您知道呢。

唉！说话总难找到适当的言词。

明天，我再写信，把我自己的宗教观念告诉您。我也要说明我现在为什么还不能够回到俄国来的缘故。

3. 续 信

(1877年12月5日，维也纳)

继续我上次的复信：我觉得关于教堂的事，和您的意见不很相同。对于我，它还保持了诗意的诱惑。我常常去做弥撒——我认为《克里索斯托姆的约翰》(*John of Chrysostom*)的祈祷文，是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如果谁认真参加我们的祈祷，他决不会在精神上一无所获的。我也喜欢晚祷。星期六跑进一间小小的古礼拜堂，站在半暗半亮的烟中，沉思，寻求对永久问题的一种答案——何故，何时，何处，什么目的；然后又被合唱的歌声所惊醒——"许多情欲从我的青春起就在我心中搏斗"——于是将自己委弃到这颂歌的魔幻的诗意中，洋溢着静穆的狂喜，于是主的门打开了，"光荣归于上帝！"的歌声重又唱起——这一切我都爱，而且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

因此，我的一部分是和教堂联结在一起的，另一部分，像您似的，早就已经抛弃了对一切教条的信仰……永久的生命——一个人怎么能够把它想象做无穷的欢愉呢？生命的动人就是在于苦与乐，光与暗的迅速变换，就在于善与恶的冲突……但观念是一回事，本能又是一回事。尽管对反对个人的不朽有着最强的信念，但我却永不能同意我所最爱的母亲就

为此永远地不见了,我就永远没有机会告诉她一声,说,23年离别之后,我还是像往昔一样爱她的。

您瞧,我亲爱的朋友,我就是由许多矛盾造成的,虽然我已活到中年,但是我的心境还没有把我不安的精神与宗教或哲学妥协。如果不是为了音乐,确实有理由可以发狂!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给在黑暗中的流浪者的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和静穆。音乐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护神和慰安者。为着她,人才可以在世间生活。天堂那里也许没有音乐的吧。那么就让我们生活在地上好了。

4. 梅克夫人的复信

……我和人们不往来,是我的见解与世间的见解不同的结果……然而我却强烈地相信有公理存在,有善良,有真理存在(照我自己的观念的所谓真理),我认为我可以像伽俐略[①]似的为着它而受难,我可以像他离开刑场时说的,"然而地球还是转着的呀"……

……您说这一切是由于我是一个老妇人了,但我回答您,我还不太老,何况我的这些意见是很久就已经确定了的。假如您把我否认作白日梦的理由归究于年纪老,我可以告诉您,17岁那一年——结婚那一天开始,我就已经不是一个梦想家了。……

---

① 中世纪时伽俐略说地球是转动的,被僧侣语为异教,遭迫害。——译者

我问您,彼得·伊里奇,您说一瓶葡萄酒对于一个人会有精神效应么?有些人甚至认为那是不合道德的,但我绝对不能同意。音乐对我的影响,恰如一杯葡萄酒似的,我觉得效果甚为可惊!这是对于一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而同时又是伟大、复杂的东西的憧憬。——经验过这种憧憬,人简直愿意为它而死。不久之前我弹了您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如歌的行板》(我用小提琴伴奏),这部音乐往往把我带到我所描写的那样的心境,最后使我从头到脚起了一种战栗。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它所表现的绝望的挣扎,它简直使我窒息。……

您,彼得·伊里奇,您不是出自那样的圈子的,您也将永不属于那圈子。您是职业上和精神上的音乐家。您生下来就有些东西和那些绅士们异样,您是在另外的一种传统里受的教育,您和他们不同,您曾在不同的影响下形成了您的观点。他们当中自然也有几个诚实的人;但奇怪的是,他们的后代越是献身于音乐,则越显得坏。……

5. 《奥涅金》

这封信对彼得·伊里奇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这封信是挂号的,即表示信里附了钱——而彼得正好一个钱也没有了。五天前阿纳托离开了维也纳,回到莫斯科去,口袋里就带着第一幕的《叶甫根尼·奥涅金》——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另外一封信来了。卡希金告诉他说,所有的朋友都齐集在鲁宾斯坦的屋子里听《奥涅金》,是塔

纳夫(Taneff)弹的钢琴。卡希金说,曲子很好,大家都听得出神。连鲁宾斯坦也不禁热情起来。

6. 给梅克夫人

我不断地写《交响曲》,已经是第二天了。我希望,工作能够一点一点地把我对弟弟的想望代替了。他由卡明卡打电话来说,我的妻终于离开了我那可怜的妹妹。昨天我的妹妹来了一封长信,她承认她起先不能宽恕我,说我伤害了一个清白而可爱的女性。现在她明白是没有爱可言的,在她那里只有一种要结婚的愿望。我的妹夫也写信来说了同样的话,这使我很高兴。

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说第一幕的《奥涅金》使我的朋友们(以鲁宾斯坦为首)很感愉快。我很害怕他们的意见,他们这样说当然使我十分十分愉快。然而我还是很闷,因为弟弟不在身边!

7. 给梅克夫人

(1877年12月17日)

……您的信里只有一件事情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的——那就是您关于音乐的意见。我尤其不喜欢您把音乐和喝醉酒相提并论。我认为这种比拟是不可能的。人之所以喝酒是为了愚弄他自己,是为了给自己一种幻觉的满足和幸福。而他去

获取这种幻觉，却是所费很大的。反应也很可怕。酒，确实可以使人得到暂时的忘却——但只是暂时。音乐是不是这样呢？音乐不是幻觉，而是一种默示。音乐是胜利的，因为他把美的原素显示给我们，这是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要经验到这一点，不是暂时的事情，而是意味着和生命作永久性的协调。音乐是一种使人振奋而愉快的东西。要分析音乐的令人愉悦的经验，那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和喝醉并不一样。这不是一种生理上的东西。当然，神经——还有生理器官在接受音乐时是参加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音乐使人的身体感到愉快，但是一个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分界，是很难的。思维是一种生理过程，因为这是大脑的一种机能。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用语的争执。不管您我对音乐经验所下的定义有何不同，有一种事情倒是很清楚的：我们两人都以同样的深度爱着音乐；在我们两人的生命中，音乐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在我这一方面，只要有您温暖的爱，就可以把我所献身的艺术称为神圣的艺术。

昨夜我读着萨克雷(Thackeray)的优秀小说《潘顿尼斯》(*Pendennis*)的第三卷。其中一个人物，潘顿尼斯少校，常常使我想起康德拉蒂耶夫(Kondratieff)。我读到一个事件刚好如我那位朋友的一样。我从床上跳起来，充满了不需要的狂怒，写封信给他，大大地骂了他一顿。读了您的信后，我又很惭愧。我立即又写了封信给他，请他宽恕我这些怒气。您看您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好……

8. 给梅克夫人

(1877年12月20日,威尼斯)

我不仅赶写我们的交响乐的管弦乐谱,而且被它所吞没了。先前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一部作品。起初我只是为了完成这部交响乐而写,把困难一点一点地克服,——但后来我吃了一惊,因为热诚占有了我,而现在简直想停也停不下去了。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也许我是错的,但我认为这部交响乐与众不同,它是我到现在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交响乐。我非常愉快,它是属于您的,您一听就会知道我是如何经常地想着您。如果不是为了您,它可会有完成的一天么?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完了,曾写了一张字条——后来也就忘掉了,只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才在这里发现:

如果我死了,原稿送交梅克夫人。

我要把我这部最后作品的原稿送给你。现在,靠了您,我不但活着,而且可以充分地献身于工作,我意识到从我的笔下流出了我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东西。也许我是完全错了——对近作的热诚差不多是一切艺术家都如此的。

无论如何,目前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有这样使人愉快的工作去做。我简直安然地把许多来自房东的小小的不愉快事

件都一笑置之。亲爱的朋友,在我完成这部作品之前,我的信将写得短而少,请您不要烦恼。工作使我很累,到了晚上,连读书也很不容易,我的眼作痛。天气是好的,但很冷。昨天稍为有点云,但今天又晴朗了。再见。

9. 给梅克夫人

昨天我收到阿纳托一封信。据说我在卡明卡又像先前一样被人喜欢了,因此我的心境也就可以平静下来。我老是想,他们都会怜悯我的,这想法使我苦恼得很。我最近收到的信都很使我安慰;然而最使我愉快的,就是昨天这一封——它说卡明卡的人全都宽恕了并且明白了一切——说我只是盲动,而非预先就想到作恶的。我的妻仍在那里。她告诉我的弟弟说,她想做看护,他说他正在替她设法。我不想仔细告诉您了,但我听到的关于她的一切,却是很可以慰藉我的良心的。

今天我开始写交响乐第二乐章的下半段。现在是越写越容易了。尽管会有间断,但我希望新年之前可以完成一切。

10. 论瓦格纳

(给梅克夫人的信)

瓦格纳是怎样的一个唐·吉诃德呵! 他为什么老是要做些不可能的事情呢? 他的双手是有才气的,只要他循着自然的方向,他难道会写不出美的音乐来么? 照我的意见,瓦格纳

本质上是一个交响乐作者。这个人有一种光辉的才能，但是造作是他的失败，他的灵感往往被一些新理论所麻痹，这些新理论就是他企图实现的，而且他可以为着这牺牲一切的。他在歌剧里只顾着现实主义、真理和理性主义，而失去了音乐，他最后的四部歌剧差不多全欠缺音乐。像这样子的万花筒，毫无关联的音乐小品，一点也没有生气地一个接着一个，永远不肯利用音乐的办法来停一下，给听众以最微小的休息——我不能把这些叫做音乐。没有一个宽广的，有头有尾的旋律，没有给歌手留下一点余地。他必须整个时间跟着管弦乐跑，他得集中注意力，别让一个小音符给漏掉了。但是毫无疑问，瓦格纳却是一个可惊的交响乐作者。

让我来证明瓦格纳身上的交响乐气质是如何支配着他写作歌曲和歌剧的吧。你一定听过他那著名的 *Walkurhrenritt* 了。这些巨人骑在马上与雷电同飞，这留给人们多么雄伟的景象呀！音乐会上它的效果一定更为庞大。在舞台上，你眼前则是一片岩石，用破布造成的云，兵士们在背景上跳着，最后有一片小型的天空，给我们指出这就是无限的空间了，在这里，音乐完全失掉了它的想象力。舞台不但没有把景色显得更活泼，反而显得更清冷了。

最后，我不明白——而且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尼伯龙根》被当成了不起的巨著。作为民歌来看，也许是伟大的——可是作为一部本事，却不然。什么 Wotans，Brunnehildes Frickas 等等，都是不可能的，都是很不自然的，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产生现实的兴趣。而且动作是多么少呀！

Wotan 责备 Brunnehilde，说她不服从，足足责备了 45 分钟。多么沉闷！然而这里面有着很多强烈的迷人的交响乐片断！

11. 论勃拉姆斯

（给梅克夫人的信）

昨天柯特克、莫德斯特和我研究了勃拉姆斯的一部新交响乐——这是被德国捧上天的作曲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吸引人。照我的意思，他是黑沉沉的，冷冰冰的，而且充满了虚伪，晦涩得简直不知所终。我想德国在音乐上一定已经走下坡路了，现在是法国的音乐上台了。他们有许多具有伟大才能的新人。我刚听过一些新音乐，很有它美丽的地方，即德立勃的舞剧《西尔维亚》。我先前由钢琴改编曲就已经认识了它，但是一经维也纳管弦乐队的出色演奏，它就完全迷住了我，尤其是第一部分。我自己的《天鹅湖》和《西尔维亚》比较起来，简直是废物。总之，近年来除了《卡门》之外，没有一部作品这样吸引过我，也许俄国和欧洲别的地方快有新人出现了吧。现在德国，音乐已在走下坡路了，瓦格纳就是一个最大的代表。

12. 拜访音乐家

（给梅克夫人的信）

我害怕会碰见我所认识的几个音乐家。只要碰见一个，

明天就至少要去拜访十个,去多谢他们的好心(去年他们把我的《罗蜜欧与朱丽叶》序曲编进节目里)。如果我能拜访这些巨头,向他们道谢一番,那对于我的作品在国外演出,倒极有帮助。但是天啊,我是多么憎恶这一类的事情呀!您可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倨傲,以为他们是在捧俄国作曲家呢!您可以在他们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尽管你是个俄国人,却全靠我的小心关照呢。"真是要命。去年,我本来不愿意,却也不得不拜访了李斯特一次。他是很有礼貌的,但他嘴唇上的微笑,却好像说出了上面的话。现在我可不想去拜访这些绅士们啦。

1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爱国不仅在性质上和强度上相似,而且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来。在我们心中我们对音乐的感受,本能地深深地相同,只是我们给这感情所起的名字有所不同罢了。我是说,我在音乐中希望得到的是生命,是激动,是活力,是想象,我说过我讨厌枯燥的理论,哲学的说教和知识的炫耀,这些使人听了觉得头昏。我不喜欢勃拉姆斯,我讨厌瓦格纳,我相信目前是俄国音乐走在前面了。我不像您,把法国音乐推崇得那么厉害;法国人很执著地依附古老的古典主义,这使他们不能有所进步。

俄国最近的艺术进步得多快啊……!(她列举了鲍罗丁等作曲家之后)但是我佩服您,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对于我们的作曲家的感觉。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但是请不要提到最后的一个作曲家！那爱是早已存在于我的血管里，它已经变成我的血和肉的一部分，变成我的存在的一部分。这是我的本性的一种必需！现在要失掉它，将会使我陷入一种精神上的致命的病态；我尽管活着，可我的灵魂已经失去了，……

14.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鲍罗丁么？才能很高，但已经50岁，盲目的命运使他在医学院做化学讲座，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职业音乐家。他没有别人的帮助，是连一页也写不出来的。居伊么？他的音乐很优美、迷人，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筑城学教官，成日地忙于在彼得堡所有的军校上课的人，能有什么指望呢？穆索尔斯基正好相反，他只是粗糙地幻想，不顾他对音乐的无知，吹牛说他的天才了不起，而拒绝受训练。然而他确有真正才能的闪光，确也有着创造性的。

巴拉基列夫倒是五人团中最伟大的一个。不幸的是，他还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却停下来了。他有不少才能，但都失去了。因为某一种致命的事件把他变成一个小圣者，这是在他很久以来自称为无神论者之后发生的。现在他不大走出教堂，成日在斋戒，祈祷，此外就什么也不做。尽管他有伟大的天才，但他也做了很多坏事。他把李姆斯基·科萨科夫毁灭了，因为他向他保证说，研究是有害的……

关于李姆斯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曾告诉梅克夫人一个故事说：李姆斯基-科萨科夫曾勇敢地投身于最严肃和最基本的音乐研究中。有一年夏季，他写了64个赋格曲——都是很完善的，但是反应却太突然了。"不久之后，"柴科夫斯基这样写道，"他的交响乐和四重奏出现了。两个作品都充满了小玩意，这些技巧都是枯燥的炫耀主义的表现。他正在经历一种危机，这危机如何结尾，现在还不容易说。他或者会跳出而成一个大师，或者会淹没在对位法里。"李姆斯基-科萨科夫也说，他在两片大石之间跌倒了；他尝试对位法的技巧，但是对位法的技巧虽成功，结果却并非音乐。他自己说："这些技巧至今还没有进入我的血肉呢。"

15. 穆索尔斯基给音乐批评家斯塔索夫的信

我亲爱的总司令：

我和崇拜音乐的绝对美的人们[①]厮混了好几天，我们之间的谈话留下内心空虚的感觉！

《禁卫军》没有在星期天上演，因为作曲者没有把总谱带来。为了代替它，我们上演了别的东西，次序如下：

Thisbe——失败！

Mlada——成功，但 *Morena* 除外，这一曲平平。

① 当时五人团标榜为人生的音乐，而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等则自称崇拜"音乐的绝对美"，此处原指音乐院的一派。——原编者注

《育儿室》——丝毫引不起一种艺术品的印象;应该说,作曲者的改编使人忘记了作品的缺陷——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踏步》——失败!

《鹦鹉的故事》——狂暴!

沙狄·巴莎[1]似乎是半睡半醒的——也许他正在梦想着果子汁;也许还梦想着莫斯科的柠檬水——总而言之,当波利斯(Boris)拔萃曲演奏的时候,他实在很尴尬。我是留心了我的听众的——这总是很有意义的消遣!——看见沙狄·巴莎越来越有醋意,我觉得他简直开始发酵了!《鹦鹉》一场之后,酵真地发了——他开始沸腾,他所喷出来的汽泡,以一种沉闷,空洞的声音爆发了,这声音是很不舒服的。我从这些声音里听到的是,“他有的是力量”(这“他”是谁,你可以猜得到),“但他的力量却用错了——拿来写一部交响曲——那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所谓交响乐,是指严格形式的交响乐)这个“有力量”的人就深深地多谢了巴莎一番,事件也就结束。第二天我在贝塞尔家里碰到巴莎,也是同样的老话:“我们在音乐上的目标必须是美——除了美之外,什么也没有。”……

16. 在米兰

柴科夫斯基在威尼斯的两个星期是愉快的。他从米兰写

① 这是当时一个声名狼籍的匪党领袖的名字,五人团给柴科夫斯基起的绰号。——译者

信给梅克夫人说：

“三个乐章都已写好了。我不知道我对最近这部作品的热爱会继续多少时日。但以现在而论，我把这三个乐章看做我的一切音乐努力的最高峰。您能够在言外会意到我之所以能够开始写这部交响乐，应该感谢谁么？我是否得告诉您说，感激是无限而且诚恳的？事情已经这样明白，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在米兰，柴科夫斯基听了玛启蒂（Marchetti）的歌剧 *Rues Blas*。音乐是可爱的，但是那些胖胖的，呆头呆脑的演出者，使他担心自己新完成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他这样写道：

“我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塔姬雅娜呢？——要如普希金想象中的，要如我在音乐上所描写的那个人物呵。有哪一个演员能够稍为接近理想的塔姬雅娜呢？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连斯基呢？——这是一个 18 岁的，有着浓密的鬈发的青年，态度就像席勒这年青诗人一样的冲动和具有创造性。如果把这部歌剧搬上舞台，用那些老演员来扮 16 岁的少女和没有胡子的青年，加上笨拙的传统，那么，普希金的迷人的画面就会庸俗化了。由这件事所得的教训是：写器乐曲会使人满意得多，失望的地方也可以较少。我的歌剧（尤其是《瓦古拉》）的演出，是多么地令人丧气！”

Ⅶ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完成

1. 鲁宾斯坦

1876年。柴科夫斯基离开祖国已经3个多月。莫斯科音乐院需要他,整个俄罗斯乐坛需要他。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假期,是因为鲁宾斯坦替他这样安排。

对于柴科夫斯基,鲁宾斯坦不仅代表着内在的阻力,而且代表着外来的阻力。鲁宾斯坦是舆论,他就是世界,就是责任,就是事业。他就是自称为"人"的人所必须面对着的一个,他是首领,他下命令,当他下命令的时候,除了服从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因此11年间,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院每周上26个钟头的音乐理论课。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如果不是格外坚实的人,他断不可能还写出四部交响乐和三部歌剧来,别说无数的小曲,和一部《和声学教程》了。这一切,鲁宾斯坦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谁占着上风——一直到梅克夫人出现的时候。

现在,在圣雷莫,柴科夫斯基因梅克夫人的要求,对鲁宾斯坦作了坦白的批评:

"N.鲁宾斯坦不像他常常所自吹的那么一个英雄。他是

一个富有天才的人物,有智慧,虽然教育受得不多,精力不太旺盛,而且不太伶俐。从本质上说,他并不渺小,但是由于他四周的那种阿谀奉承,使他变成很渺小。所有这一切缺陷都来自他对权力和不可宽恕的专制主义的狂爱。可是,N.Ph.,他对音乐尽了多少力量呢!正因为这,我们可以宽恕一切。不论他的音乐院如何,它就是健康的音乐观念和趣味的源泉。20年前,莫斯科是音乐的荒原。我常常对鲁宾斯坦生气,但是一想起他不倦的工作,我就完全能解除武装。即使他做这一切是为着他的野心,这野心却依然是值得赞美的。而你还必须记住,他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照我的意见,是欧洲第一),而且又是极好的指挥。

"我和他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他稍为喝了一点酒的时候,就尽可能地说我好,埋怨我对他缺乏情感,缺乏爱。但是在正常的时候,他对我很冷很冷。他爱使我觉得一切应听他的命令。说老实话,他有点怕我舍弃了他。我是不大爱说话的,因此他有时不免以为我打算秘密地抢去他那指挥的位置。他曾几次要我对这种事情有所说明,我坦白地告诉他说,我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做指挥,因为世间再没有比那样的职业更不适宜于我的天性的了,他这时才安静下来,但安静不了多久。总之,虽然他的天性是非常聪明的,但当他一想起会被抢去他在莫斯科音乐界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他就变得愚盲和过于天真了。"

2. 巴黎博览会

柴科夫斯基离开莫斯科不久，他就被派出席1878年1月1日开始的巴黎博览会做俄国音乐代表。4个月后，他接到公函，说财政部已指派他做俄国音乐代表，月薪1000法朗，必须到巴黎去住8个月。他惶乱了。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这是巴比伦——他会变成巴比伦的狂人。“一想到要出现在首领[①]之前，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要去赴宴，要出席音乐晚会，没有时候工作（我用来抵抗我的疾病的唯一武器），就使我不安，这简直非我所能胜任的。”

毫无疑问，这事是鲁宾斯坦主动的。而且俄国那时已经失去了英国和德国的友谊，它必须和法国打交道。为了这，柴科夫斯基知道，为了国家他也有责任到外国去表现一下俄国的音乐——一直到那时为止，还只是鲁宾斯坦兄弟们到外国去表现过。但是他做不来。他知道他永远做不来。他不是贩卖者，成为鲁宾斯坦的特色的“表现”，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窘惑地喊着：“让我独自一个！让我用我所写的音乐，像表现我的灵魂似的表现我的爱国吧。”

他写信给弟弟阿纳托说：

“托里亚，我瞒着你一件事。你在维也纳离开我那一天以后，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总要喝几杯白兰地，白天我也喝了

① 指鲁宾斯坦。——译者

不少。没有酒，我简直活不下去。只是有点酩酊时，我才稍稍地安静下来。我已经变成非依靠这秘密的酗酒不可了，所以我身边带着的小白兰地酒，给我不少的快乐。喝了一点酒，我就可以写得好些。这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复原。我所需要的是和我所爱的人安安静静地生活，有事情可做。总之，看上帝的份上，请宽恕我，但我决不能到巴黎去。在那里，我将一无作用，于人于己两无好处。”

同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对于喝酒的事一字不提：

“不论我是胆小还是聪明，总之我清楚地知道，我决不能到巴黎去。如果您或者我的弟弟看见了我今天的情景，一定会说，‘别去了，留下来吧’。今天我要正式写信去辞职，说我生病，请官方另派别人去做代表。现在呢，一直等到您和我的兄弟姊妹来信赞同之前，我将窘得发慌。另外还有一件事……如果我能够就职，则我可以完全或大部分不需要您的钱。因为尽管您是多么仁慈，您是多么有钱，照目前的汇率算起来，您寄来的款项毕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这使我苦恼，因为我觉得向您要得太多了……也许我不应该说的，请您原谅我。……”

鲁宾斯坦去旅行演奏了。莫斯科音乐院的人们，知道了柴科夫斯基拒绝任职的事，很不高兴。柴科夫斯基写信给卡尔·阿尔伯列特(Karl Albrecht)说：

“凡是表现我的作品的，我一点也不做。如果他们要弹要唱我的音乐，就让他们弹唱吧；如果他们不要，也好。我唾弃，唾弃，唾弃这一切！我是否必须告诉您一次，说，如果我富有

的话，我一定会到沙漠里去生活，连莫斯科也少到（虽然我深爱着莫斯科）呢！8月里我将再执教鞭（这，我可以说是衷心厌弃的），我将要在这个白城（莫斯科）不声不响与众隔绝地活下去，只和几个密友来往——您是其中之一。我到最后一天为止，都将唾弃这个世界，它的舆论，它的声誉，它的光荣。

“有一件事是我从凄苦的经验中得来的：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去适应一个与他个性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卡尔鲁希加，让我向您介绍我最新的孩子吧①，我希望它已寄到莫斯科。看上帝的份上，爱它吧，因为，如果您不爱它，那我就很不安了。也许您不知道我对您的意见给予如何高度的评价。谢谢您和卡希金关于《奥涅金》所说的温暖的话，这些话对于我是比之一些——法国人的殷勤亲切千万倍的。我拥抱您们两个，还有鲁宾斯坦。至于名誉呢，我唾弃，唾弃，唾弃它！”

鲁宾斯坦回来了。他很生气。他到梅克夫人家里要求她不再津贴柴科夫斯基。关于这，柴科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1878年1月12日，圣雷莫）

昨晚我接到梅克夫人的一封使我惶惑的信，这封信充满了比之平日更多的亲切，但她抱怨说发生了一件不很愉快的

① 指《第四交响曲》。——译者

事。她没有说出来谁应该对她的苦恼负责，但她显然很生气，用嘲讽的话语攻击鲁宾斯坦，加上另一些迹象，使我得到结论一定是鲁宾斯坦使她生气。从她的信我甚至可以明了 R. 曾去看她，并且讲到我们的事情。把她所说的话和 R. 的来信比较一下，我猜 R. 一定是劝她不要再寄钱给我，说我一天一天懒下去了，等等。好一个绅士！呸，俗物而已！”

于是柴科夫斯基给鲁宾斯坦去了一封信：

“……说到梅克夫人，您对于她的性格与她和我的关系，真是弄出大错了。其次，您责备我竟接受她的援助，甚至认为这是您的什么行动的结果——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我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那一段长长的历史，告诉您也是不中用的。我只祈求您一件事——那就是：除了您和卡尔鲁希加之外，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我还必须说，您对她的讽刺，尽管是善意的，只能伤害我和她的关系，只能使她窘得厉害，因为从您的话语，她得出结论说，您已经知道了我过去和她的关系，而这她是想守秘密的……关于她，我必须告诉您，从来没有一个人具备了这样多的仁慈，细心，慷慨和无限的忍耐。不仅我的生存靠了她，我能继续工作的力量，也靠了她——这力量，对于我，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我很愤慨您了解她，了解得尽是不够。她当然不是游疑不定的。对于我，她是上帝的化身。人必须像我一样地了解她，当然世间确有些人，是不能相信她那么仁慈和可靠的。我对她的关系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第二天，柴科夫斯基收到梅克夫人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让雷公的忿怒使您苦恼。要珍重您的身体，因为这是您对社会的责任——作为社会的一个作曲家，作为给别人欢乐的一个人——也是对您的国家的责任——作为我们的才能和干练的代表。把您自己浪费在博览会那一类的东西上头，是很不值得的；您不能忍受做猎犬的工作，您会受很大的刺激，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多谢上帝，您到底拒绝了。其实和鲁宾斯坦吵架也犯不着。他怎么能够了解您呢？如果他受不住，那就向他告别，也是很容易的事呀。其时，损失的当然是他和那个可怜的音乐院，而不是您。您一定会到处受欢迎，衷心地（à bras ouverts）受欢迎！"

但是鲁宾斯坦却来了一封告罪的信。于是柴科夫斯基也回了一封客气的信。虽然如此，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变了。永远变了。

这时莫德斯特和他的孩子柯利亚，还有一个俄国仆人，到了米兰，和寂寞的灵魂住在一起了。

3. 给梅克夫人

（米兰）

听到皇帝[①]的死耗，很是不快，但靠了这悲伤的事件，我

---

① 意皇爱麦虞限。——译者

才有可能写完了那部交响乐[1]的未完部分。我特意在米兰弄来了一个节拍机,好算准时间。工作了整整一个晚上并持续到深夜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可以把整部交响乐包起来,寄到莫斯科去了。因此我们的交响乐现在已开足马力向着鲁宾斯坦驶去了。在名称下面我写上了"献给我最好的友人"。这部交响乐将会有怎样的历史呢?作者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活下去吗?或者它会迅速地跌落记忆的深渊里去么?我不知道。我现在,带着父母所必有的盲信,不能想象我这最小的孩子会失败。我深信在结构上形式上,这部作品在我的发展中前进了一步,而我的发展却是很慢很慢的。尽管我已到了成熟的年龄[2],但离我能力的极限还很远很远。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把生命的价值看得这样高的缘故。

4. 《第四交响曲》的印行

其时,梅克夫人知道了《我们的交响曲》已经完成,非常高兴,她立即寄了一笔款去给他印行。梅克夫人问柴科夫斯基喜欢在外国印呢,还是在俄国印:"您认为在哪里印行比较好,就照您的意思做吧。"她这样写道,"我倒希望您的作品能够传播到国外去,我是多么愿意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俄国也有不少好东西呢。"

---

① 《第四交响曲》。——译者

② 38 岁。——译者

柴科夫斯基收到1500法郎——然而尤根孙印他的作品是不要钱的,只是钢琴四手联弹曲的改编谱需要500法郎。剩下来的款子就解救了他的贫困。

他寄了6片花瓣给梅克夫人——他写道:"这些,会让您记起南方、太阳、海、温暖。……在森林里,我快活得很,我必须把这告诉您。"……她给他复信,"花——使我陶醉;我嗅着它的香味,心里带着一种傲然的欢喜。"然而她说,她爱树,甚于爱花;她说,树比花有力量。……

然而柴科夫斯基给她写道:——

"我的交响曲1月10日由米兰寄到莫斯科去,至今还没有寄到。我发抖了……阿尔伯列特写信来说,预定在2月22日的音乐会演出。上帝保佑您那天全好了,可以去听。演奏这部交响乐而没有您在场,对于我真是最大的缺憾……

"我很好,从来没有这样健康过,我的精神很敏感,也很强劲。看看我自己,听听我的心声,我深信我是完全康复了。但是,我的朋友啊,说我发了疯的这种传闻,还到处可以听到。回忆起我所做过的一切,想起我一切的傻动作,我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临时的疯狂,真的征服过我。最近过去的许多事情,看起来简直是做了一场梦,恐怖而且野蛮的梦魇——简直像是一个什么人冒了我的名,我的样子和性格,做梦似的,毫无理智地行动着。这个才不是我呢。如果是我,我会有一种健康的意志,我会由理智和逻辑所领导。我所做过的一切简直和理性与意志连不起来,简直是发疯。在这奇怪而又恐怖的日子里,在梦魇使我的理性昏迷的日子里,为了救活自己,我

伸手拉住一些对我亲切的人们的双手，是这些人把我从深渊里救出来。靠了您和我的两个弟弟，我才不仅活下来，而且很健康——肉体和精神的健康。

"如果我对您的爱和感觉能够找到机会表现一下的话，您知道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能为您牺牲的，N.Ph.……"

5.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天啊，我为什么要开始讲音乐和诗？我的大脑和心灵今天都无法继续写信。彼得·伊里奇，您究竟经验过爱没有？我想是没有的。您爱音乐太多了，因此来不及爱女人。我知道您的生涯中有过一次爱，但我认为那样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老实说，柏拉图从来就没有这样子地爱过！）。这是一半的爱，是一种想象的爱，而不是心灵的爱，不是有血有肉的感情，也不是没有它，一个人就不能生活的。

6. 柴科夫斯基的回信

（2月，圣雷莫，给梅克夫人）

您问我是否经历过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问题提得稍为不同一点：有没有感到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答案就是没有，没有，第三个没有！我认为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我的音乐里寻出来。如果问我有没有明白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有的，有的，有的，因为我曾不

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出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应该让别人去判断。我绝对不同意您的意见——您认为音乐不能完全表现爱的感情。刚刚相反——只有音乐有这样的力量。您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语言（音乐）就全副武装地跑来了。表现爱的这种形式，它的机能是音乐所独占的，虽然诗人也依循着这道路。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字：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说这一类的诗不是文字而是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您细心地把它当作文字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差不多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思——不仅文字上的，而且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您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您所谓文字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硬从不可量度的高处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我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得到更好的结果的缘故吧。

下次再谈，我亲爱的朋友。常常——毫无夸大地说：每一分钟——我想着您，而且我以一个热爱着的心灵的全部力量，祝福您得到一切的幸福。祝您十分愉快。……

7. 《奥涅金》的完成

1878年2月13日，柴科夫斯基把一部歌剧寄到莫斯科去：《叶甫根尼·奥涅金》写完了。同一天，他写信给梅克夫

人。……

“总之，我相信我可以重操故业，但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十分，十分，十分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到9月才回来，尽可能把半年前使我的生活黑暗起来的那一件不愉快的事件结束。老实说，我请您给我一点意见，对此我有着很古怪的矛盾。我请您说老实话，请您别让旁的考虑扰乱您的判断，请您告诉我，我的责任是什么——同时，您也许感到我在说，‘为了上帝的缘故，请别要求我回到莫斯科来吧，因为我会为此很不愉快的。’

“是的，我需要您——亲爱的朋友——再一次告诉我，我休息，我‘闲懒’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害处，告诉我，用了您的钱我也不致于冤枉地白过了些日子。现在我倒很感谢这4个月孤独的生活，流浪在异乡，起先是有点难受的，连罗马也觉得怪不舒服，但是我现在倒觉得可以避免了和人们作日常的接触。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自己太长时候屈服于我的 farniente（无为）。相信我，我本能地讨厌闲懒，如果有人说我现在的生活‘闲懒’（只因为我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工作，因为我要满足我自己的写作欲），那这种生活也不会过得很长久的。

“不瞒您说，宝贵的朋友，今天我感到我已经完成了两部大作品，很高兴。靠了这两部大作品，我想我已经前进了，而且前进得很远啦。您收到此信后不久，交响乐就要开始练习了。N.Ph.，如果您那时已经身体大好的话，您可不可以抽空去听一次练习呢？一部大作品您听上两次，才会多了解些，更亲切些。听一次您是得不到清晰的意见的；听两次，则一切都

了如指掌了,第一次听的时候溜走了的东西,第二次就引起您的注意。细部突现出来了,重要的意见在次要的意见当中把握到真确的意义了。如果您有机会去听两次,那就太好了。

“至于那部歌剧,我倒真高兴音乐院把它的演出搁下来。明年他们才可以完全上演,这当中他们就可以学习啦。

“我的心境至佳,为完成那部歌剧高兴,为春天的到来高兴,为从人群与社会生活中解放出来而高兴,顶重要的是,为我一生中有这么多的支持者而高兴——有您的友情,我的弟弟们的爱,和可以使我的事业完成的机会。如果环境顺利的话——今天我相信一定会顺利的——我可以把记忆抛到脑后。我希望这不是一种幻觉,而是对我力量的一种诚恳的估量。

“给米罗赤加在前额接一个柔和的吻,我的朋友。谢谢您的一切,一切。”

VI

《第四交响曲》

1. 演　奏

1878年2月22日，柴科夫斯基独自坐在意大利的公寓里，几百里之外，喇叭正吹奏着《第四交响曲》的主题——作者自己把这当作是《命运》的无情的声音：

例4



这一天，莫斯科音乐院的管弦乐队，在N.鲁宾斯坦的指挥下，第一次演奏这部交响乐。这一天，梅克夫人冒着雪雨和寒冷，不顾身体的不适，独自坐在音乐会的包厢里。交响乐上面题着："献给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听众当中只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虽然那个执着指挥棒的绅士是可以猜到八九分的。

一个电报拍来了。从莫斯科来的。从梅克夫人那里来的。电报庆祝他的成功，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人写一封信。莫斯科的友人们莫非都睡着了么？柴科

夫斯基不安地生活着。他带着焦躁的心情,问他的弟弟:“莫地亚,你是不是以为我那部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太长了呢?”

喇叭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响着。它奏出了命运的声音(见谱例5)。他提起笔来给梅克夫人写信了:

例5



2.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1878年2月24日,佛罗伦萨)

昨天早上我收到您的电报,亲爱的朋友,它给我带来说不出的愉快。我很不安,第一,因为您的健康也许不能让您去参加音乐会;其次,也许您不喜欢这部交响乐。即使您不十分中意,我想您也可能给我庆祝的,因为您心肠太好;但是从来电的那种语气看起来,我清楚您是满足于我为您所写的东西了。在我的内心,我确信这是我所写过的最优秀的作品。然而至今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友人的片纸只字,使我觉得很奇怪。乐谱不止一个半月以前就寄出去了。和您的电报一道,我只收到鲁宾斯坦和其他诸人联署的一个电报,说,这个交响乐演奏得一无缺陷——至于它的性质如何,却没有提到一个字。也许这是不说也知道了的。谢谢您告诉我我的爱子的成功,也谢谢您来电的衷心话语。想象中我曾参加了音乐会。我计算着准确的时间,算好了引句是什么时候奏出来的,接着我又竭

力想象下面的部分所能引起的感觉。第一乐章(最复杂而又最好的乐章)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觉得太长了一点,而且第一次听是不很容易了解的。

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已经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假如一个天才要发展,要得到灵感的话,他就必须没有物质的缺乏。没有物质的支援,他便会衰萎,会孱弱,会无助,会颓唐。您知道,我的好友,对于我,您的才能是多么宝贵呵,我是多么乐于帮助它呵。在您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我的悲哀。这样,我怎么能够不帮助您呢?我们只是在距离上远别,此外就几乎等于一个人;我们对于每一件物事都有同感,而且往往是在同时。……

大家都能够接受您的交响乐,尤其喜欢《谐谑曲》这一乐章。鼓掌很热烈,结尾还要请作者出来。一定是鲁宾斯坦出来答谢了,我没有看见,因为我已准备出去了。但我相信这部交响乐多少被演奏削弱了,我就从不曾听过这样坏的管弦乐队。平常他们演奏得还不坏的,这一切准是练习得不够。

4. 《第四交响曲》的分析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N.Ph.,我一次告诉过您:我将毫无造作地羞愧,接受您

打算送给我的一切。我知道您很富有，但所谓富有也是相对的。俗话说，大船吃水深。您有很多家产，但因为这，也有巨大的日常开支。

您今天的信给我不少的快乐，我的无价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那部交响乐居然教您中意，我的快乐是多么不可量度！而且我的音乐竟进了您的心，而您也体验到我写的时候所充满着的感情了！

您问这部交响乐有没有先写好一个大纲。通常人家问起这个问题来时，我总是回答，“没有，一点也没有。”老实说，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您怎样能够表现当您在写一部器乐曲(它本身没有什么一定的主题)时掠过脑际的一些漠然的感觉呢？这纯粹是一种抒情的过程，是灵魂在音乐上的一种自白，而且充满了生活中的所有经验，通过乐音倾泻出来，恰如抒情诗人用诗句把它倾泻出来似的。区别是在：音乐是无可比拟的更巧妙更有力的语言，更可以表现精神生活的万千不同色调的契机。音乐创作的种子，往往忽然间发出芽来，并且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如果泥土是丰沃的，如果有工作的欲望，这种子就会用可惊的力量和速度生根，立刻在土地上出现，于是长出了枝叶，最后长出了花。这个比喻是我能够拿来描写创造过程的最近的比喻了。如果种子是在有利的时候出现的话，那么主要的困难已经解决了。其余的就会自己生长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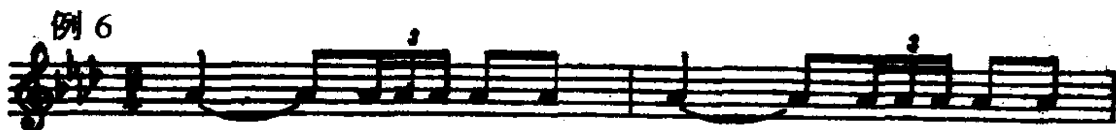
当一种新的思想孕育着，开始采取决定的形状时，那种无边无际的喜悦是难以说明的。这时简直会忘记了一切，变成一个狂人，每一个器官都在战栗着，几乎连写出个大概来的时间

也没有，就一个思想接着一个思想地迅速发展着。有时，在这魔幻的过程当中，忽然有外力来震撼了一下，把你从梦游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教堂的钟声，仆人的进来，挂钟的响声，都使人记起了当天必须去做的工作，这些中断是说不出的讨厌的。有时，灵感飞掉了，你必须再把它找回来——但往往找不回来了。通常就只得让这个地方依靠一种很冷酷的，勉强的技术工作。大师们的作品中，有机的连续忽然中断的地方，恐怕就是要这些关口负责的，您在这些地方往往可以找到造作的痕迹。但这是无可避免的。如果艺术家的这种精神状态(即称为灵感的东西)继续下去，永不中断，那么这个艺术家是活不了一天的。弦线会断，琴也会裂成碎片。然而有一桩事情却是很宝贵的，即：一个乐曲的主要乐想，连同各个部分的总轮廓，必须不是硬找来，而是自然涌现的——这就是被称为灵感的那种超自然的，不可理解的，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力量的结果。

但我把您的问题扯得太远了。我们的交响乐是有着一个可以用文字表现的大纲的；我只想对您说明——也只能对您说明——这部作品全部和各部分的意义。您会明白我只是沿着一般的路线这样做的。

序曲是整部交响曲的胚胎，一切都靠这乐想进行：

例 6



例 7



这就是《命运之神》。这就是使我们幸福的希望不能实现的力量，它妒忌地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的幸福不能完满，不能白璧无疵——这是达摩克里斯的剑，总是挂在头上，这是无间断的精神的折磨。这是不可克服的，无可逃避的事物。除了屈服于看来不中用的不幸之外，别无他法：

例 8



例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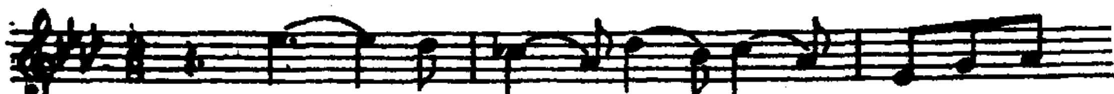
失望和不满越来越强了，越尖锐了，离开现实，沉醉到梦中，岂不更聪明么？

例 10



唉，喜悦呵，终于，甜蜜而柔和的梦出现了！一些光辉的清晰的人像走过了，向我招手：

例 11



现在，多么美妙多么动人呵，这 Allegro（轻快调）的第一主题。梦幻逐渐地占有了灵魂。忧愁和失望已经忘记了。幸

福就在这儿！可是不，这只是一个梦，于是“幸运之神”把我们唤醒了：

例 12



因此，生活本身就是坚定的现实和飘忽的梦幻与幸福的抓取的固执的变换。这当中没有港口。你在那个海上航行，直到它包围了你，把你淹没在它的深底。这，差不多可以说，就是第一乐章的纲领。

第二乐章表现另外一方面的苦难。黄昏，当我们单独坐在那儿的时候，黄昏到来了；我们工作得累了，想读书，但是书却从我们的手里落了下来。记忆堆集在我们的身上。年青时代的回忆是多么甜蜜呵，然而知道这些回忆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又是多么悲伤！你悔恨着过去，你却不肯重新开始生活，你是太疲乏了。比较容易的还是消极地去回顾。你记起了许多事情——你记起了年青的血液沸腾，生命充满了我们一切的愿望时那种快活的辰光，也有艰难的时候，也有无可抗拒的损失，但这些都已经离得非常远了。像这样地沉浸到过去里面，是忧郁而又有点甜蜜的。

第三乐章并没有表现什么一定的感情，毋宁说是一连串的狂想，就是当你喝了一点酒，感到有一点点昏晕时，在你的心灵走过的不可触摸的形象。灵魂既不快乐，也不忧愁。心灵是空空洞洞的，想象已经脱了缰，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开始

绘画一些离奇的图案了。忽地心中想起了一个喝醉了的农民的图画,听见了一首短短的市井之歌。在远处,军队的行列刚刚走过。这些画面都是不连贯的,恰如你刚要人睡时漂流过心头的那些无序的场景。他们都是和现实没有关联的,他们都是犷野和陌生的。

第四乐章:如果你在你自己身上真地找不出快乐时,那么就到别的地方去找罢。到人民中间去吧。瞧——他们知道怎样去好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怎样去享受!我写出了农民的节日。你刚在别人的快乐情景中忘记了自己,那无情的"命运之神"就重又出现了,他让你想起你自己。但是别人都对你很冷淡;他们不大理会你的寂寞和忧郁。唉,他们是多么快乐呵!被这样单纯的瞬息的感情所支配,是多么幸运呵——在这里你看见了单纯而又深刻的快乐;你走进这些快乐里面去,于是生活就变得好受了。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关于那部交响乐我能告诉你的一些东西。当然,我所说的既不清楚,也不完全。这是按照器乐的性质而作的,因为器乐曲不能作详细的分析。恰如海涅所说"话语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的开始。"

夜深了。下个周末,我想到瑞士去,好好地过一个3月,作几个小曲。

> 再者:我刚把信套人信封里,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觉得我寄上的一大堆胡说八道的解说很恐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音乐的想法和形象改写为文字,当然不见得很成功。整个冬天在写这部交响乐

的时候，我都患着可怕的 hypochondria（忧郁病），这是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的真正回响。但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回响。那么我又怎样能够把它译成清晰而确定的文字呢？

我已经忘记了关于那个时候的许多事情，只能大概想起我所感受到的恐怖的感觉。如果能知道我的莫斯科朋友对于我的作品有什么意见，倒是非常，非常有兴味的。

5. 给梅克夫人

我很累了才停止工作，现在我回到家里跟您谈话，我的无可比拟的亲爱的朋友呵。窗子打开了；过了一个炎炎的春日，呼吸一下夜晚的凉气，是多么心旷神怡呀！想起我那远方的，无法用言词描写的可爱的家，是多么古怪，多么奇特但同时又是多么甜蜜呵！在那儿，现在是冬天。您坐在您的书室里，也许对着一个火炉。莫斯科的男女穿了皮大衣走过您的屋子，寂静是连马车的响声也扰不乱的，雪橇静静地驶过去了。

我们两个离开得太远了！您在冬天里，而我则在一个树叶常青的国度，在这里，深夜 11 点钟，我还可以打开了窗写这封信。然而我想起冬天，没有带一点嫌恶，却带着喜悦。我爱我们的冬天，又长又稳定。您等呀等的，等着大斋期的到来，大斋期一到，春天的最初信息也就来了。我们的春天是怎样的一种奇迹呵，连同它的突如其来，连同它的丰

富的力！我爱它，因为这时街上泛流着溶雪，空气新鲜而又刚劲。您是多么亲切地向最初的绿草致敬呵！白嘴鹤来了，后来，云雀和异国的夏天客人来了，那是多么高兴呢！这里，春天来得很慢，一点一点的——您不知道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临。虽然看见了绿草，可是早就在12月和1月里见过了，因此就不会被感动。

您记得吗，我从佛罗伦萨写信告诉过您，我有一天晚上在街上听见过一个小孩子唱歌，他的美丽的嗓音使我很感动。三天前，我居然又碰见他了，这一次我高兴得不得了，他为我再唱了一遍 Perché tradirmi, Perché lasciar mi[①]，我简直狂喜了。我不记得会有过一首普通的民歌，曾这样地感动过我。这一回他又给我唱了一首新的佛罗伦萨的歌，动人得很，使我几乎要把他找来，再唱它几次，好让我能够把歌词和音乐记录下来。大约是下面的样子：（见例13）（这首歌是讲一个 Pimpinella 的，这个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一定可以查出来的。）

我是多么可怜这个孩子啊！他被他的父亲、叔父和别的亲戚剥削得厉害。因为这是谢肉祭时节，他从早唱到晚，一直唱到他的嗓子给永远糟塌了。即使现在，和我初次听见的时候比较起来，嗓子已经有点沙哑。这沙哑使它令人非常同情的特质增加了新的迷人之处，但是这不会长久的。如果他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手。必须到意大利去看它在声乐上所占的绝对优势。每走一步，您都可

---

① 意大利文，意即：“为什么背叛我，为什么遗弃我？”——译者

以在街上听见不少美丽的声音——就在这一分钟，远处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嗓音在唱着歌，张大了喉咙，这是一支用男中音唱的歌。即使那嗓子不可爱，但每一个意大利人生来就是一个优良的歌手，他们都有正确的发音法（émission de voix)，都有用胸呼吸歌唱的技巧，不像我们这里用咽喉和鼻音唱。

您想想看，我至今还没有接到莫斯科友人们关于我那部交响乐的一个字呢！这是很奇怪的。

例 13



6. 小　曲

柴科夫斯基这个时期写下了不少的小曲。下面就是诱人的旋律之一,使人记起了北国的冬天,南国的嘹亮的歌声:

例 14



这一年柴科夫斯基所写的一连串钢琴小曲,是献给莫德斯特的。其中的一首,第12,用的是威尼斯调子,这是他寂寞地生活在威尼斯时,有一个歌手在他的窗下唱的。他献了5首歌给阿纳托,那是和 Pimpinella 一道印出来的,其中还有著名的《唐·璜的小夜曲》(*Don Juan's Serenade*)。

7. 给梅克夫人

(1878年3月12日,克拉伦斯,瑞士)

这是一篇自白。我所有的朋友,都对我那部交响乐保持

不可解的沉默，这使我很愤懑，很生气，很吃惊。除了您之外，谁也没有来过一个字，此外就是柯特克告诉我，说他的朋友波鲁平诺夫斯基(Porubinofsky)(音乐院的学生)非常喜欢它。我希望这部交响乐至少可以使我的音乐朋友感到兴趣，即使不能使他们激动和感动。我希望他们了解：我是多么不耐烦地和多么贪婪地等待着对交响乐的批评，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详细写下他的印象，如您所曾写过似的，我的亲爱的朋友。我需要得很。想想看，除了一封电报之外，一个字也没有——而电报又说什么演奏得一无缺点，但从您的来信却知道，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然而又怎么能够不生气呢？如果说我对您的热诚的反应感到很满足，没有他们的赞美，我可以活得下去——但我所需要的不是奉承，而是友谊的规劝。要不是您有信来，我简直对那部交响乐一无所知了。整个音乐院，只有一个吹大管的学生波鲁平诺夫斯基的声音，可以间接地传到我耳朵里，这岂不是很奇怪么？即使这样，我的快乐也难以描写；12 年来我成为其中一部分的音乐院，至少有一个人说话了，而且说得很温暖。这使我想起了一些什么。

又一次您作为我的慰安者出现了。如果不是为了您的友谊，我该失望得难以形容了——然而您的友情一百倍地抵偿了我的同事们的漠视。您了解我，亲爱的朋友。您了解，我写了这样大的一部作品，把我的全部灵魂都给放进去了，然而我知道听这部作品的人，只有很少的几个能够欣赏它，甚至欣赏它的一部分。自己安慰自己说，朋友们会了解的，会鼓励你

的，会欣赏的。然而一句话也没有，一句恭贺的话也没有。这是很痛苦的。

我告诉过您佛罗伦萨的一个唱歌的小孩的嗓音使我非常感动。我离开的前夕，又听他唱了一次，然后把这一首小曲的歌词和音乐写下来，今连同我作的伴奏寄上。这岂不是一首很甜蜜的小曲么？歌词也很动人呵！

8.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1878年3月18日，莫斯科）

我刚坐下来给您写信，我可爱的朋友，您的信就来了，信中还附有Pimpinella这首小曲。谢谢您，我亲爱的，谢谢您这可爱的小曲……您觉得您的朋友们漠不关心，很不高兴，这我极表同情，亲爱的，因为我知道最大的苦恼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我们当做朋友的人那里。我知道这是多么痛苦，但是说老实话，我倒不希望他们有谁会说出什么好话。如果比较下层的人物的意见也会给您快乐的话，则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学生巴胡尔斯基(Pahulsky)的意见。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成熟的音乐爱好者，我常常见到他，因此我可以看出他是很诚实的，也看得出他的感觉的深度。他对您的交响乐简直发了狂。好几天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每隔5分钟他就坐到钢琴那里去弹这部交响乐。他有着非常好的音乐记忆力，我之所以跟我们的交响乐熟悉，也多亏了他，因为他现在不停地给我弹着。他对音乐很有热情，听您的交响乐之前崇拜瓦格纳，但

是听了第一次练习之后，他便到我这里来，激动得很，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才是音乐！”他说，“瓦格纳现在算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在这世界上生存，又为的是什么？”

由他的话看起来，我想您是错了，亲爱的朋友，您以为您不知道怎样鼓动学生去爱他们的功课，您错了，因为我看见巴胡尔斯基记起您的教课时是多么的尊敬和感激。他说您即使反驳一句话，也胜于他现在所听到的演讲十倍。他非常热诚地回忆，您如何走进教室，如何在开始上课之前在钢琴上弹了几个和弦。“可是，天呀，这是怎样的和弦呀！”他说。我听他说大部分学生都觉得没有了您受到很大的损失。您瞧，亲爱的，只有那些妒忌您的人才不爱您；因此，您对莫斯科友人们的漠不关心，就不必太难过。他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您不能指望得太多。您的这部交响乐当然使他们高兴，决不会不高兴的，但是妒忌使他们不肯表白。

至于一般听众呢，当然是很难立即了解这样子的一部作品的。巴胡尔斯基告诉我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先生，他不知道是谁，也不是音乐院里的，对他四周的人解释说，大家中意不中意这部作品，那还是很可疑的，因为他们不能了解。如果说我第一次听就了如指掌的话，那是因为我的心底已经知道您的创作的性质了。我一点也不被它的休止，连音和延音弄得头昏，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还有那勇敢的反复进行，可惊的和声，在别人还没有熟习之前，就已经使我感动了。然而他们将会有一天可以欣赏它的。

9.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梅克夫人寄了上面的一封信之后,就收到了柴科夫斯基关于《第四交响曲》的自白那一封信。彼得所说的一切,只证明了他在写曲的时候,曾被真正的内心灵感所激动。在这前几天,有些音乐家对她说,交响乐的音符和一个人的内心感情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据他们说,整个过程是机械的,技术上的事情。为了这,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写信:

"……我问他们说:'柴科夫斯基也是这样创作的么?'他们说,'当然。'我就为了我所爱的艺术而痛苦,然而我还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作曲家与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总会存在的,而您,我亲爱的灵魂,您证实了我的意见。您用内心的灵魂把我对于一个作曲家所设想的形象人格化了。我乐于我能够说:'E pur si muove'……

"您的交响乐刚好在我身上引起这样的一种印象。第一部分感动了我的心,深深地,忧郁地,悲剧地——这是怎样的一种主题呵!和弦的进行是多么美妙呵!就像触电似的。怎样的一个结尾呵!简直可以发狂的,美丽得如此眩目!……

"比如说,瓦格纳就向全欧洲咆哮说,他如何创造了德国的音乐,大家相信他,给他光荣,而大家却怀疑您,因为您一声不响。好吧,上帝保佑他们的天真吧。在我,却是深信格林卡是俄国音乐的创造者,而您——是它最伟大的建筑师。"

10.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论创作方法）

我收到您的信了，亲爱的朋友，读完非常愉快。让我逐项回答您的问题。很高兴和您谈到我的创作方法。先前我从来没有披露过这些精神的神秘的表现———部分是没有几个人要我这样做，一部分则是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很少引得起我的兴趣作答。但把作曲的过程告诉您，倒是极好的，因为您对我的音乐有着与众不同的敏感。也许除了我的弟弟们之外，永远没有第二个人像您一样可以用您的同情使我高兴的了。只要您知道同情对我是多么宝贵，只要您知道同情是不会纵惯我的呵！

有人告诉您说，音乐的创作是冷酷的，不是一种心灵的声音，别相信他们。只有从艺术家灵魂的深处倾泻出来的，而又被灵感所感动的音乐，才能够感动听众，占有听众。毫无疑问，甚至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有时也会被缺乏灵感所苦的。它是一个客人，不是一请就到的。在这当中，就必须工作，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决不能交叉着手坐在那里，说，他还没有兴致。如果等待兴致来，而不是跑上前去迎接它，那就很容易流于懒惰和无所动心。必须抓得紧，有信心，那么灵感一定会来的。

这些今天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告诉您说我经常不断地工作，但没有热情。如果我说没有兴致，不干了，那我一定会

有很长的一个时期什么也完成不了的。但信心和忍耐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今天，清晨以后就被一种不可解的灵感之火所占有，靠了这，我知道我今天所写的一切都会打动人们的心灵的。

我告诉您，我刚才所说的无所动心，在我却是少有的，这您不会说我自吹自擂吧。我相信这是因为我有耐心，并且训练我自己不要向惰性投降。我知道怎样征服我自己。我乐于自己没有走上我的俄国兄弟们[①]的路，他们因为缺乏自信力和自制力，一遇最小的困难，就把工作撇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大有才干，却写得那么少，而且结果又是那么像非职业作曲家的缘故了。

您问我管弦乐曲如何写法。我从来没有抽象地作过——我心中有一个乐想，就会引起适当的外形。因此我的乐想是同时就已经管弦乐曲化了的。我写《我们的交响曲》第三乐章Scherzo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正如您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如果不用拨弦演奏，那就不可能了。如果用弓去弹，就会失掉一切。就会变成没有肉体的灵魂，它的一切动人之处就会消失了。

至于说我的作品里面有俄罗斯味，这是不错的，我开始写的时候，往往打定主意要利用一两首民歌。有时(如《我们的交响曲》第四乐章“Finale”一段)，这是自然如此的，简直预料不到。一般地说，关于我的音乐之所以有俄罗斯味，关于民歌在旋律与和声中的关系等等，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平静的地方，

---

① 指五人团。——译者

从儿童时代就装满了一肚子的俄国民歌的出奇的美，因此我极端爱好俄国灵魂的每一种表现。总之，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

……除了小曲之外，我在写一个钢琴奏鸣曲和一个小提琴协奏曲，还想多写一些草稿才回家。请您相信，我写Romances(歌曲)的时候，选用歌词是很小心的，我希望您会中意。

Ⅶ

小提琴协奏曲

1． 一个小提琴家到了克拉伦斯

一个俄国的客人来到了克拉伦斯，这一回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这就是柯特克，一个年青的小提琴家，他是梅克夫人和柴科夫斯基的居间人，因为在外面闲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被梅克夫人停止了他的管家职务。他到了克拉伦斯，整个山间就响着琴音，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的刍形。关于这，柴科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说道：

“靠了工作和愉快的伴侣，我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的，也不知道外边是冬天，正下着雪。奏鸣曲和协奏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写完一部作品，又开始一部新的。我过去总是写完一部后再开始一部。但我却控制不住写下了《协奏曲》的大纲，接着我发生了很大的兴味，竟然把《奏鸣曲》[1]搁起来，但我却依然不时去写《奏鸣曲》的。

“关于那部《交响曲》，[2]我得不到莫斯科任何的信息。同

---

① 《奏鸣曲》即指《G大调钢琴奏鸣曲》，现在很少在音乐会里弹奏了。——译者

② 指《第四交响曲》——亦即《我们的交响曲》。——译者

情的话语一句也没有，连应酬的话也没有。尤根孙写信来说，鲁宾斯坦要奏我的《协奏曲》了(就是鲁宾斯坦在1874年那么严厉地批评过的《降B小调协奏曲》)。您熟悉这首《协奏曲》么？如果不，我非常、非常希望您去听一听。这是我最宠幸的孩子呢。为什么鲁宾斯坦要去弹一首他先前认为那样不切实际的《协奏曲》呢？总之我很感激他。他一定会弹得很令人完满的……

“我有点迷信，记起了不久之前，好运道还像不可能的遭遇似的，一想起来我就害怕，运气像浮光一样闪过我的脑中，恰如闪电。可是其时我立即想起了您，快乐和安静便重又回来了。《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已经写好了，明天我便开始写第二乐章。从我开始写的那一天起，这种顺利的灵感就不曾离开过我。在这样激动的情形下，作曲就失去了工作的一切苦恼——变成一种无休止的愉快了。你简直不知道时间怎样过去，如果没有人来的话，你简直可以坐在那里写一整天。但我也没有放弃原定的日程，最近两天，靠了美丽的气候，我们的饭后散步时间很长，而且很愉快。”

2. 柴科夫斯基——梅克夫人

1878年3月22日，柴科夫斯基由克拉伦斯写给梅克夫人：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鲁宾斯坦正在莫斯科开音乐会。您有没有去呢？我想象您坐在包厢的角落里，您去听我

的《协奏曲》，那是多么使人高兴呵！在包厢里听音乐可不是比在管弦乐队那里听好得多么——和那些雅人在一起，而雅人又不大喜欢音乐呢！……”

梅克夫人真的去了。她写道：

“您的《协奏曲》真好，鲁宾斯坦此公也确实弹得妙透了！简直是非人力所能及！好得使你不仅忘记了世界，而且忘记了演奏者的缺点。他弹得太出色，简直很难去批评他。但这种动人，当你的耳朵停止影响您的心灵时，就不见了；你只能欣赏两个钟头。可是您的《协奏曲》啊！只要心还在跳动，你就决不会把它忘掉的！究竟在这中间什么东西顶好，就很难说了。……

“其实我不必再说，会堂挤得满满的，鼓掌很厉害。有人呈现了两个花冠，还有别的许多东西，我不知总共有多少。

“鲁宾斯坦将在彼得堡为红十字会再弹一次您这部《协奏曲》，我非常高兴；如果您的作品能到外国去演奏，那我该更高兴了——因为我的俄罗斯的骄傲在这里表现了出来。外界太过知道安东·鲁宾斯坦了，他们竟至于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的俄罗斯民族作曲家，我们的骄傲——竟至于不知道您呵，我的朋友！鲁宾斯坦现在有一部(Maccabees)在维也纳演出，引起了狂热。他在那里也开了两次音乐会。我应该设法推动我们的俄罗斯音乐——这里面有着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两颗珍珠！而现在，连在外国买您的作品都很不容易。亲爱的，请您告诉尤根孙，说，他应该多卖些到外国市场去。我真高兴他们在最近一次音乐会里要演奏您的《雪后》。您问我，亲爱的，是否熟

悉您的《协奏曲》——我怎么能够不熟悉呢？我自己常常弹最后的乐章。您的作品我全有。……"

柴科夫斯基对于名誉之类是完全不计较的，他复信给梅克夫人道：

"只有您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出席巴黎做音乐代表，总是有点愤愤然。他们不能够了解，像李斯特和威尔第之流的名字，因为太出名了，总会压倒我。在这些著名人物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因为在这些巨星中间，我还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呢。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隐藏着——非常、非常巨大的骄傲。在所有现存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但是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好好出售这些货物的技巧和才能。我简直有点不正常的害怕，也许正是因为太骄傲的缘故。我既然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我的声誉和获取我的声誉，那我宁愿等它自己来。……我久已认为我此生是看不到举世对我的认识了……

"您讲起 A. 鲁宾斯坦。我能够和他比拟么？他是当代第一的钢琴家。在他身上伟大的演奏技巧和伟大的创作才能统一起来。而前者拖着后者走。我一生将永不能达到鲁宾斯坦的十分之一。因为他是以当代最伟大演奏家开首的。我可以说鲁宾斯坦——作为我的先生(我曾向他学作曲法和管弦乐法)，谁也不会比他更清楚我的音乐性格，谁也不及他更能帮助我在西欧成名。不幸的是这个特别的巨人，总是用一种

不可接近的蛮横来对待我，谁也不比他更知道怎样伤害我的自尊心。他对我似乎总是很爱护的，但这种爱护只表明他认为我不值一个臭铜钱。唯一对我好的巨人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离开了艺术世界便一无所知。虽然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其他地方更出名。我手上一大堆关于我的文章就是他寄给我的，这是他最近访问英美时所写的。

“再见，亲爱的甜蜜的无可比拟的朋友。”

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1878年3月14日，莫斯科)

上午2时……

……音乐会我是去的，听了您的《斯拉夫进行曲》，我简直不能形容我听时的感情；喜悦使我双眼充满了泪水。我一想到它的作者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属于我的，就有说不出的快乐——谁也不能把他从我这里夺去。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我第一次在非常的环境里听您的作品。在贵族会堂里我多少感到有若干敌对，我觉得您更喜欢许多别的友人。但是在这里，在一个新环境里，周围都是陌生人，我感到您更其完全地属于我，我感到谁也不能和我做对手。“在这里：我占有，我爱。”

宽恕我这疯狂的呓语吧，不要害怕我的妒忌；这妒忌不会影响您什么——这妒忌是我自己的，而且仅仅是属于我的。我所需要于您的无过于我现在所得自您的，也许我还想变一下称呼。我想请您像普通人对待朋友似的——用“你”

字。这在通信里是不困难的，但如果您觉得不便，那就由它去吧，我还是一样高兴的。刚才我想说我衷心拥抱您，但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像平常一样地说，再见，我亲爱的朋友。

再者，如果这封信不很妥当，就把它当作因音乐的刺激而起的不正常的呓语吧。决不要惊讶于我身上的这种发作——我的心的确是不很健康的。

4.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1878年3月24日，克拉伦斯）

我刚寄了一封信给您，亲爱的朋友，就接到您的信。这封信深深地感动我。当我知道我的音乐深深走进我所爱的人的心里时，这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同情对于我比之名誉更感到亲切。我也需要告诉您我是衷心地爱着您么？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对我这样亲切，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如此契合我每一个想法和每一次心灵的搏动。您的友谊已经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了。无论我做什么总要想起我遥远的朋友，她的爱和她的同情已经变成我的存在的基石。我作曲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您一定会听到和感到我所写的是什么。而且就预先抵抗了一切的敌视和一切的误解，这些意见是我注定了要从群众那里听到的，不仅从群众那里而且从我的所谓朋友那里。您以为我对您信中表示的亲切会觉得奇怪，不会的，在接受之余我只有一种恐惧，我怕我不配。我这样说决不

是讲空话,也并非因为我谦虚,只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我的一切弱点都会一齐出现了。

至于改称您为“你”,我实在没有这种勇气。我不能忍受我和您的关系有什么虚假,用这个亲切的代名词写信给您似乎有点那个。我们自出娘胎以来,就受着拘束,尽管我们极想超出这种拘束,但一点点儿的违反就会产生不安,而不安就会产生虚伪,我是愿意和您永远在一起的,但首先我赞成绝对的坦白,因此,我的朋友,我留给您来决定吧。自然,用惯了,这种不安就会没有了,但我必须告诉您,在开头总有点勉强。不论用“您”或“你”,我的深爱还是一样的。您这最小的愿望,也不能立即满足,真不好,但另一方面,如果不由您主动,我也不能使用一种新的称呼。告诉我怎样做罢。在您回信以前,我将仍旧用“您”字。

5.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1878年3月31日,莫斯科)

我刚收到您的信,衷心谢谢您,亲爱的,无可比拟的朋友,感谢您的真诚和坦白。这些性格就是我在您身上所热爱着的。我把这些品质评价得很高,这些品质鼓励我,使我对您有着无穷无尽的信心。在我们的关系中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相信这些品质。您明白,我是比之任何一个人更不能被真心所摧毁的。

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改这种称呼罢。在写

那封信的时候，我是那样的不正常，那样的超脱，简直忘记了我是生活在什么世界上的——我仅仅知道您的音乐，和它的创造者！在那样的情形下，我自然讨厌用一个“您”字，因为这个字是为了礼节而创造出来的，在它中间往往包含着憎恶与伪善。在那当儿，我厌恶说“您”，——但第二天，当我回复正常的时候，我又觉得写那封信实在很遗憾，因为我知道它会使您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还怕您会勉强同意，免致得罪我。我滥用了别人的好心，而您却拯救了我，使我免得因此受罪。宝贵的朋友，我得再一次谢谢您，至于您那么为我着想，而又表示得那样坦率，我更要感谢您。因此，请让这件事埋葬在事实和记忆当中吧。

说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依次答复您的信。对于我们的想法之相近，谁也免不了吃惊的。最近我曾想过，假如您能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那是多么好的事呢——忽然您的信来了，信里竟说这么一首曲子已在写作中。而且您工作得多快，我亲爱的朋友——第一乐章竟已经完成啦！

米罗赤加在我身边玩着两个汽球说着法国话："一个破了——另一个还在飞……"

再谈，我亲爱的，无比的朋友。

6. 塔涅耶夫论《第四交响曲》

（1878年3月31日给柴科夫斯基）

“第一乐章和其他乐章比起来，太长了一点，这给别人的印

象是：一曲交响音诗(Symphonic poem)[1]，外加三个乐章，就称之为一部交响曲。构成《序乐句》的喇叭演奏的一段，以及后来时常出现的那一段，和第二主题拍子的变更——全都给人一种标题音乐(program music)的效果。总之，我不十分喜欢第一乐章。这样的节奏，反复得太多，变成令人讨厌了。

“《行板》(*andante*)是很可爱的[2]，虽然中间的一部分我不大中意；第三乐章《谐谑曲》很出色，绝对成功。但是 Trio 的一段却像舞剧音乐，我一点也不喜欢。

“N.G.[3]喜欢第四乐章《结尾》，我是不同意的。我知道你有着可以随意把民歌加以处理的能力，因此在这里《银色白桦田间矗立静悄悄》这首民歌[4]的变奏曲，我就不觉得重要，也不觉得有兴味。

“这部交响乐里有一个缺点，是我决不能妥协的：每一个乐章都有着使人记起舞剧音乐的一些地方——例如《行板》的中段，《谐谑曲》的 Trio，和结尾的一首进行曲。一听见，我就不由自主地好像看见了梭贝山斯基夫人(Mme. Sobeshansky)在作着趾尖舞，或者看见了希列特第二(Hillert II)，使我非常

---

① 交响音诗是李斯特所发扬的一种管弦乐标题音乐，只有一个很长的乐章。——译者

② 《行板》指第二乐章。交响曲通常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用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用行板或慢板——贝多芬的《第三(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就是 Adagio (慢板)的。第三乐章用小步舞曲——一种 3/4 拍的舞曲——或谐谑曲，第四乐章是结尾 Finale，用回旋曲或奏鸣曲形式。——译者

③ 指鲁宾斯坦。——译者

④ 原曲及词见陈原的《苏联名歌集》第四部分，1941，桂林，香港版。——译者

厌烦，简直不能欣赏音乐的真美。

“这是我诚恳的意见。也许我表白得太坦率了，可别生我的气。这部交响乐不完全使我喜欢，并不奇怪。如果您不同时把《奥涅金》一道寄来，我恐怕会被这部《交响曲》迷住了。这是您自己的错误呵！您写的那部歌剧，使您那值得赞美的音乐都显得黯然无光了。《奥涅金》给我太多的愉快，我花了不少时间去读总谱，可惊的是全部乐谱中我找不出一个错误。真是了不起的歌剧。而您却说现在是停止写作乐曲的时候了！您从来没有写得比这好。您已经达到完善的境地了；您要利用它，要奋发。”

现在大家都认为第一乐章是四个乐章中最优美的一个乐章，塔涅耶夫所称为“讨厌”的节奏，在演出时有很好的效果，这是命运的呼声。还有可爱的旋律：

例 15



也是塔涅耶夫所忽略了的。至于塔涅耶夫所欣赏的《奥涅金》，却果然获得很大的成就。

7. 柴科夫斯基给塔涅耶夫

(1878 年 4 月 8 日，克拉伦斯)

我以极大的快乐和兴趣读了您的信。作为复信，我应该详细告诉您我的意见，但这我不得不留到以后再做……您对

我的《第四交响曲》批评得很凶,可是您不要担心。这是您诚实的意见,我很感激。我所需要的是批评,不是歌颂。然而您所说的却使我大大地惊讶。我一点也不懂所谓"舞剧音乐",也不知道您为什么不喜欢它。您的意见是否以为凡是用舞曲节奏写成的欢快的曲子就是舞剧音乐呢?如果是的话,那您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就一定很不满意了,因为在他的交响乐里每一步都可以看见那样的旋律。您是不是说我的 Trio 是仿照格尔伯斯(Gerbes)和布尼(Pugni)的样式写的呢?我以为不是的。

一般地说,在"舞剧音乐"这个词儿里我是看不到有些什么可以批评的成分的。舞剧音乐不完全是坏的!它可以是好的,例如德立勃的《西尔维亚》就是例子。我的结论只能够是:您之不喜欢我的舞剧音乐,只是因为那是舞剧,而并非因为它不好。也许您是对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部交响乐不能够偶然包含一些舞蹈的音调,即使是市井的粗野之声,也可以的呀。贝多芬曾不止一次地利用了这种效果。还有就是,我在 Allegro 一段里看来看去,也找不出一点舞剧音乐来。对于我,这简直是一个谜。

至于您说我的交响乐有标题音乐倾向,我是同意的,但不知道您为什么认为这是一种缺点。正相反,如果一无意义的交响乐,会从我的笔下写出来,仅仅由一系列的和声、节奏和调式组织成功,那我倒会很伤脑筋的。大可以说,我的交响乐有一个标题,但这标题却不能用文字标出:如果一定要用文字标出,那就很滑稽了。但这对交响乐难道不是很妥适的么?

交响乐是最纯粹抒情的音乐形式呀。交响乐难道不应该把藏在心底的无言的话语表达出来么？再有的是，我必须承认：在我天真的幻想中，我的交响乐所包含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不必用任何的标题，谁都可以明白。别以为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有着深邃的感情，并且多到说不出来的人。我并没有打算表达我的新见解；事实上，这部作品不过是仿照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写的，不是模仿他的音乐内容，而是按照他的基本想法。在《第五交响曲》上面，您看见有标题么？不仅有着这样的标题，并且标题的含义也毫无疑问。我的交响曲也有着大部分同样的基本意思，如果这些意思不能清楚出现的话，那就只是说，我并非贝多芬——这一点却已非新闻了。

我还必须说：我的交响乐没有一行不是具有深厚的感情的，没有一行不是我的天性的最衷诚部分的回声。也许这对于第一乐章的中段不很适用。在这里，裂痕是可以识别的，连接的地方显得很勉强。我知道您读了这几行一定会笑的，您是这样爱怀疑爱嘲笑的人！尽管您爱音乐，您似乎总不相信一个人只有从内在的冲动才可以作曲的。只要等着——您的时光总会来的！一来，您就可以开始写，不是因为别人请您写，而是因为您自己觉得有写出来的必要。那时候——而且只有那时候，光荣的果仁就会进入您的才能的沃土。其时您的沃土就等待着播种者。关于这，我以后再谈；您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

我下一封信将谈您而不是谈我了……我对居伊批评我的《法兰西斯卡》很感兴趣。他说第一部分像一首俄国民歌，这

不是他的创见——这是我去年亲自告诉过他的。如果我没有告诉过他，他永远也不会觉察出来。他认为我是受了《尼伯龙根》的影响写成的，这一点却很正确；我在写的时候，就知道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序句》中尤其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我竟让我不大关心的艺术作品来影响我，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么？

我写信给您以后，已经放弃了作曲的希望，在我的生涯中，许多物事已经改变了。可是作曲这魔鬼忽然而且出乎意料地又回来占有了我。塞尔该，我这样为我的交响乐辩护，请您不要生气；我希望我所写出的一切都使您喜欢，您的兴味始终如一，这使我很感到满足。知道《奥涅金》使您高兴，我是多么快乐呀。我把您的意见看得很有价值，您越是坦白，您的意见越有意思。因此，我衷心地感谢您，别怕我皱眉头，我所需要您的就是真理呀。

8.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克拉伦斯）

由于自愿，在一种我后来也不大明白的疯狂状态里，我使自己陷入一种不能忍受的苦痛中，竟不能自拔！我现在才懂得一个并非恶人的人，如何会变成罪犯。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如何会那样热烈地、疯狂地期待着另一个人的死。这整个儿是恶劣而且愚蠢的，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竟失去了理性。一想起那可怖的幻影将要永远、永远追随着我——一直等到

我进入坟墓——时，我就不得不憎恨和狂暴。于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一点一滴地忘记了，我控制住了——直到新的打击震撼了一切……

……鲁宾斯坦有这样的一种脾气，他爱把学生毫无必要地分成额外的几班，似乎在说："你是领了薪水教书的呀，教呀，不论必要与否，越教得多越好。"他们哪里找得到另外一个教和声学的呢！有的人是可以向这么一群15岁的青年，一天一天地教他们说：三和弦就是一个第三度音加上第五度音。男孩子们都受得住，因为，不管他们是否笨拙，总之会有一天靠音乐吃饭的，可是女孩子呢！——天啊！……

……我简直气死了。如果有些耐性更好的先生，那么，对音乐院一定会更好！然而音乐院却需要我，我也想回去了。……

9. 梅克夫人的回信

您决定要继续在音乐院执教，我很高兴，我亲爱的朋友。您在那里做着伟大的工作，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您的。上帝赐给您健康和勇气，使您可以执行您的决定。我先前曾听说您对于教女孩子很不热心，我倒很有同感，也因此特别地喜欢您，因为这证明了在艺术上什么也不能够破坏您，连年青女孩子也不能够。据说有些教授是巴不得教女孩子的。多么恶心！就整个而论，音乐院的校风之坏，不惟我不敢把女儿送去念书，连儿子也不敢送去呢……

10. 关于莫扎特[1]

柴科夫斯基有一次写信给梅克夫人提到了莫扎特:

"这个阳光灿烂的天才,他的音乐即使想起来也足以使我感动到流泪。"

梅克夫人立刻抗议道:

"彼得·伊里奇,写过像《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那样美丽的乐曲的人,竟然会钦佩伊壁鸠鲁派[2]的莫扎特,这叫我目瞪口呆。告诉我,一个罪人的灵魂听了莫扎特的音乐难道会颤栗么?一点也不;正相反,罪人倒会在这音乐中觉得他是没有罪的呢。可是听了您的音乐,他就会废然而倒。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么?我的天,这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然而谁能够把您跟莫扎特去比较呢?我必须就此带住,否则讲三天也讲不完的……"

柴科夫斯基回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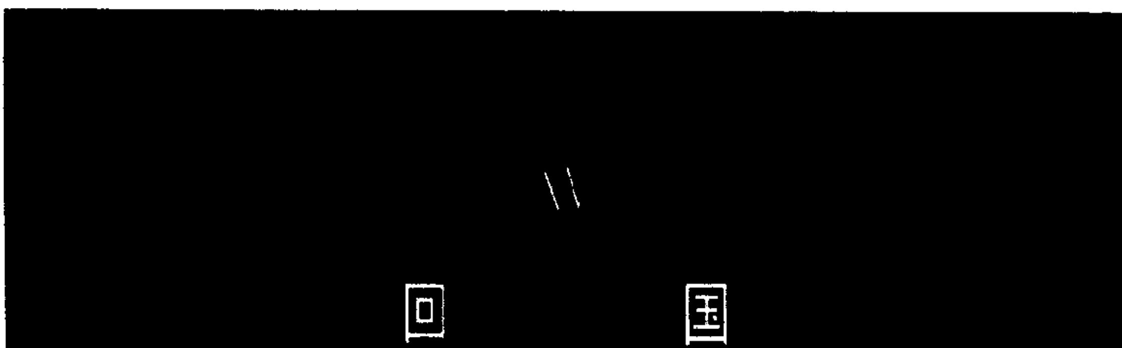
"您说我之崇拜莫扎特和我的音乐天性相反。也许正因为我觉得支持不住了,在精神上瓦解了,我才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找到安慰与休息,他的音乐表达了人生的快乐,而这人生的快乐是他的健康气质的一部分。照我看起来,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是和他对这个或那个大师的钦佩相异其趣的。比方

---

① Mozart(1756—1791),奥地利著名的音乐家。——译者

② 享乐主义者。——译者

说，一个人可以钦佩贝多芬，可是他的气质却和门德尔松更加接近。世界还有比这看起来更不契合的例子么——比如说，作为音乐上的超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和战士的柏辽兹与作为音乐批评家和格鲁克崇拜者的柏辽兹的合二而一，也许这刚好是极端者互相吸引的例子罢，恰如一个强壮的男人往往会跟一个纤细的女子恋爱，反过来也一样。您知道肖邦不喜欢贝多芬，而且几乎不能容忍他的作品么？这是一个和他私人相识的人告诉我的。总而言之，两个艺术家的气质不同，决不能阻碍他们相互之间的欣赏。”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如果沙皇把政治权利给了我们，他就会结束他的统治；那么俄国又怎么能够复活[①]！他们老是说我们还没有立宪改革的准备，这是错误的。他们总在说，我们还没有习惯新的法庭，而且说，法庭开了之后，一定没有法官或者律师。可是现有样样都有了。议员和选民也一定会有的。……

阿纳托从彼得堡来信说，学生暴动了，国内形势十分严重，由于年青知识分子的不安，我们可以预料任何一日都会有新的爆发……

2. 回 国

(1878年4月20日，卡明卡，给梅克夫人)

昨天黄昏，我们终于到了。我整天都很神经质，心里盘算着卡明卡会怎样对待我。我的妹妹、阿纳托还有举家的人都

① 这时是1878年，俄罗斯在欧洲四面受敌视，国内要求改革。——译者

来迎接我们。他们的爱使我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觉得我是处在一个友谊的气氛里了。我妹妹的屋子很挤，他们特别给我准备了另外一间屋子——很舒服的。这是一间很干净，很温暖的小屋，离新垦地和犹太人相当远，一眼可以望见整个乡村和弯弯曲曲的河流。花园里尽是甜蜜的豆和木犀花，它将开放两个月，散发着可惊的香气。……我的小屋子是布置得很舒适的。甚至还搬来一架钢琴，放在卧室旁边的一间小室里。工作将会是一种愉快了。

3. 在伯莱罗夫

柴科夫斯基现在重新开始他在克拉伦斯就已经动手了的《G大调钢琴奏鸣曲》，但是他太心急，反而什么也做不出来。梅克夫人从莫斯科写信给他说："可爱的朋友！离开那里吧！人家说您已经消瘦了，又说您什么也没有做。我在伯莱罗夫的花园是空的，您是不是可以做我的宾客呢？那里怪清静的，您可以一直住到我南行的时候。现在天气很暖和，人就想远远地走回大自然，跑到森林和夜莺那里去。只有音乐才能够超过大自然。……我握您的手。别忘记衷心爱着您的她呀……"于是5月中，他去了。伯莱罗夫是一万二千英亩的花园，坐落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麓。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每天给他的东道主(梅克夫人)写信。他完成了三个小品，其中一个就是《小提琴协奏曲》的《行板》(*Andante*)，柴科夫斯基把这三部小品称为 *Souvenir d' un lieu cher*("可贵地方的纪

念品”),分开来即《旋律》(*Mélodie*),《沉思》(*Méditation*)和《谐谑曲》(*Scherzo*)。

接着是鲁宾斯坦的生日,柴科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去,但显然没有什么好感。接着是尤根孙出面去和安东尼娜谈离婚的事情。安东尼娜认为这是在结婚以前就由“阿纳托、鲁宾斯坦和阿历山德拉所设计”好了的一幕。她拒绝离婚。经过多少曲折,总算妥协了,他们请她不要回到莫斯科来。这时柴科夫斯基到了韦波夫卡(Verbovka)。

4. 给梅克夫人

(1878年7月16日,韦波夫卡)

我的健康很好,只是每晚发生了一件新事情。9点钟,不能支持的瞌睡就来了,什么气力都没有,既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人家说。我只想自己躲起来——消失,不存在。然而我从经验知道,我必须和这瞌睡斗争,否则就整个晚上都不能安睡,会被梦魔所缠绕。当然,这只是神经问题。意志力加上一杯酒,就好了。

工作进行得很慢,不如我所想望的那样成功。《奏鸣曲》已经写好一个长时期了,今天我开始抄几个《罗曼司》,其中有的是在国外写的,有的是4月里在卡明卡写的。我今天抄正的一个是谱莱蒙托夫的诗《死人的爱》(*The Love of the Dead Man*)的。我之所以给它谱曲是因为您有封信曾引这首诗为例,来说明诗歌与音乐是有关联的。

抄谱的工作是很沉闷的，因此进行得很慢。已抄好了4部曲子，包括在伯莱罗夫写的小提琴曲。现在开始抄儿童曲集，然后再抄《弥撒》，这之后我将遵从您的意见，休息。然后我将设计新的大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水妖》不感兴趣。我想找一个歌剧的主题，要比较深刻一点，动人一点的。您以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何？不错，这在歌剧和交响乐上已经被用过几次了，但这部悲剧的丰富却是无底深潭。又读过一遍之后，我便热衷于写一部歌剧，在那里我将保存莎士比亚的情节，不作变更或增减，不像柏辽兹的 Juno 似的。

我的健康很好，从没有这样好过。但有时我还不免有点老念头，即：远离每一个人和一切。我一想起莫斯科，就觉得不妙和恐怖。

5. 论创作方法给梅克夫人的三封信

（1878年7月6日，卡明卡）

我收到您的信，亲爱的 N.Ph.，便马上作复。您想知道我的作曲方法么？我的朋友，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作品产生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我将把我工作的一般方法告诉您，为了解释创作过程起见，我得把我的作品分成两大类：

一、我主动地由于忽然的意趣与内在的迫切需要而写的曲子；

二、应外界的需要而写的曲子，例如应一个朋友或出版家委托而写的，我的《大合唱》就是为巴黎工艺博览会写的，《斯拉夫进行曲》是为红十字会而写的。

我要在这里解释：经验证明了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看它属于哪一类。常有这样的事，即受人委托写出来的曲子结果很成功，而由我自己的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却因为种种意外的理由而不甚成功。作曲家写曲时的周围环境，因此而产生的心情，是很重要的。艺术家在创造的时候，必须是很平心静气的。在这种意义上，创造性的活动往往是客观的，即使音乐的创作也不能例外。

有些人认为艺术家可以用他的天才，从当时的特殊情感里把自己解放出来，那是不对的。他所表示的悲哀或快乐的情感，往往是，而且毫无例外地是牵联到过去的。即使没有特殊值得快乐的理由，我也能够经验一种快乐的创造心境的，反过来说，就是在顶快乐的环境当中，我也可以写出混和了黑暗和绝望的音乐。简单地说：艺术家所过的是一种两重生活，一重是人类日常的生活，另一重是艺术家的生活，这两重生活总是不大能够融洽在一起的。我再说一遍，对于作曲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暂时忘记日常生活的繁琐，把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艺术生活。

对于第一类作品，即因内心灵感的冲动而写成的那一类，无需乎什么意志力的。只要你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够了，如果日常生活不致于粉碎你这艺术生活的话，写作的过程就出奇地平稳。你忘记了一切，你的精神和甜蜜的刺激在一起震动，

在你尚未跟随这飞快的行程走到结尾时，时间早已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梦游病的状态。On ne s'entend pas vivre——这些瞬间，是不可能解释的。在这样的时期中，凡是笔下所流出来的，或者存在于脑海里的，往往都很有价值，要是外边并无什么东西打扰它的话，将会成为这个艺术家顶好的作品的。

至于约写的作品，有时你必须创造出你自己的灵感来。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你首先必须征服懒洋洋的状态和缺乏兴趣的状态。接着种种困难来了。有时胜利来得很容易，有时灵感完全消失。但我相信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永远不肯罢手，因为懒惰是人类很强烈的习性，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再没有比之让懒惰支配了他更坏的事情了。你不能老是坐在那里等待灵感；灵感是客人，她不会来拜访懒汉的，她要去看那些想会见她的人们。攻击俄罗斯民族缺乏创造力，攻击俄国人懒得可怕，也许基础就在这里。他总爱把事情搁下来，天生的才能他是有的，但他也天生缺乏一种自制力。你必须获得它，你必须征服你自己，你切不要陷入唯美派，一经陷入，就算是如格林卡[1]这样伟大的才子，也苦不堪言的。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有那样伟大的创造力，活到那么大的年纪，所写的东西却少得可惊。念念他的《回忆录》吧，你就会知道他只是作为一个唯美派那样地随便工作的，心情好的时候才动手。我们有格林卡是很可骄傲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并没有完成他

① 格林卡被称为“俄国音乐之父”(1804—1857)。——译者

的天才所赋予他的任务。

他的两个歌剧,尽管有着罕见的异常创造性的美,但风格的不相称,却是很显著的。纯粹的和优雅的美之后却是婴孩似的天真和无味。假如格林卡的出身是另外一个社会层,假如他活在另外一些环境里面,假如他像一个艺术家似地工作,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觉得他有责任来完成他的才能到极大的地步,而不是写音乐来玩玩的,不是只因为没有旁的事可做才来写音乐的,那么,该会多么不同啊!

我在上面告诉您说,我对于灵感的追求总不会落空,这,我的朋友呀,我希望您不要以为我在自吹自擂。我只能说这样的一种力量——我把它称做善变的客人——对于我,久已习惯了,我和她已经难分难离了,只有当我的日常生活侵扰到我头上,她认为她在这里已经是多余了的时候,才暂时离开我的。

但是黑云一过,她又会重新出现。所以我可以说,在我的心境正常的时候,我是随时随地写音乐的。有时我满心好奇地看着这一种创造的急流,不管我当时可能还在进行的任何谈话,不管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们,就自动地走进我脑海里划给音乐的那一片区域。这些灵感有时是对于手边已经在计划的小作品的润饰和旋律的详细发展,有时又会有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音乐思考出现,这我得勉力把它留在我的记忆里。它究竟打从哪里出来,是一种神秘呢。

现在让我告诉您我创作的实际过程吧——可是等我吃了饭再说。Au revoir, 您知道写这样子的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却又是多么愉快的呀!

昨天我跟您讲作曲程序的时候，还没有把我第一步草稿之后如何做法的事清楚地告诉您。这一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凡是感情冲动所写出来的作品，必须精密地去处理它，把它修正，把它增补，顶重要的是把它压缩来适应形式的需要。在这一点上说，你有时必须反对你的脑袋，一定要无情呵，你要把带着爱情和灵感写出来的东西摧毁，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的创造力或想象力贫乏，可是我在处理形式的时候，总是缺乏技巧的。只有勤奋不断的劳动，才使我终于获得一种在某种程度内跟内容相称的形式。过去我是很大意的，我不知道对初稿作精密的考验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缘故，接上来的插曲便很松懈地凑在一起，而那接口的地方更是明显得很。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多少年我才开始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的作品决不能拿来做形式的好例子，因为我只能改正我音乐性格的天生的错误——我可不能够内在地把它改变。我也知道离开成熟还很远，但我乐于看见我自己是在慢慢地进步了，我热诚地沿着这条路走到完全之境。所以，昨天我说我从初稿毫不踌躇地写出作品来，这是不对的。这只是抄写，是对于初次计划的精密考验，往往是修正初稿的错误，很少有增加的，减少的却很多。

我还提议一件事情。您说您想看看我的草稿。那么您肯不肯要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原稿呢？到了秋天这部东西的钢琴谱可以印出，也许您高兴把我的草稿跟印出的作品比较一下的吧。假如您喜欢，您回到莫斯科去时，我便把原稿寄给您。我仅仅提议《奥涅金》，因为我从没有这样容易地写

过东西的;原稿改动不多,还可以看得清楚。

这个提议立刻被梅克夫人接受了,她写道:

"亲爱的,"她这样开始,"如果您同意肯让我出500卢布买您的原稿的话,我就可以接受它。只是我恳求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这数目是不是和它的价值相配呢?"

柴科夫斯基回信说:

"这原稿是无价的呢!"但他终于承认:"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碰见有人对我的稿本发生兴趣。其实我还不曾显赫到连手稿都值钱呢!"

——同日,两点钟。

"我的草稿是写在手边随便一张纸上的,有时是一片拍纸簿的破纸,我写得非常压缩,心里一想起一个旋律,马上便会有伴随它的和声了。总之,这两种音乐要素,连同节奏,是不能够分别想出来的;每一种旋律都带了它自己不能避免的和声和节奏。如果和声非常复杂,你就必须在草稿上注明声部;要是和声非常简单,我往往只须把低音部写下来,或者写出一个有记号的低音部;有时我连这些也不必写,它总会停留在我心里。关于改写做管弦乐谱,要是你作的是管弦乐曲子,那么,你的乐想就一并会带来了表现这乐想的适当乐器。只是你后来往往会改变这种管弦乐谱。歌词决不能按照音乐填上去的,因为唤起适当的音乐表现的,正是这歌词。假如那是一只小曲子,当然是可以填词的,可是对于一首严肃的作品,却不能采用这样的一种程序。所以,您告诉我的关于《为沙皇献身的一人》的东西,一定不会是真的。你也不能先写下一部交

响乐，然后给它定一个‘标题’，因为在这里又一次是这样的：选定了一个标题，这标题的插曲会引起它自身的音乐表现。一部作品的最初草稿，写起来是极其好玩的；有时会引起讲不出的快活，但它也等于一种焦燥和神经性的刺激。你会‘废寝忘餐’。但实际上执行计划时，却是在非常静穆和幽悠的状态下进行的。一部已经成熟的作品，即是说在心中对它的一切早已应有尽有地想到时，要把这样的一部作品写成管弦乐谱，真是一件得其所哉的工作。只是写钢琴曲子，或者小歌曲，大抵是不能如此的。这些小东西做起来很使人着恼；目前我却正是忙于写这样的东西。

“您问我是否拘泥于已有的格式。可以说是，可以说不是，就某些作品来说（例如交响曲），那格式我是姑且依循着的——但这只能依循一个大概和乐章的适当连结而已，细节之处可以随意增添，当然得按照那乐想的自然发展。举个例说：《我们的交响曲》就是处理得很自由的。第二主题，照传统是应该给放在一个相关长调里的，这里却变成短调，而且不相关。同一乐章的结尾，这个第二主题只部分出现。如此，则‘结尾’一章也跟传统的形式不同。对声乐（这里一切都靠着歌词的）和幻想曲（如《暴风雨》和《法兰西斯加》），你却可以创造你自己的形式。您问起根据普通和弦如何写出旋律来，我可以向您证明，可以给您一些例子，说明靠了节奏和音符的提高，音乐可以变成万万千千的新而悦耳的结合物。这里说的当然只是指单音乐，在复音乐当中，这样子的一种旋律构造，是会破坏各声部的独立性的。

"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尤其是瓦格纳，往往是用主三和弦的几个音来构成旋律的，而且任何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都可以这样创造出新鲜而漂亮的旋律来。您记得《尼伯龙根》里面《剑》的主题是怎样的好听么？

例 16

"我也很欢喜威尔第（这是个极有天份的人）的歌剧《假面舞》*Bal-Masque* 里面的一个旋律：

例 17

"还有，鲁宾斯坦的《海洋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主题是多么动人，多么新鲜呵：

例 18

"如果我在我的脑中搜索一下，就可以给您一大堆例子，来证明我的论点。做得到与否，那是能力问题；有能力的不知道什么事情做不到，能力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悦耳的音乐。还有什么东西比上面这些旋律更俗的呢？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

例 19

"还有格林卡的 *Jota Aragonese*：

例 20



"然而贝多芬和格林卡在这些旋律上创造了多么可惊的音乐呵！"

——1878 年 7 月 7 日——

"这是昨天那封信的继续。您说您害怕您的信说到音乐的时候，不会使用正确的音乐术语。我现在把手掌扪着心胸向您发誓，即使您偶尔用了一些并不很正确的音乐术语，也并不离题万丈的，而且绝对不会使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就算您真的用错了术语，我也懂得您想说的是什么。总而言之，我从不曾笑过您的音乐见解；恰好相反，您所呈现的技术知识，真是最有教育的爱好音乐的人，也很少有的。亲爱的朋友，您谈到音乐的时候，请不必担心。假如真用错了什么术语的话，我一定告诉您，给您指出来的。"

6. 卖　稿

（1878 年 8 月 10 日，韦波夫卡，给出版家尤根孙）

亲爱的朋友：

兹附上曲谱一束——也够您的雕版者去刻了。送上 5 曲，

此外尚有小提琴曲3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要求我写的。[1]

我希望得到下面开的报酬:

一、奏鸣曲		50卢布
二、小曲12首	每首25卢布	300
三、儿童曲集		240
四、歌6首	每首25卢布	150
五、小提琴曲	每首25卢布	175
六、弥撒曲		100
总　计		915卢布

或者就以900卢布算吧,因为一次向您要这么多钱,就付我800卢布好了。亲爱的,请查一查,把我们之间的来往账告诉我,连您为我付给安东尼娜的也请计算在内。如果您欠我很多,就不必一次全付,一点点付好了。

7. 关于休息

梅克夫人看见了上面的结单,吓了一跳,连忙写信给柴科夫斯基说:

"……保存您的力量呀,彼得·伊里奇,给您自己一个机会去到达您的才能的顶点,尽可能地长留在那里,为了您艺术的荣耀和人类的快乐。如果我的焦虑对您能有多少效应的话,如果您能为我稍为保留一点儿的话,我就十分快乐了。……"

---

① 即指为梅克夫人写的 *Souvenir d' un lieu cher*。——译者

柴科夫斯基回信说：

“……亲爱的，您劝我多休息，歇息一下创造的心力，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但是我怎样能够呢？草稿一写出来，除非把它写完，否则我是不能休息的，曲子一写成，我又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要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对于我，工作是像空气一样的必需。只有苦闷的时候我才会懒闲起来，我怀疑我的生命是否会给我的才能到达它所能到达的完善，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于憎恨我自己。于是另外的一种想法，即我本身是毫不中用的，只有我的音乐作品能够补救我的缺点，把我提升到‘人’的地位，这种想法开始征服我，使我苦恼。逃避这些苦恼的疑虑和自我鞭策就是一个新的任务。于是我就像栗鼠跳进轮子似的团团乱转。有时，一种无可克制的懒惰统治了我，我自己好像茫无所知，而且很失望似的——这是一种非常可叹的情况，我是尽力去和它斗争的。我多半已经有一种忧郁症了，我知道我必须控制自己，别再陷入懒惰里，只有工作能够救活我。于是我工作着。至于您那友谊的劝告，我是很感激的。我将尽可能地听从您的劝告。”

8月5日，柴科夫斯基又写给梅克夫人道：

“亲爱的好友，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很好，因为我的作品已写完，而且多少是成功了。今天我写了《弥撒曲》的最后一页，抄谱的冗长和一切讨人厌的工作从此完了。现在我可以休息一下，重新去获取我的力量了。您知道我的意思吗？凡是拼命地急急工作的人，其实是天下最懒的人。他们只不过急于要空下来罢了。现在，我私下里的弱点（什么也不做）

可以充分地发挥了。……”

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写道：

“我简直不能离开工作。是的，亲爱的好友，您不是劝我休息的么？我已经毁弃了我的休息诺言了。我一点也不累，当我除了内心的督促之外并无其他压力使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也会感到累的。当我的本性充满了灵感的光辉时，我想，我决没有权力去和它斗争，因此，我请求您不要烦恼，因为我不肯遵守我的约言。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和您在一起的；我一次又一次地问我自己，这些章节会不会使您中意，这些旋律会不会使您感动。因此，这作品除了您之外，不能献给任何人。这些作品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我或者像那部《交响乐》似的，把这几个字排在篇首，或者（要是您喜欢的话），什么字也不写，使这奉献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谁也不知道。

“从现在起，信请寄往莫斯科。至少，我回到那里去时，已经恢复正常了，这是全靠您的，我一秒钟也决不会忘记。

“再见，我亲爱和甜蜜的 N.Ph.……”

VIII

彼得堡的秋天

1. 害　怕

1878年9月。柴科夫斯基、梅克夫人和鲁宾斯坦在地理上是很遥远的。梅克夫人在瑞士，虽然不久之后她就到了巴黎，巴黎的博览会还在开着，鲁宾斯坦在那里主持俄国音乐的演奏。柴科夫斯基却正搭火车，取道基辅到彼得堡，然后回莫斯科。在路上，柴科夫斯基被周围的人认出来了，他们的眼睛集中在他身上。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

"我忽然想到一种写不出来的，不能克制的愿望，我要跑开，我要躲起来，我要离开一切。对于我在莫斯科的生活，有一种表现不出的恐怖，来到了我的心头。自然而然，我立即计划决断地和社会一刀两断。有时我还想到绝对的休息——死。这个想头一闪就过去了，于是重又出现了要活下去工作，把我至今未说完的物事说完它的老愿望，但是这两个愿望怎样能够调和呢？——我怎样能够不和别人接触，离开人群而生活，却又同时能够工作下去呢？……"

2. 给梅克夫人

(彼得堡,1878 年,秋)

亲爱的,您知道不知道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的是莫斯科的生活,是我在到彼得堡去的车上所尝到的滋味,是音乐院连同它的不愉快的环境和讨厌的教课。我一旦重执教鞭,就不得不受厌世的攻击,尤其当我和外边的人们发生关系的时候,这简直完全支配了我,使我无法去和它抗争。然而这不能伤害我的健康——我还倔强得可以忍受这一切。我所害怕的是冷淡,是对工作的厌恶,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那我就变成和一个毫不中用的忧郁者差不多。我曾答应您,不会屈服的。我将斗争下去。但是您能否给我一点劝告或意见呢?凡是我给自己安排生活的时候,我总不能不想起您!N.Ph. 会怎么说呢?她会有什么意见呢?

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亲爱的朋友!我想不久之后,静悄悄地永远离开音乐院,您觉得如何呢?我打算在一两年后离开我所活动的场所,在远远的地方住下去,您以为如何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留在音乐院多少是我的责任,因为没有适当的人能够教这一课;因此,不论这一工作是如何的不适合,我也应该牺牲我自己。最近,我对这一点倒起了怀疑了。第一,我曾经是,将来也一定是一个坏教员无疑,因为我在每一个学生身上(不论男女)都看见一个死敌,这是我创造出来使我苦恼的。

第二，把我的全部时间和力量，贡献给我所爱的工作，这岂不是我的责任么？——我所爱的工作，对于我，包含着生命的一切意义呵。您会问我，一旦我放弃了教书工作，我会住到什么地方去，怎样生活呢？目前，由于我现在和周围的物事还有许多未能解决的，所以还不能很决断地回答您这个问题。可是我决不会住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彼得堡我是永远不能忍受的；莫斯科——我爱它，可是不免有若干痛苦。作为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城市（甚至连它的气候），我是喜欢它的，但您知道为什么莫斯科比之其他地方更使我困苦。我喜欢一年里面大部分时间住在乡间，住在我妹妹那里，或者住在伯莱罗夫，如果您肯让我春秋二季住到那里去的话。在克拉伦斯或者佛罗伦萨住一个时期，也是很好玩的。总之，我还是喜欢去年曾经历过的游牧生活。我的天呵，那是多么自由的工作，我将会多么快乐呵；我会写很多很好的曲子，我会有宁静的心情，和我先前的生活离得远远的！

最后一个理由——只有在乡间，只有在外国，只有搬家后完全不受拘束的时候，我才可以避免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一接近我，就往往会打扰我，使我承担悲剧的后果。我所说的那一个人，是您所知道的，这是我的疯狂的活生生的纪念碑，它的目的就是时刻毒害我的生活，如果我不走开的话。因此，我的朋友，我想离开音乐院，您觉得如何呢？我一点也不能决定。我将到莫斯科去，我将努力习惯这生活。但我必须知道您对这件事如何看，我决不做违背您的主张的任何事情。请回答我的问题呀。

3. 彼得堡的秋天

但是这时梅克夫人到了巴黎。好久,她的回答还没有来。柴科夫斯基在秋天的彼得堡又给她写信了:

"现在巴黎开着俄国音乐会,所以报纸上全是我的名字,可是社会越注意我,我就越讨厌。一碰见陌生人,我就免不了苦恼,而我在彼得堡认识的人很广泛,因此我得成日躲过偶尔的会晤。晚上我不敢跑到公共地方去。我的生活简直像逃犯似的!我变成一个厌世家了,我的朋友,简直失去了与别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了。唉,您是比之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的。……

"彼得堡现在对于心情有着最悲苦的,压迫性的效应。天气很坏——有雾、无涯的雨、潮湿。一举步就碰到哥萨克的巡逻兵,好像我们是被围似的。还有我们的军队(从土耳其)付出了可耻的代价之后回来,这都是很使人伤心的事。这都是可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一方面——一个绝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政府,连呵克沙可夫说了一句勇敢的真话,就把他放逐,害怕到这个样子。另一方面,悲苦的,疯狂的青年,成千成千地,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流放出去,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去。而在这两极端中间,有一个对什么东西都无所用心的公众,——它沉溺在自私里,一点也不抗议地生活下去。……"

梅克夫人曾有一次同意他的见解:

“彼得堡！这个外国人的城市——我是多么恨它呵！”

这时，柴科夫斯基却在苦闷着，不知到哪里去好。他写信说：

“有的报纸说我的作品在巴黎很成功，有的可说失败了。我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从这里报上所载关于音乐会的消息[①]，我一点也不吃惊地（自然也一点不苦恼）知道：我的敌人真不少呢。我从来就没有对阴谋发生过什么兴趣，我总是竭力避开它的。可以说，我一生从没有立心伤害一个人；然而我有的是敌人，他们对我总是幸灾乐祸，总是把每一次的成功小看了，毒害了。有时我不仅想生活到辽远的地方去，而且连写曲子也想停止了——甚至想不再在社会生活中间占任何一部分。当然，这种感觉是很短暂的。只要我能躲到与陌生人不接触的环境里，我就能够工作的。

“我在这里又一次讲我自己的事了。收不到您的信，很是苦恼。这是应该归罪我自己的；我应该任人从莫斯科把寄我的信通通转到这里来。但现在已经太迟了。后天我便到莫斯科去，我一定会收到您的信或者电报的。”

4. 梅克夫人在巴黎

这时，梅克夫人正好在巴黎参加音乐会。她写信给柴科夫斯基说：

---

① 按指巴黎博览会中的音乐会。——译者

“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我简直激动得厉害。我非常希望俄国音乐——尤其是您的音乐——让欧洲知道和欣赏！我担心巴黎的舆论。第一首是鲁宾斯坦的序乐《可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管弦乐和音量使我失望，我带着恐惧的心情，担心他们对您的《暴风雨》怎样弄法——《暴风雨》在我身上初次造成那样的一种印象呵，使我那样的感动，处处都对我异常亲切——但是当开头的几个音符奏出来之后，我就忘记了每一个人和一切。会场里面死一样的寂静，谁也没有呼吸一下。当那延长的和弦奏响的时候，我全身的神经都在颤栗，而巴黎，这个愚蠢的社会，爱国心的骄傲——整个世界——都越来越隐到很远很远去了——只有《暴风雨》存在着，爱情，和它的不可见的作者，把伟大、华丽的音调，倾注出来，它可以充满整个世界，它流溢着幸福和欢乐。我的天呵！我真无法告诉您我听见您的音乐时，产生了什么感情！我的灵魂将降服于您，您变成神了；来自我精神深处的一切，都在回应。我所特别中意的是当您从心底那么雄辩地，那么迷人地述说的时候，人简直可以永远去倾听。在《暴风雨》里面是有这样的地方的，按照节目，就是在 Ile Enchantée 那一段。就是您使所有的小提琴都作急奏的地方——多么丰富，多么欢快，多么难以终止呵。《暴风雨》奏完的时候，我已魂离肉体了……我想他们弹奏《第四交响曲》，弹奏《斯拉夫进行曲》，我只想弹奏您的作品。但听众却已满足了。

“第三次音乐会将在星期六举行，我可能再去。我曾表示希望他们弹奏《我们的交响曲》，但他们不肯。只是巴塞维奇

(Bartsevitch)将弹您的《华尔兹》和《小夜曲》。亲爱的朋友，我至今还没有听过您的《华尔兹》呢。”

这时，柴科夫斯基坐上车子，到莫斯科去了。

XVII
重返莫斯科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8年9月24日,上午2时,莫斯科)

我睡不着,因此和您谈心,我可爱的朋友。他们刚离开我(是拉洛布和卡希金),他们的社会曾经是我所喜欢的。为什么我现在对他们那样讨厌,使我想瞒也瞒不住,以至他们两个人都好几次发觉了呢?为什么在这里过三天好像过了无涯的三年呢?我的全部精神现在都集中在一个观念,一个目标上面——想法子离开这里;在我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我必须跳越过它,要不然我就陷进悲苦、愤怒和厌恶人生的深渊了。

我想把我和达维多夫的谈话告诉您[①],情形是这样子的:在莫斯科每周我必需工作26小时以上,我们的音乐院长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一个作曲家,使我消耗得少些,使我有机会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他从没有把我和别的教员作任何的区

① 达维多夫是彼得堡音乐院院长。——原编者注

分，达维多夫于是眼中充满了泪水，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到彼得堡去的话，我每周虽只上4小时的课却可以得到两倍的薪水，他要开一门高级理论课——自由作曲，而且这4小时也不必一定在音乐院里面上的。他简直不能相信，我怎么会教了12年的和声学，并且要上26至27个钟头的课。先前有几次间接的安排可以使我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这一次是直接的了。

这一次谈话，颇使我心动，虽然这样的变换，并不怎样引诱我，无论比较起来达维多夫那里是如何的有利，毕竟同样不能给我自由。我决不能为少工作多报酬的引诱伤了鲁宾斯坦的感情，使他变成我终生的敌人。在另一方面和达维多夫的谈话却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见了许多物事，帮助我下决心抛弃那么不适当的一件工作，而且又是在一个不能忍受的城市里。您可以想象对40个女孩子一连上4个钟头三和弦定率的课（如我今天所做的）而她们什么都不懂，而且什么也不要懂，这时候当我知道在另一个音乐院里，我只需给高班的两三个高材生每个星期讲区区4小时的课，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呢。

关于这我可以告诉您许多，但这只能花费我的时间和使我气愤。让我再说一件吧：即使我的内心常常痛苦，因为莫斯科音乐院的当局们不肯把我另眼看待，但只是现在我才明白他们是多么地不肯鼓励我的创作。关于这我对鲁宾斯坦一个字也不提。第一，因为这只能使他和达维多夫之间起误解；第二，这会破坏他把自己当作每一个人的恩主的那种想法；第

三，既然已经决定离开这里了，把更多的毒素注射到我们业已恶化了的关系中是很愚蠢的事情；第四，可怜的鲁宾斯坦被报纸奚落得很厉害，而他对报纸的批评又很敏感的，这使我觉得很难过；第五，作为我的作品的精力勃勃的演奏家，我对他感激不尽，离开的时候，也得像朋友呢。

一句话，留在这里既不能，到彼得堡去又不可。这样就有一条路可走——悄悄地辞去教授的职务，像鸟儿一样的自由，如果不是永远，至少也得过两三年。我的天！这样子的幸福能够有吗？我非常焦急地等待着您的意见，我硬是要说服您，使您赞许我离开莫斯科的决定——我非常害怕您不赞许；但我又感到说服和害怕都是不必要的。半个字，一个暗示您就可以读到我的心，我想您一定会赞许的。

我的天，我今天写得多么笨拙呢！我的神经紧张得不得了。我要说很多话但说不出来，唉，我的朋友呵，我的亲爱的朋友呵，我要跑到远远的地方去，我现在简直不能想到工作。在我决定之前，在我能够决定我离开的日期之前，我不会得到解放的……

您决想不到，您的赞美对我会有什么效果；您知道我是很少听到赞美的呵！我很高兴我的音乐能够感动您，谁也没有说过如您所常说的话，因此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了您，心里盘算着什么地方会感动您，什么地方使您一无所动。一个著名的演员说过，他能从观众中选出一个有同感的人来，表演给他看。我的音乐就是为您而写的。

我刚花了 3 个钟头看菲茨哈根（Fitzhagen），这是一个很

可爱但是很灰色的德国人,每天迫使自己去和毫无趣味的人讲话,甚至要去看他们。您和狼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您也只得像狼一样地嚎叫罢了!但这使我花多大的代价呵!再谈。

2. 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8年10月2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

我到了这里一个星期,却好像过了无穷岁月似的。我的生活方式绝对是一种梦魇。在指定的时间里我到音乐院去,笔直地上讲台,挨完了我的时间,然后像箭一样翻身跑上马车,跑到城外的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尼斯古奇奈花园,或者到康奢伏,或者到梭可尔尼基去。只有在那里我才可以安静下来。莫斯科人不大喜欢自然界,这我倒要感谢不迭的。在那些地方,我简直是独自一个人。尤其是康奢伏,有一回我由早上10点一直站到晚上6点,在那公园的美丽的小路上,我简单没有碰见过一个人。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要不然就跑到沙莫斯柯列齐耶辽远的角落去,一心想着最忧郁的事情。最坏的是:我简直不能工作,因此我必须挨过时间。然而怎样挨得过呢!眼看着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一事无成,而且毫无意思,这真使人丧气。

我想把我脱离这个世界的悲喜剧的插曲,都告诉您。比如说,我有3天坐在卧室里,我听见歌唱家柯尔索夫(Korsoff)

来了，这是一个我不能忍受的人，他问“彼得·伊里奇在家吗？”阿历舍对他说：“不在家”，他就骂着他和我。后来他终于进来了，原来他需要我为他写一首歌。我说我没功夫，心情不好，而且写不出好东西来。“好吧，”他说，“如果你写不出好东西来，我就要你重写，写到好为止。”要不是犯法的话，我想我会雇一些无赖把这家伙弄死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音乐院里的客卿——那里什么东西对我都是很陌生的。我已经不再发火了，曾经使我那么愤激的一切，我现在都熟视无睹了。我觉得事情不能像这样子下去，不能永远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必须离开莫斯科了。我坦白告诉您，如果不是想到我总会有一天自由的，那就只有一法——拚命地喝酒了。

唉，我的朋友，您知道我是多么难过，我是多么害羞——因为我竟用我的诉苦和对生活的不满使您不愉快！您曾为我的幸福做了不少事情，而我却永远是在诉苦，我永远找不到持久的幸福或者平静，因为我也不能好好地工作。为什么我要回来呢？为什么我要摆布这里的一切而没有预先看到我得呼吸莫斯科的空气呢？唉！……

我曾想到洛哲斯特文斯基大道您的家去，但，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我总没有那胆量。您也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走到那边去过，我自己老是呆在我住的那条街上，和沙莫尔斯柯列齐耶。怕碰见人已经成为一种“狂”了。我是一个狂人了。

3. 鲁宾斯坦回来了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我今天又去看了一次鲁宾斯坦；他恰如回来那天似的那样友爱，那样快乐，那样心平气和。去年他说我发了疯，又说疯态是会过去的。他现在还会以为疯态可以过去的么？唉，他错透了！每一个钟头，每一分钟，我都确信这种疯狂是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最糟的是：我在这里不能工作，而没有工作，生命则完全失去了意义。

“您所知道的那个人[1]，还没有来过。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但是她的母亲寄了许多信来，还表示了最温柔的爱！她要我去看她——她甚至要我做她女儿结婚时的神父；她说我的祝福将会带来运气！唉，天呀，这一切请滚吧！只要您的信来就好！我在知道您的意见之前，什么也不能做。”

4. 梅克夫人的一批复信

日期不详

彼得·伊里奇，离开音乐院吧！好久以来我就认为，像有您这样的头脑、训练、教育和才智的人，必须仰仗一个门门都

① 指安东尼娜。——译者

比不上您的人的鼻息[1]，是多么不合理的事呢！那是一个专制无情的人！我先前没有存心给过您什么意见，但我总是诚恳地希望您放弃这样的一个职位。

至于说您对未来世代的教育的贡献，我觉得您作的曲子对他们更有益处，比在课室里讲五度音八度音一定更好的。许多人除了教书之外，便无事可做——而您却能够在艺术里留下纪念碑，那些将会是勤奋的青年们的最好指针和范例。一句话，放弃了一个与尊严或者才智毫不相称的职位，在我看起来，是很对的，而且和我的原则相符。

＊日期不详＊

您所做的，我都同意，我的朋友。至于说您想把您的时间，一半花在俄国，一半花在外国，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自己冬天也在外国过的。如果您能够到我附近的地方来，亲爱的朋友，那会使我多么快乐呵！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都到科莫去，住在湖畔，互相离开一两英里呢？那是多么好的事呵！

＊1878年9月20日，圣雷莫＊

我刚写了封信给您，您9月12日的信就来了。达维多夫的建议使我快乐得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我亲爱的彼得·伊里奇，因为这证明了有人欣赏您。但我同意您不接受，尤其是放弃了那样的有利条件实在并不算冒险。我相信您在整个欧洲

---

① 指鲁宾斯坦。——原编者

都可以得到这些条件的,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那样丰富想象力的作曲家,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时间对于您还是很有必要的。您说得很对,可爱的朋友,半个字我就可以明白您的一切。还不止此呢——在您自己还没有感到之前,我就已经明白您目前的处境并感到有转换的必要了。许久以来我就想您能够十分自由的。

5. 柴科夫斯基的回信

您的信到底来了,我最好的朋友。这里得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从可憎的奴役生活中解放出来。我会写多少东西呵,我会怎样证明我果真值得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啊!我时常觉得很烦恼,因为您给我太多的幸福。如果我不写作,不工作,我就会因为我的不中用而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在您理想中的我和真正的"我"之间有那么大的鸿沟。当我工作,当我所做的工作使我满意的时候,这深渊就填满了,我便到达了一切您所给予我的爱心的顶端。我要工作!天呵,自由——这是多大的幸福呵!我今天想到您家去看看。再会,我的爱友。

6. 在梅克夫人的家中

柴科夫斯基 1878 年 10 月 12 日给梅克夫人的信

昨天——我毕竟到了您那了不起的屋子去了,亲爱的。

伊凡·瓦西里维奇[1]热心招呼我，并且带我到各间屋子去溜达。我呆了两个钟头，一切都很留心地看过了。不消说我是绝对中意那间漂亮的大厅和别的屋子的，只是您住的那一部分更加使我满意——还有您建议我住进去的屋子也很惬意的。这是多好的地方呵！我能够住到里面去，是多么愉快呵，——又惬意，又华贵。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呢。作为音乐院的一个教授，与别人还有若干的约束，我不可能躲到您这可爱的避难所里去。人家一定会知道我的住址，假如我开始住到您家里来，人家会说什么闲话呢？然而我却想不出除了您的屋子的这个角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是人所不能到的了。

尽管不久就会有自由，尽管您的信所给我的幸福滋味，我是预先尝到了；可是我却免不了毫无停息地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痛苦的、尖锐的和使人忧郁的，说不出来的恐惧和恐怖。它迫使我避开人间社会，它到处随时追逐着我，甚至当我在家的时候。在您的家——也只有在您的家——我过了两个钟头完全解放出来的辰光——在城外我也可以解放一下的。我喜欢您的油画，尤其中意 Ingano e Amore 这一幅，它的构图和色泽以及它的俗剧式的主题。但是挂在您卧室和邻室的几幅，也很动人。因为挂在那里，我不能看得太清楚。它们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这的确是我的《第一交响乐》第一乐章的插绘[2]。它绘出了冬天的一条大路，那是很可爱的。门边那个

---

① 梅克夫人的管家。——原编者

② 即《冬日的梦》。——译者

老人的头，真好。

我也弹过您那里的乐器：贝希斯坦和斯坦威[1]都很美；德本风琴无论当做乐器，还是当做家具，都好。我请求伊凡·瓦西里维奇把一切物事的最微小部分都告诉我，这样就结束了我对您的房子的初次访问。每一间屋子我都去看过了，连您那华丽的浴室。刚有一个室内装饰匠在您屋子里面工作着。伊·瓦请我在一切弄好之后再来。当然我会再来的；都是那样愉快而且好客的人呀！为什么您在意大利过冬的时候，一切都还弄得井井有条呢？

7. 给梅克夫人

（1878年10月14日，莫斯科）

亲爱的！

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一个月，什么好理由也没有呢？我的生活现在是这样的毫无意义，连呆一个月也觉得不能忍受。有两个理由使我留下来：第一，给塔涅耶夫全份的时间，使他准备接替我的职务；第二，俄罗斯音乐协会主办的第一次音乐会，准备在11月3日举行，鲁宾斯坦要弹我的钢琴协奏曲。关于第一点，结果是高级和声学不给塔涅耶夫教，却给胡伯特教，因为他无需乎准备。塔涅耶夫对初级和声学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音乐会，我不去，因此总也

---

[1] 都是有名的钢琴。——译者

听不到鲁宾斯坦的演奏。

另外还有原因使我留在这里,大抵是对音乐院的一种窘感。我不想匆匆离开,免得人家以为我对我的所谓朋友一点也不记挂。但我有理由不顾这些礼节上的问题,其次,什么理论在这样的事实前面都落了空——事实就是:我的生活现在变得这样的无意义,这样的不能忍受,这样的笨拙,我简直连一个月也呆不下去。不瞒您说,我得用醇酒来壮我自己的胆。好吧,一句话,我急于实行最后一着了,今天我告诉鲁宾斯坦说,我周末就走了。

因此,我的朋友,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可以解放了!我的计划是在彼得堡过完 10 月,然后在 11 月初到克拉伦斯去。

我将悄悄地安排我的离开,不告别,也不欢送。我的地址:彼得堡,新街,涅夫斯基大道转角,78 号,30 室,A.I. 柴科夫斯基转。我一定会今天或明天收到 lettre chargée(付款信)的。谢谢您,我的朋友。

8. 给梅克夫人

(1878 年 10 月 18 日,莫斯科)

昨天我上了最后一课。今天我动身到彼得堡去,是一个自由的人了!自由的感觉是写不出的快乐。好在并没有不快的感情混在里面。我的良心是很明朗的:我离开,保证音乐院不致于受损失。一想到我并非忘恩负义,就感到高兴,虽然我知道一定有人说我忘恩。我把我在音乐院服务的年头,全都

回忆了一下。我只得说,什么也没有解救我,什么也没能激励我那些使我的生涯增光的作品的出现。在另一方面,我和莫斯科相处得满好。我将记住:是在这里我的艺术力量给发展了,是在这里,命运安排我遇见了一个成为我的天使的人。



佛罗伦萨的牧歌

1. 牧歌的开端

当柴科夫斯基躲在卡明卡写作的时候，远在佛罗伦萨的梅克夫人心中想着一个计划。她找了两个公寓，一间在城里，一间在郊外，约莫离开她自己的别墅四分之一英里。她写信请柴科夫斯基到这里来，问他要哪一间。柴科夫斯基回信说，不如要郊外的那一间，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调查清楚四邻是否真的没有音乐家。

佛罗伦萨！它的对面可不正是漆黑的亚平宁山么？薄暮时分——那是佛罗伦萨秋天里晴朗而青色的薄暮呵——，假如你静坐在那里，你将听见阿尔诺河微微的流声，阿尔诺河流到城里去，迎接它的是古香古色的桥梁。……

一辆车子把柴科夫斯基载到佛罗伦萨，已经有人等在月台上了。来人用车子把柴科夫斯基送到他所要的公寓：一间饭厅，两间卧室，一间化装室，一间会客室，还布置了一个大钢琴。挨在写字桌的墨水瓶旁边，有一张便条，上面写道：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

"我是多么快活呵，Mon Dieu（我的神！）您到了这里，我是

多么快乐呀！感到您在我附近，知道您住在那一幢屋子里，能够和您欣赏同样的景色，和您感受同样的气温，这是一种表现不出来的快乐！我希望您会喜欢我给您选定的地方——Soyez-y le bienvenu, mon délicieux ami。您现在是我的宾客了，我的爱友。假如有什么东西使您稍微感到不快的话，请立刻通知我。我绝不束缚您，您也随时可以离开。

"这是多么巧合呀——您是和我的女儿丽地亚搭同一列火车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打发巴胡尔斯基去接您，因为伊凡·瓦西里维奇，他也知道您的住所的，却必须侍候丽地亚，另外的一个法国仆人，到车站去拿行李。我希望我打发巴胡尔斯基去接您，不致使您不痛快。如果您需要什么，亲爱的好朋友——比如马车，书，不论什么东西，——请直接到奥本海姆别墅去，不必客气，我是欢迎之至的。尤利亚说这里的茶叶坏透了，所以我们总是由莫斯科送茶叶来——我们都不喝外国茶叶的，因此我们也给您准备莫斯科茶；阿历舍负责做这件事，他可能是 fort dans le ménage。

"关于散步，我的意思是，您可以到和您最接近，而且顶动人的 Campo Santo 寺院和 Piazza San Miniato 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您可以每天去，不管天气如何；我们总是 11 点钟出去，在蓬西亚尼附近散一会儿步，即您所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正午沿着原路回去吃午饭。

"我已经把新闻纸和杂志放在您的屋子里。其中有两本讲到您的。此外，所有报纸杂志都可给您用。

"Au revoir（再见），无可比拟的好友！彼得·伊里奇，好

好地休养一下吧。您总是身体不大好，这使我心里不安。上天保佑您在这里休养会增进您的健康。”

2.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1878年12月3日，佛罗伦萨）

亲爱的朋友，我找不出话来形容我对此地一切东西的喜悦。我真想不出更合乎理想的生活环境了。昨天晚上，我很久才睡着，在我的睡房里踱来踱去，享受着可惊的寂静，我确信在我的脚下就是那可爱的佛罗伦萨城了，我知道我终于住在您附近了。今天早晨当我打开窗户的时候，迷人的景色就展开在眼前。佛罗伦萨郊外的奇景，大大地诱惑着我。讲到屋子，唯一的缺陷则是太舒服和太宽敞了！我怕我会给纵坏了。这幢屋子顶珍贵的财产，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我可以在那上头散步，享受新鲜的空气。这对于像我这样热爱新鲜空气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昨天我享受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更描写不出晚上那种完全的寂静，在寂静中你只听见阿尔诺河的水声，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潺潺地流着。天气是很美的，但可惜今天下雨了；我给您带来了坏天气哩。

谢谢您，因为您给我如此的快乐。我无需如您所吩咐，到府上借用马和车。我非常爱走路，我很喜欢必须走路才能够到城里去。如果我觉得累了，可以雇一部车子从城里驶回家去。除了屋子里现成的东西以外，我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我

由维也纳到佛罗伦萨这一段旅程是很愉快的，而从卡明卡到维也纳这一段很不愉快，很累。我到维也纳去的全部旅程中，都苦于牙痛，而且周身不适。在维也纳我休息了一下，换了主意，到威尼斯去。这一回意大利欢迎我了。天气像夏天似的，阳光遍照着田野，空气透明得洁净而柔和。

今天我已经休息够了，我定下了一个生活日程。明天我就要开始工作了。巴胡尔斯基可以在两点钟的时候来上课。因为您同时在此地，我想把我的新作组曲，或不如说，我们的组曲（至少一部分）拿给您看。为了这个目的，我已把它的一部分改编为四手联弹曲——我将把快慢（Tempo）告诉巴胡尔斯基，然后送给您。但首先得等原稿由彼得堡寄到。

我竟和丽地亚坐同一辆火车来，却没有把她认出来！我只看见一个俄国看护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个俄国绅士，但我可没有看见您的女儿——我见过她的照片，一定认得她的。

亲爱的朋友，假如您能够常常把俄国报纸送给我看，那就感激不尽了。请多珍重。谢谢您。

3.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1878年12月4日，佛罗伦萨）

亲爱的彼得·伊里奇，知道了您喜欢那屋子，而且我们住得这样近，我真写不出我是多么快活。昨晚之后，连我的屋子也显得更加悦目，我的散步也更加舒畅了。今天我走过您的屋子，望遍了所有的窗户，盘算着您究竟是在做什么。天气是

这样的坏，我真有点过意不去，但这不是您带来的，亲爱的，这里常常都如此。明天或者后天，太阳就一定会出来了。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因为我们的组曲给了我莫大的欢愉。“我们的”这个词儿包含着多少的迷人蕴味呢。Mon Dieu(我的神呵！)和您有着共同的一件什么，是多大的愉快呢——现在来说，我们确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了——这是多大的好事！您出外去散步的时候，可爱的朋友，有时也请走到我们的别墅附近，看看我所生活的地方呵。目前，我的屋子挤满了人。丽地亚有两个孩子了——可并没有俄国看护妇，只有三个德国保姆，其中一个捷克奶娘。亲爱的朋友，请把您的日程告诉我。我现在在弹您的《小提琴协奏曲》的 Canzonet，说不出的愉快。今天我接到《奥涅金》和《瓦古拉》的钢琴改编曲印本。

您的屋子暖和吗，我亲爱的朋友？您喜欢什么温度？我怕它冷，所以吩咐把火炉生起来。您愿意帮助我的 protégé (被保护的人)巴胡尔斯基，亲爱的彼得·伊里奇，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在这事情上看到了您那无价的友谊的证明。Au revoir，亲爱的邻舍。现在我将常常给您写短信。明天我把报纸送给您，今天还没有来。

4. 《奥丽昂之女》的孕育

（给梅克夫人的信）

我想写一部新歌剧，即席勒的《奥丽昂之女》。这部书包含着可惊的音乐题材，而且主题也还不至于陈腐。我先前就

已经想过了,最近在彼得堡的时候又想起一次,但现在它又开始大大地引诱着我。

5. 柴科夫斯基给尤根孙的信

这里真是寂静得可惊。我特别喜欢黄昏,其时我徘徊在露台上,在完全的寂静中沉思着。您会说,这多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享受寂静呢,不存在的声音怎么能够欣赏呢!但如果您是一个音乐家的话,也许您也可以在深夜的寂静中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地球在空间飞转而发出的深沉的低音似的。但这是一无意义的……

6. 邂 逅

有一天下午,彼得·伊里奇在外边散步,一辆双马的敞篷马车驶过来了,上面坐着两位贵妇,一个穿着白色和鲜明的衣服,一个全身黑袍。

这是梅克夫人哪!——和她在一起的,该是她出嫁的女儿丽地亚。彼得·伊里奇鞠着躬;贵妇们也鞠着躬,马车一下子就去远了……

几天之后,他又在歌剧院里看到梅克夫人,"我一点也没有办法说明这使我多么快活,"柴科夫斯基写道,"尤其是我知道您前天病倒了,现在看见您,可知已经复原了。我坐在您认为可以看见我的那个地方,即在喇叭和伸缩喇叭附近,这两个

乐器是演歌剧最活跃的！像您一样，第二幕完了之后我就走了。”

梅克夫人呢？她写道：“我多么爱您呢！我在歌剧院里看见了您，我是多么快乐！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最初的想头就是您，整天我都意识到您是在我附近；您的在场似乎使我周围的空气都亲近起来了！不管天气多么冷，我也要去；您的四周有的是绝不终止的欢愉。亲爱的人，我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您可别离开呀……”

7. 12月

12月来了。它带来寒冷而不断的雨，但是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祖国也来了好消息。《第四交响曲》在彼得堡演奏，得到很大的成功。柴科夫斯基把莫德斯特打来的电报立即送到梅克夫人的面前，还附了一封信：

“我整天被我们的交响乐所占有，我哼着它，回忆着这一段或那一段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面写成功的。它把我带到两年前——现在是这样子，我多么高兴呵！我写完这部交响乐之后，发生过多少事情呢；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还只稍稍认得您，但我记得很清楚，每一个音符都是为您而写的。靠了直觉，我知道谁也不能像您那样对我的音乐起热烈的反应，我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亲近的，我知道这部交响乐所表现的许多事情，对于您，比对于全世界任何人都更清楚。这部交响乐是我的孩子，我非常爱它，我决不担心它会使我失望。”

有一天,梅克夫人把拉罗[1]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送给柴科夫斯基,问他的意见。他严厉地批评了这部协奏曲,把他跟穆索尔斯基相比。梅克夫人回了一封很忿怒的信,说这不能比拟。但柴科夫斯基仍坚持说:

"在您我的意见之间,是没有第三条路的。在我身上和声学教授的资格依旧坚强地屹立着,这个教授曾每天改错,改了12年;因此我对这些错处非常敏感。但我再也不至于把拉罗拿去和穆索尔斯基比较了——除了说:在某几段乐节中,拉罗几乎达到了穆索尔斯基的程度。"

其时,巴胡尔斯基隔几天就到柴科夫斯基那里去上和声学课[2]。

8. 关于巴胡尔斯基和拉罗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1878年12月12日,星期四,晚)

关于巴胡尔斯基,我已经告诉过您了,现在我还打算再说一点,即,他在我指定给他做的困难习题上头,很有成就,这证明了他对音乐形态有着一种优秀的本能的了解。在和声学对位法的练习上用了两三年功的青年人,当他们第一次要处理不仅是纵的和声关系,而且是主题与主题的关系,以及整个的对称分配时,就会束手无策。勤奋而没有天份的

---

① 拉罗,1823—1892年,法国作曲家兼小提琴家。——译者

② 巴胡尔斯基后来和梅克夫人最爱的女儿尤莉亚结婚。——译者

学生，就在这里给挡住了，因为光脑筋和动力是不够的，还必需有音乐的敏感。如果缺乏敏感，则除了用和声学与对位法的练习毫无目的地，毫无结果地充实了一个真空之外，再也做不出别的什么来。我现在相信，巴胡尔斯基是能够作曲的。究竟他能否做出一些真正创造性的东西来，只待时间来证明了。

冒着被称为顽固派的危险，我又回头来说拉罗。我再次反驳您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地方的说法：如果那首协奏曲是写来给钢琴伴奏的，那您也许会有一部分说对了。和管弦乐的音色（Timbre）比较起来，钢琴的音，可以说，是沉静的——一个全音符——四拍，断不能在钢琴上持续着。管弦乐却并非如此。当萨拉萨蒂[1]弹着颤音（trill）[2]的 la 时，整个管弦乐队奏着它的全音符 sol，到结尾的时候，这个 sol 还是和开始时一样的有生气——和钢琴上的效果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我的争辩却不是关于这两个音（la 和 sol）的实际结合，我只是说，不协和音在那里是无法存在的。不协和音本身是音乐上最伟大的力量；没有了不协和音，音乐就会变成永久的祝福——而无法表现一切受难和痛苦了。协和音是没有力量感动我们的，因此不协和音有着巨大的意义——但必须很有见地，很技巧地，而且很风趣地使用它。

当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为了上帝的缘故，亲爱的朋友，

---

① 萨拉萨蒂（1844—1908），有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家，以技术的辉煌和音质的纯正见称。——译者

② 即 tr～～ 。——译者

别以为我把我自己安放在艺术家的宝座上,仅仅自顾自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要我倾听一些无知的人们的信口雌黄,那是没有味道的,因为他们盲目地否认了他们所不了解的一切。——这些人认为凡不是奥芬巴赫①式的东西,都不是音乐,而是科学,即是数学计算的结果!但是和您讨论音乐,却是惬意之至的;因为您不仅在个人方面和我很亲近,并且您对我的音乐观念也有着那样多的同感。此外,我其实是完全不相信所谓音乐专家的绝对不错。他们往往都是单方面的;他们的知识使他们的感觉麻痹了,当他们追踪着一首曲子的技巧时,往往会忽略了音乐的本质。所以,像您这样的一个爱好者,既真心爱着音乐,又有非常的敏感和了解力,值得做最显赫和最有学问的音乐家们的知音。

因此,亲爱的,请不必保留您自己的音乐见解。您决不会侮辱我这教授的尊严的!您的许多音乐判断是很有创见,而且很有兴味的。您关于 A. 鲁宾斯坦的意见就是一例。

按:梅克夫人曾这样写道:

> 他的音乐没有包含着一点点的创造性,它是由于实际的心理刺激而产生效果的——这是一种热情的神经质,恰如作者本身一样。

从来没有人下过这样确切的评语。职业的批评家们,像拉希,在此人面前总是一味赞美,决不肯记录下他在作曲界中真正的地位。

您和我常常有不相同的意见,对于莫扎特就是一例。但

---

① 奥芬巴赫(1819—1890),法国的轻歌剧作家。——译者

这有什么关系呢？多少权威的音乐家都和您的意见相同的。

9. 自 白

这种奇怪的亲近只剩下一个星期了。柴科夫斯基愈益感到了对娜杰日达在心灵上的依赖。他写道：

"在过去十年间，据我看来，我自己并没有多大进步。我这样说，并非要您鼓励我；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不像十年前那样满意我自己了。我没有写过一件作品——不管短的也好，长的也好——会让我说，'这部东西很完善。'它们从来不曾达到我所能达到的程度。也许这就是工作的一种冲击力；如果我对自己满足了，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工作下去了！关于这一切请不必回信；我知道我决不负您的希望的。而您对我的好感已经变成我的习惯，所以，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中往往只有您。我写得好，一想到您会中意它，会对我所写的东西起反应，就是一种愉快。简单地说，我不相信我再能写什么音乐，假如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听得见和了解的话。"

梅克夫人把报纸杂志不断地送到柴科夫斯基那里去，柴科夫斯基归还得也很快，快得梅克夫人忍不住要问他了。他回信道：

"我做什么都带着一种热狂的，好像我害怕我所发生兴趣的书本或者我在作着曲子的乐谱，会忽然脱手而去似的。后来在读书和写作两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忙迫来。我很快就会忘记我曾读过的东西，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

12月17日下午4点钟,柴科夫斯基写道:

"今天一直到现在,我都用功于写作一部新曲子。我带着恐惧和战栗开始了这部歌剧,我亲爱的朋友。"①

10. 《贞德》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1878年12月22日,星期日早晨)

告诉您,亲爱的朋友,昨天我的女主角贞德(Jeanne d'Arc)使我陷入一种痛苦的激动状态中,我一夜过得很不堪。首先,在我所安排的艰巨任务面前,我简直有点沮丧了。其次,尽管我对于刚写完的一场还算满意,可是我决不见得心平气和。当我有一件巨大而诱人的工作在前面时,都会产生这种心境的。简直很不容易解释这种心境:我要加快加快地写。思想来得这样快,连我的脑袋也迎接不暇。在那种情形下面,想到人类的弱点,不禁悲从中来。在我前面,我看见漫漫的长日,多少星期,多少个月,才可以把这件东西完成,甚至才可以把它写在纸上,重读一遍,以便重写。我想现在就完成它,这一分钟就完成它,钢笔一挥就把它写就!

接着,在晚上,激动得那样厉害,我拿起您送来的那本书,当我读到贞德的最后日子时,读到她的被拷问和行刑时,读到第一次审讯,她失去了力气,承认这是妖道时,我完全心碎了。对于我,她的苦难突然变成全人类的苦难。想睡觉,那简直是

---

① 按指写 Jeanne d' Arc(贞德)的一部。——译者

不可能的了。一清早我喝了一杯酒，这倒有效，我才睡着了。

原谅我这琐屑的自述，不知怎么我觉得非写不可。艺术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儿女，该不是没有意味的。产生过他们，你才真正地体验到劳动的痛苦和快乐，而同时你才能快乐地预见诞生。

11. 别　离

圣诞节临近了。梅克夫人要到维也纳去会她的孩子，她写信给柴科夫斯基道：

"再见，我亲爱的，无可比拟的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奥本海姆别墅作为您的邻居给您写信。如果将来在什么地方可能再有这样的幸福，那么，我该十分快乐。亲爱的，谢谢您的一切，谢谢您在这里对我的好意。我的一生将永远愉快地记住在您附近的生活，而且经常和您通信的一段辰光。"

信里夹了200里拉，以便柴科夫斯基在这里的消费，另有2000法郎，准备他到巴黎去印那部新的《组曲》。柴科夫斯基收下了二百里拉，却退还了2000法郎；他说，尤根孙印行他的乐谱是不要钱的。而且他手上还有2700法郎。

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分别了。一个上维也纳，一个去巴黎。

#《暴风雨》;《第一组曲》

1. 从巴黎到克拉伦斯

柴科夫斯基在巴黎对贞德作了必要的研究,他认为席勒的那本悲剧[①],虽然历史故事不大正确,但在心理上却比其他关于贞德的记载优秀得多的。1879年1月,口袋里藏着席勒的悲剧,柴科夫斯基离开巴黎,到瑞士的克拉伦斯去了。他的《第一组曲》已由彼得堡寄到,但是他已热中于那部歌剧,不再能做别的事情了!

2. 给尤根孙的信

(1879年1月26日,克拉伦斯)

很有兴味的事情刚发生了。原来有三个您所熟悉的人物:(1)不很高明的诗人N.V.[②],他曾为您的俄国歌曲集写了

① 指席勒的《奥丽昂之女》*The Maid of Orleans*。——译者

② 按指他自己,柴科夫斯基译鲁宾斯坦的德国歌曲时,是用这个署名的。——译者

许多诗歌；(2)B.L.[1]前乐评家；(3)作曲家、卸任教授柴科夫斯基先生。

一个钟头之前，柴科夫斯基先生请这两位与他同住的先生们到钢琴边，为他们弹奏他的歌剧《奥丽昂之女》(*The Maid of Orleans*)的第二幕，这个歌剧是他正在写着的。柴科夫斯基先生和N.V.及B.L.是顶亲密的，他克服了天生的害羞，以极大的热诚、灵感和艺术效果弹奏了他的新作。任何一个人看见这两位先生那样高兴时，都会认为是他们自己创作了那部歌剧！他们在屋子里骄傲地踱来踱去，公开赞赏这音乐。最后是作曲家(他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谦逊)忽然被一阵狂喜所支配，三个人就像狂人一样飞也似地跑到露台去，好让他们在新鲜空气里镇定一下他们那纷乱的神经，冷却一下他们要听那尚未完成的几幕的焦急。N.V.和B.L.提醒柴科夫斯基说，歌剧不能像煎饼似的去尝的，那样会一无效果；他们继续对人类的性格和不能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积聚在头脑中的音乐写在纸上表示失望。终于这些善良的灵魂使这个疯狂的作曲家冷却下来，他便坐下来写封信给某一个莫斯科的出版家了……

3. 写脚本

柴科夫斯基一面满意于这部歌剧的音乐，一面却很不耐烦把席勒的戏剧改成脚本。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

① 也是指他自己，柴科夫斯基写报纸乐评时，用这样的署名。——译者

“这一文学动作确实会把我的生命缩短几天。我说不出它究竟如何地消耗我，也不知道呕出一两行之前，已经吮过多少次笔头！我几次离开写字桌，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律动或韵脚，或者只因为我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使人家讲适当的话语。说到律动，有谁能印行一本韵律辞典，那就真正好极了；我相信德国是有这样一部书的。如果说俄国也有一部，那我可不曾见过。

“关于我在佛罗伦萨所写的那首诗——我的心是充满了骄傲的，莫德斯特和别的人说，他们喜欢它。最好我的脚本也写得成功[①]！”

4. 给梅克夫人

（1879年2月7日，克拉伦斯）

我将听从您的意见，寄《奥涅金》一册给布罗夫(Bulow)[②]。往常我总是讨厌把自己推往音乐名家身边的，但布罗夫却不同，因为他确实对俄国音乐发生兴趣，对我也发生兴趣。他差不多是德国唯一的音乐家，承认俄国也有若干音乐作品可以比拟的。您会记得去年冬天我的《法兰西斯加序曲》在柏林所发生的事情。皮尔兹(Pilze)弹了两回，确实也是勇敢之举，因为这部不幸的幻想曲初次演奏后，所有的报纸都曾严厉批评它。听众没有吹嘘，他们只静静地坐在那里，含着

① 但其实现在很少人上演它了。柴科夫斯基一生写了八部歌剧，只有两部至今还很流行，即《奥涅金》和《黑桃皇后》。——原编者注

② 当时德国有名的管弦乐指挥。——原编者注

敌意;所有的谦逊除开不说,我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偏见。大家认为把一个俄国人的名字加到一张德国音乐节目单上面,是很不合适的。可是这并没有使我不快;我相信我的日子一定会来的,也许在我死后很久。……

……我今天工作得很好。我做的工作比平常三天里所做的还多呢。如果不发生意外的事情,歌剧还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全部脱稿了。我写得很快,秘密在于我每天都工作得极有规律。这是我生涯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的意志就是钢铁;……

5. 关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

给梅克夫人的信(1879年3月3日,星期一,巴黎)

我的朋友,您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屠格涅夫,这个问题得小心详细地回答。但是因为您和我太熟识,而且您一定会了解我的,所以我只简单地回答几句。

我的一生就是由于与社会接触才苦恼的。也许这种苦恼,是因为害羞而起,而害羞的程度,严重到可以称为"狂",也许我完全不需要社交,也许我缺乏一种和新交友人谈话时所必需的那种虚伪。总之,我说不出引起我这种痛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我确实知道多少年来我在社会里混,装成很爱它的样子,因此我就不能相信地折磨我自己。这并非全部是悲剧,我可以告诉您许多有趣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我是怎样受苦的,如果说现在我是这样快活,而且觉得如此心平气和,

那只因为我能够活着，不论在这里还是在乡下，独自生活而且只需和那些我在他们面前还原成我自己的那些人接触。我一生从来没有去会见过一个"有趣的"人物，假如去会见的话，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很悲哀、忧愁和疲倦的。两年前，作家托尔斯泰伯爵曾表示很愿意结识我，因为他也很爱音乐。我曾稍稍地企图避开，但他跑到音乐院去，告诉鲁宾斯坦说，除非我去见他，否则他不离开莫斯科。

托尔斯泰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所写的东西也对我很适合，没有法子避免这样的一种见面。我们见了面，我当然尽了为我的这一方面——即，我告诉他说我能够和他会面，真是不胜荣幸和欢喜之至。——总之是寻常不可避免的一套。"我要更清楚地认识您，"他说，"我要跟您谈音乐。"他刚一握手就发表他自己的音乐见解，贝多芬绝无才能——就从这里开始。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心灵探索者，一开头竟会用充满着自信的声调，侮辱任何一个音乐家为蠢物。

我怎么办好呢？驳他吗？唔，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开始了争辩。老实说，他作了一篇演说，但是我怎么能够站起来，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也对他演说一番呢？也许别人可以做，但我只尽其在我，假装很正经，很中意似的。后来他来看过我几次，虽然我深信托尔斯泰是很诚恳的，而且就某种程度上说，对音乐也还算敏感（当我应他的要求弹奏我的第一部四重奏的 *Andante*[①]时，我看见他简直在哭呢），然而就算如

① 即著名的《如歌的行板》。——译者

此，和他结识也对我毫无好处，仅仅给我痛苦与烦恼，恰如和别人结识一样。总而言之，友情的乐趣是只能在多年结识和相互利益（尤其是家庭利益）之间得到的。不然的话，任何一种友谊都不免是一种负担，对于天性如我的人，是绝不能忍受的。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看屠格涅夫或者任何其他的人的缘故。这里有不少人,我是可以拜访他的;比方说,圣一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要我到这里时一定看他去。任何一个如我地位的人,该早就去拜访当地的音乐家了。可惜我却没有做;我知道因为缺乏社交本领,损失了多少。你不能想象,我曾如何竭力去跟这缺点斗争,我在斗争中又受到如何的痛苦。我非常努力于改造我自己！——后来我可明白这是绝无希望的了。我年纪太大,已经转变不来。只有这时我才心平气和。三年前,如果我像现在似的在巴黎住一些日子,也许我早就心平气和了。……有几次,屠洛涅夫曾表示对我的音乐颇有好感,魏亚多(Viardo)曾唱过我的《罗曼司》。就常识而论,我也应该去拜访他们;因为这样做,对我是很有好处的。但我的害羞已经使我对世界上的成功感到麻痹,我终于不再理会了。

另一方面,亲爱的朋友,当我告诉您说我现在比之任何时候更快乐,这句话却来自我心底。是的,现在我可以躲起来,还原为我自己,书本与乐谱已经变成我唯一的社会,我实在非常快活。至于去拜会名人,我可以说一句,经验教训我,他们的著作和音乐往往比之他们本身更加有兴味的。但把这一切

告诉您,这是多么傻的事呀,其实我不说您也已经知道了的。

然而我请求您改正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您和别的许多人都一样的。屠格涅夫并没有和魏亚多结婚,也从来没有和她结过婚。她是嫁给路易士·魏亚多的,丈夫还活着。魏亚多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而且读过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魏亚多是以非常动人和绝对纯洁的友谊结合着的,这友谊早已变成一种习惯,他们简直无法离开。这是千真万确的。

6. 歌剧的完成

一两天后,柴科夫斯基已经把这部歌剧写完了。他写信给弟弟莫德斯特说:

"当你写完最后一个字时,你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快乐,好像重担已经放下了似的。十个星期以来,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坐在那里,榨出脑中的音乐——有时很容易,有时却很难——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将可以享受我的休息了!"

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在巴黎再玩一两天,就回俄国去了。这一晚他到街上去蹓跶,看见广告说,柯隆(Colonne)[1]下星期日指挥管弦乐队演奏他的《暴风雨》。

柴科夫斯基悄悄地到音乐会去。

---

① 柯隆(1838—1910),法国音乐家,当时有名的指挥家。——译者

7. 《暴风雨》的上演

给梅克夫人(1879年3月8日,巴黎)

我不能不把我对于《暴风雨》的印象告诉您。演奏技术本身是不好不坏。我的音乐被听众报以疏稀的掌声,夹杂几声吹嘘,这一点也不使我吃惊,因为我早就料到了。使我惊异的,倒是我自己的反应:我伤心了。我曾认为我有更大的勇气,不怕在社会上的失败的。我异常激动——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

可是您知道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我绝不因此而谴责巴黎的听众呢。今天,我自己就很不欢喜《暴风雨》。太长了,乐式也太插曲化(episodic),不能平衡,插曲本身因为不连续,也失败了。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我不能把失败归咎于演奏不好,更不能归咎于听众的了解不够。似乎《暴风雨》把我介绍到巴黎去,确是很不好的办法。我绝不能怪柯隆;他一定已经很努力,很热诚的了,但显然演奏者对我的音乐缺乏信心。他们似乎马上就知道听众有什么反应;其中几个笑了笑,向听众抛了些会意的眼色,好像在说:"原谅我们奉上古怪的菜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呀。"

《暴风雨》一奏完,我便走了,其时我必须走一大段路,才能够心安一点。现在我感到有一点忧郁,但我知道明天我的悲伤就会过去的。

不过我很感激柯隆,我马上就写信给他。我将找一个理

由说明我为什么不亲自向他致谢。我可以说我是路过巴黎，身体也不大好。

8. 给柯隆的信

＊柴科夫斯基给柯隆的信，后来登在《音乐杂志》(*Gazette Musicale*)上＊

关于听众对我的《暴风雨》所反应的稀疏的掌声和几声吹嘘，使我深受感动，但却没有叫我惊讶。如果说，这一部分是由于反对我们莫斯科人的“野蛮”而保持着某一程度的偏见的话，那么，这部作品本身的本能上的缺陷也应得其咎。乐式很乱，而且比例很不匀称。无论在任何场合，那一次演奏都是优秀的，对作品的失败毫无责任。

9. 给梅克夫人

(1879年3月16日，柏林)

亲爱的朋友，您知道我至今还在柏林，该会很奇怪的吧。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陷入一种非常滑稽的状态里。然而我也要告诉您，因为我是什么都告诉您的。在巴黎钱花得很厉害，付了旅馆费之后，连到彼得堡去的旅费也没有了，我到了柏林，就一步也前进不得！因此我打电报给尤根孙要他电汇一点钱给我。我想不透他为什么不回我信；我刚才去了一个电报。毫无疑问，今晚或者明晨我就会收到钱的。

糟糕的原因是：我在巴黎时发了狂，爱漂亮，先前是不曾

有过的，傻里傻气地买了种种色色的衣服和衣料。您知道我口袋里是有一点钱的，这使我更加羞于招认这种稚气了。

但是虽有这样的意外，我还必须告诉您说：我的经济状况处于顶好的时期，尤根孙欠我一大笔版税。

10. 《奥涅金》在莫斯科

这一年3月，柴科夫斯基和他的弟弟们到莫斯科去听音乐院学生初次上演《叶甫根尼·奥涅金》。彼得去看彩排；在间幕的时候，他先前的同事们跑过来恭祝他。连N.鲁宾斯坦，平常是如此吝啬赞美别人的，现在也承认他爱上了这部音乐。至于塔涅耶夫——柴科夫斯基的忠实信徒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柴科夫斯基走后，他便在音乐院接教对位法——简直连赞美也说不出，只是爆发而为一阵傻头傻脑的哭泣，这使柴科夫斯基感动得很厉害。A.鲁宾斯坦和彼得堡别的人们都跑到莫斯科来看演出。

幕还没开的时候，N.鲁宾斯坦请柴科夫斯基到后台来：那里挤满了音乐院全部教师和同学。在欢呼声中，鲁宾斯坦献上了很大的花环，柴科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上帝知道，这对于我是多么料想不到的呀。"闭幕的时候，他被观众不止一次地给唤出来，但他知道他们所喝彩的不是他的音乐，而不过是他自己。

戏演完后，给作曲者举行了晚宴。A.鲁宾斯坦和他的兄弟一道走过来，但他一句也不说他爱不爱这部歌剧。晚宴很

热闹，“人人都很快活，”柴科夫斯基写道，“我回家已是4点钟，头疼得要裂开。”

11．安东尼娜的出现

他带着头痛回到彼得堡，一个女性在等着他。他来了，她冲过去拥抱他，她花了两个钟头告诉他说，她不仅十分十分爱他，而且说他其实也很爱她。最后他用一百卢布把她支开了。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世界上没有一桩物事能够打破她的误信——她竟以为我很爱她，而且迟早我们还会和好如初的。她甚至没有提离婚一字，去年她委托来向我提出离婚的男人，她现在把他叫做‘卑鄙的阴险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上了她。

“莫德斯特说，她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以自己开头，以自己结尾的特种物质”。

一个星期后，彼得打算开始写他的《组曲》[①]了。楼下人声很嘈杂，他不能安静工作。他出去散步，回来发现门上有一张便条，上面写道：

> 我在想象中吻了你无数次，我知道要是真正吻你的话，你一定不大喜欢的。我跑到你这里来，只是偶然的事罢了，别以为我是来追踪你的。

柴科夫斯基马上跑到莫斯科去，但没两天，当他要到卡明

① 《第一组曲》。——译者

卡去的时候,安东尼娜又突然地到了。……

柴科夫斯基写信给他的弟弟,说到安东尼娜的时候,既不称呼她的名字,也不称她做“妻”,也不称为“某人”。他把她称做“贱虫”。

这是4月21日的事。4月在卡明卡远非春天,很冷,下雨;但这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安东尼娜只能用信去追踪他。

柴科夫斯基在卡明卡还是写那部《组曲》[①]。这是《D大调组曲》,D大调是他所宠幸的。他把D大调称为“勇壮·光明”的调,但他有时却能用D大调写出很灰暗和伤感的作品。

安东尼娜的信像雨水似的倾注而来……“昨夜”,柴科夫斯基写给梅克夫人说,“我睡不着,今天我又冒火——一切只因为我看见那人的信。我羞于我在这方面的软弱。”

“那人永远不肯让您安静一下么?”梅克夫人写道,“彼得·伊里奇,假如钱能使您安静的话,我乐于寄上一万或一万五千卢布……精力,最大的精力,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顶必要的……”

偏偏就是柴科夫斯基缺乏这种精力。但他还是写完了《组曲》,准备把《贞德》编成管弦乐谱。其时,由于梅克夫人的建议,他到了她的夏季别墅伯莱罗夫去。她把佛罗伦萨公寓所用过的一切物件,都搬去为他布置。他写道:“这对于我真好。回到一个人曾经快乐过的地方,你就愿意一切如旧,稍为

① 他一共写了五部组曲。——原编者注

改变一下物事，也是一种痛苦。……一进屋子，我就看见同样的家具和鲜花，甚至嗅到同样的味道。……”

12. 在伯莱罗夫

在伯莱罗夫，柴科夫斯基的计划是休息，因此他没有把那部大歌剧带来，他认为回到卡明卡去才可以从事那样巨大的工作。他只是到田野去逛逛，而音乐就在他心中生长了。

1879年5月17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昨天，写了信给您和阿纳托后，我便开始读《罗安格林》[1]总谱，这是我带来的。我知道您并不佩服瓦格纳，我也不佩服。作为一种理论，瓦格纳主义永不能得到我的支持；作为一个人，瓦格纳使我作呕。但我必须对他的伟大音乐天才表示适当的尊敬，照我的意见，他的天才是在《罗安格林》中表现得最为光辉灿烂了。这部歌剧是他创造的最高峰；过此而后，他的才能开始萎缩，因了他自己的撒旦式的自傲而瓦解了。他就如此失去了他的均衡感，写完《罗安格林》之后，他所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因此也就破灭了。

“但现在我对《罗安格林》很感兴味，这是从管弦乐法的观点上说的。在开始我自己的作品之前，我想非常小心地研究一下《罗安格林》的总谱，看看我能否利用一点瓦格纳的管弦乐法。他的精通是可惊的，但因为牵涉到太多的技术解释，我

---

[1] 瓦格纳的著名歌剧。——译者

将不致于借用他的东西。对声乐来说，瓦格纳的管弦乐法是过于交响乐化了，过于丰富和沉重了。我年纪愈大，就愈深信音乐的两大分支——交响乐和歌剧——完全相反，所以研究《罗安格林》将不会使我变更主意，但正因为此，它值得仔细去研究一下。”

几步之遥，有一间寺院，柴科夫斯基常常去参加弥撒。

5月21日他写道：

“我刚从寺院里做完弥撒回来。教堂内外都挤满了人，我听见那个‘七弦琴盲歌人’的歌唱。那个人一边唱一边弹，用一个他称为七弦琴(lyre)的乐器做伴奏，其实却和古代的lyre无关。在乌克兰，盲人唱歌，唱来唱去都用同样的伴奏的；我曾把这调子用作我的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主题。”鲁宾斯坦曾在巴黎演奏它，大获成功。主题是：

例21



柴科夫斯基在伯莱罗夫住了3个星期，这一回他没有写什么曲子。

#《奥丽昂之女》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79年6月4日，下午10时，卡明卡）

我已经很用功工作了。把一部歌剧改编成管弦乐曲，这是很愉快的事，而且不必太紧张。如果不是我的性格永远要求我赶快的话，那倒是一种颇足以自娱的工作。然而我却老是要快，好像总觉得时间很少，自己很不济事似的。我想把一切东西，一下子做完，可是写一本像《奥丽昂之女》那样的大谱，却需要几个月沉闷的工作。但第一幕十天里面就可以完成了。……

我现在只能每个星期给您写一封信。歌剧脱稿后，我才能够恢复正常。我将每星期三写信给您。

2. 第一幕的写完

（1879年6月10日）

这是一大堆谱子！完成了真痛快！对于一个音乐家，管弦乐队的总谱不只是音符和休止符的集合；这是一幅总的图

画，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要的人物，次要的人物和基础。任何一部总谱，对于我，不仅是预支了未来耳闻的快乐，而且直接赋予了目睹的瞬间的快乐。因此我在总谱里面很注意整洁，不许有涂改或墨污。什么时候我可以把我的乐谱原稿给您看呢？我希望到伯莱罗夫去的时候，您也到那里去，我就可以把歌剧总谱送给您看了。

3. 给梅克夫人

（1879年6月12日）

我的作品进展得很快。它使我有点累，尤其在这个时候，又热，蚊子又多。另一方面，却给我极大的愉快。当一种抽象的乐想变成真实，用一种乐器或一组乐器把它演奏出来时，我是多么愉快呀。这也许是创作过程中最愉快的时候。尤其我现在改编为管弦乐曲的这部作品，是我自己的，就感到双重的快乐。此外，《贞德》对于我还有另一种的诱惑——每一个音符都使我记起了上次到国外去的旅行。……

4. 给梅克夫人

（1879年6月13日）

20年前的今天，是我母亲逝世的日子。那一天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她的死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家庭，都有很大的影响。她还在壮年，忽然患霍乱死了。那可怕的

一天,每一分钟都长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就在昨天。

5. 伯莱罗夫

8月22日,柴科夫斯基离开卡明卡到伯莱罗夫去。其时,梅克夫人已经在那里了。如先前一样,柴科夫斯基住在另一所屋子里。第2天,23日,下午8点钟,他给她写信道:

“巴胡尔斯基告诉我说,他下次来的时候想把米罗赤加一道带来。我是喜欢米罗赤加的,在照片里我曾见过她的美丽面孔;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一定很可爱的。而且,我也很爱小孩子,这个建议自然应该得到这样的答案:‘好的,我很高兴。’我确实也这样回答巴胡尔斯基的,但我不想这样回答您。……

“原谅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您觉得我古怪,也可以笑我,可是我却不想米罗赤加来看我,理由是这样的:我和您的关系,如果维持现在的样子,就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快乐产生的基础。我甚至不想把这稍稍变更一下。我已经把您当作我的不能看见的天使了。您我之间友谊上一切的优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您和我是如此接近,而且对我的心是无限的亲切,然而就寻常的字义来说,我们其实并不相识。而这同样的不相识,必须包括与您最亲近的人在内。

“我要像我一向似的,去爱米罗赤加。假如她真的出现了,这种可爱就会打破了。您家里每一个成员都和我的心灵接近,尤其米罗赤加——但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就让这种状态

继续下去罢。假如米罗赤加问我，为什么我不去拜访她的母亲，我怎样回答呢？那我只好用撒谎来开始我们的相识。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的坦率。

“今天我又跑到树林里去，那是我昨天去过的，我愉快的感觉全都重现了一次。我的工作进行得很好。我还想过几天单独一个人的生活，因此请巴胡尔斯基也别来，虽然我也是很喜欢他的。

“再：如您手头有任何一本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否借我一用？”

梅克夫人的复信说：

“我恰如您一样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像您似的，我不想这种关系有任何的变化。对于巴胡尔斯基的天真，我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真以为米罗赤加可以去看您的；她老是迫他带她去。我已经告诉过她，说这会打扰您的工作的。您猜得很对，这孩子的好奇心已经起了，她肚子里尽是疑问。有一天她问我，‘您真的没有见过彼得·伊里奇么？’我已经记不起我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告诉过她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只好相反地回答说，见过很多，而且很爱您。这样的一种回答，她就很觉得满意。您瞧，亲爱的朋友，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呢，我们也互相了解呢。

“贝多芬的《奏鸣曲》奉上。我的沙莎[1]把它们拆开了。您工作进展得很好，我甚为高兴。”

---

① 梅克夫人的儿子。——译者

6. 会　面

8月30日这一天，沿着通到树林去的路上，两辆马车相遇了。其中一辆，柴科夫斯基安静地坐着。忽地传来了另一辆马车里面的笑声。他抬头一望，正好和梅克夫人面对面，她的眼睛也刚好碰到他的视线。他后来写信告诉阿纳托说，他那时实在不知所措。他点点头，但梅克夫人似乎更不知所措。颇有一会儿是很紧张的。接着她还了礼，就驶过去了。

这一天下午8点钟，柴科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说：

"我刚回到家。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请原谅我时间计算得不准确，以至碰到了您。我相信这一定又引起米罗赤加许多问题，也一定使您难于解释这位先生为什么住在您的庄园里面却又不来拜访您。……

"米罗赤加是多么可爱呵！

"我工作得很多，最后一幕的上半，差不多完成了。"

梅克夫人的回信道：

"您向我告罪，亲爱的朋友，您说不该碰见我，而我却在高兴碰见了您呢！我说不出像这样的会面是多么可慰。这使我确信：您真正住在伯莱罗夫了。我不想跟您发生任何密切的个人关系，然而我却喜欢消极地和您亲近——我喜欢像在佛罗伦萨似的，同在一个戏院里，也喜欢在路上碰到您，我所爱的您，我所得极多的您，这使我感到你不是神话而是一个活人，真是我最大的快乐。对于我，这些场合都是异乎寻常的好运气。……"

7. 给梅克夫人

虽然我知道休息一下很是愉快,但我毋宁喜欢一种严肃的工作吸引了我一切的思想和情感的时候,这种时候有时是很苦恼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有力量使你摆脱它的任何不快,不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因别人而引起的。我一空闲下来,就有成千成万不安的思想,冲到我身上,好像我乐于空下来去欢迎它们似的。这一会,我一放下了工作,就被许多记忆所围困……上帝才知道我这部歌剧什么时候才可以上演呢。

首先的一点,我快要离开这里的恐惧和悲伤,越来越强,使我几乎要流泪了。里昂[①]进来的时候我几乎要拥抱他哩!一句话,只要我的神经觉得无需工作,就会全都松懈下来。为使自己复原,我跑到远远的森林去作一次长久的散步。这大大地帮助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像通常一样的快乐。……

我是多么爱这幢房子呵……

8. 《奥丽昂之女》的脱稿

柴科夫斯基自称很空闲,但他在9月第一个礼拜,就把《奥丽昂之女》的管弦乐谱完成了,这是一个四幕六场的歌剧。接着他回到了彼得堡。

---

① 梅克夫人派给柴科夫斯基用的仆人。——原编注者

VI

梅克夫人的自白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79年9月26日，星期五上午8时，伯莱罗夫）

知道您在彼得堡心情不好，我是多么的难过，可是——请原谅我——您竟对伯莱罗夫患起怀乡病来，这一点，我倒是高兴的。我怀疑您是否会了解，我对您抱着怎样的妒意，尽管我们两个之间，并无私情的联系。您知不知道，我这妒忌，简直是无可宽恕的呢，恰如一个女人，对她的男人所抱的妒意，您知不知道，当您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的难受。在我心中好像有些什么破碎了似的。想到您和那个女人亲近，我简直忍受不住，您知不知道我是多么可恶的一个人呢？当您和她搅得不愉快的时候，我竟高兴起来了！为了这，我曾责备我自己。我不以为这是在引诱我自己，然而我可不能摧毁我的感情。这些感情是一个人所不能驱使的。我恨那个女人，为的是她不能使您快活，但如果您和她的生活非常欢快，那时我更会百倍地恨她的。我认为她把只应属于我的东西抢掠了去，把我的权利剥夺了去，因为在这个世间，我爱谁都不及爱您，我认为您的价值超过一切。如果这几句话使您烦恼，请原谅我不能制止的自

白。我现在已经说出来了,原因就是那部交响乐。但我相信,您自然知道我并非如您所想的富于理想的人。因此这不能把我们的现存关系作任何的改变。我只想知道一直到我生命结束,什么都不能改变,而且谁也不能……但这一点我没有权利说出来 。原谅我,并且忘记我所说过的一切——我的心乱了。

请原谅我,请您相信,我没有生病,我什么也不需要。再会,亲爱的朋友,忘记这封信吧,但不要忘记衷心爱您的人。

再者,您能否给这封信签个收据。

2. 回 信

(1879年10月10日,格兰金诺)

看见了您的字迹,意识到我们重又通信,我的快乐是说不出来的。尤根孙忘记了把《我们的交响曲》钢琴谱终于印出来的消息告诉我,因此您的信,是头一个消息。知道您满意这部钢琴改编曲,我非常高兴,这部钢琴谱,实在也改编得很有技巧的。

至于音乐本身,我知道您一定会喜欢的;怎么能够不喜欢呢,我写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您。那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似的跟您那样亲近,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最秘密地探索我的灵魂,音乐作品的献词,从没有比这更有神圣的意义。它不仅说出了我,而且说出了您;这部交响乐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最爱的作品,它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这个时代,在深深的悲苦中,在一系列

不能忍受的苦恼、悲哀、失望中，忽然诞生了希望，幸福的太阳开始照耀了——而那个太阳就是在这部交响乐所献给的那个人身上。

如果命运不把您送到我身边，那我可能变成怎么样呢，这我真不敢去想。一切都是您给我的：生命，追寻自由的机会和即使在梦中也不曾有过的丰富的好运气。

我带着感谢和爱，念了您的信，除了用音乐之外，什么也不能表现这种强烈的感情，让我将来什么时候用音乐来表现一下吧！

亲爱的朋友，请您珍重。我希望您健康，胜于希望我自己。知道了《我们的交响曲》使您失眠，我的心很是不安。从此之后我要将我的音乐变成快乐安慰的源泉，我衷心祝福您的精神能够平静。

3. 给梅克夫人

(1879年10月12日，卡明卡)

"关于柯隆演奏《我们的交响曲》，首先让我谢谢您，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您那样关心我的荣誉。当然，柯隆演奏这部交响乐我是极端欢迎的，虽然我知道这部交响乐，在法国是不会成功的。我不知道柯隆对您的建议如何答复，一般以为能在节目单上安排一个节目，是极大的幸运，这是连巴黎的作曲家也巴不得有的一种荣誉。很可能柯隆不敢演奏一个外国作曲家的全套交响乐；他从前演奏我的《暴风雨》就

已经是了不起的勇敢，而《暴风雨》只有一个乐章。至于您给他钱，能否成为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我不能够说，但，亲爱的朋友，我要预先警告您，如果柯隆拒绝了您的建议，请您不要诧异。”

后来柯隆同意了：假如经过两次练习之后，音乐家委员会能够通过这部交响乐，他就可以演出。梅克夫人立即电告莫斯科，把《我们的交响曲》要来，音乐家委员会也终于通过了。

4. 给梅克夫人

（1879年10月24日，卡明卡）

昨天我的弟弟阿纳托告诉我说，《瓦古拉》在彼得堡上演了。戏院挤得满满的，但观众的情绪很冷，阿纳托把这归咎于演出得太坏。但我认为这是我严重错误的结果。我心目中以为《贞德》可以避免这样错误的写作方法。（太过琐屑，和声太复杂，管弦乐效果的比例不匀。）在《瓦古拉》中，听众只得到太多的、加了香料的食粮，却没有任何的休憩。

歌剧的风格，应该浑厚，简单，同时应该美丽，但《瓦古拉》却是用交响乐的风格，甚至是四重奏的音乐写成的。我早就已经诧异，为什么这部歌剧不整个儿地失败，我不明白为什么它还能吸引观众，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它还能上演，也许有一天大家还会喜欢它呢！作为一个听众，我自己的反应是，虽然意识到就歌剧说它有许多弱点，然而我还要把它列入我的头等作品里面。我是带着爱和喜悦来写它的，恰如我写《奥涅金》，《第四交响曲》和《第二弦乐四重奏》的情

形一样。

5. 给梅克夫人

(1879年11月10日,上午2时,彼得堡)

亲爱的朋友:

这一次的旅程很不愉快,我在莫斯科读了两天校样,看过了音乐院所有的人,连鲁宾斯坦在内,他要我听听他弹我的《奏鸣曲》弹得如何[①],他弹得好极了,真可惜您听不见。那样一首枯燥而繁复的作品他却弹出可惊的艺术效果,真使我吃惊。

6. 给梅克夫人

(1879年11月30日,巴黎)

李姆斯基-科萨科夫公司[②]的《变奏曲集》[③],我是知道的。就这一种类而言,当然是异常的佳作,而且表现出卓绝的和声学本领。然而,我不喜欢这部作品。即使当做 tour de force,它也还是沉重、庞大而且不易消化那许多使人疲累的主题反复。当做艺术的创作来看,它简直等于零。几个有才气的人,为了自己的偏爱,用了琐屑的客厅主题,作出那么一组

---

① 指1878年春天写成的《G大调奏鸣曲》。——原编注者

② 指彼得堡五人团和里亚多夫等。——译者

③ 在巴黎出版的《二十四变奏曲集》。——译者

变奏曲来,是毫不足惊异的,但像这样的作品也拿出去印行和推销,就未免可惊了。只有业余的玩赏家才可以想象得到离奇古怪地想出来的和弦也值得印行。

至于李斯特,他不过是一个老伪善家,凡有人把作品送给他批评,都被称赞不置。论本性,他是善良的;他是很少的几位著名艺术家中的一个:没有因为妒忌或诱惑而去阻碍他的同辈的成功。瓦格纳和A.鲁宾斯坦(一部分)的成功,也是归于他的,对柏辽兹的帮忙就更大了。但是信任伪善家会有诚实的批评,那就未免太过了。

7. 给梅克夫人

(1879年12月1日,巴黎)

昨天我听了巴斯德罗普(Pasdeloup)的音乐会。他们演奏了柏辽兹的《特罗伊之围》[1]中的两幕,都受到听众疯狂的鼓掌。法国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凡是柏辽兹这个名字所作的东西,都一样地受到狂烈的欢迎。老实说,《特罗伊之围》是很贫弱的,而且很沉闷,表现了作者主要的弱点,即,旋律的贫困,过度的和声,与它作者的音乐才能不相适应的幻想。柏辽兹是一个才气很高的人,他想得到许多美丽的事物,不过他缺少力量来充实他的概念。演奏本身更无足道,实际上可以说很坏,但虽然这样,听众还是感动得

---

① *Siege of Troy*,柏辽兹的歌剧。——译者

发疯了。

您问我，亲爱的朋友，我有没有早期的作品，写了而不曾出版的。有是有的，而且很多！幸而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肯把这一堆幼稚的东西印出来——那时我还自以为是了不起的作品呢！我的早期作品中，只有很少的几部给保存着，其余都被我焚烧了。在这当中，《司令官》只保存了舞蹈的部分。还有《水妖》也给保存着。《水妖》曾于1868年被彼得堡剧场的经理们拒绝上演，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很大，但后来我却变得很感激他们。这是一部恶毒的歌剧，我已经毫无可惜地把它扔到火里去了。

8. 论歌剧

(1879年12月10日，巴黎，给梅克夫人)

您问到《司令官》的事，我可以回答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非常贫弱的歌剧。我这样说，不但把音乐的本质价值考虑在内，连一切好歌剧所必具的条件也算在里面的。首先，题材本身缺乏所有戏剧的兴味和动作；其次，我写得很匆忙，很不用心思，所以最后的脚本是不能适应任何舞台的。我好像不十分能够分辨得出歌剧与交响乐之间的差别。歌剧的作曲家决不能一刻忘记舞台，他必须记住，比起旋律与和声来，在歌剧里面，剧的要素尤其需要；为了满足一个不仅要听而且要看的观众起见，动作是必须有的。

最后，歌剧的体裁必须与布景的体裁相适应；它必须是明

白，清楚和颜色鲜明的。把一张美逊尼（Meissonien）[1]式的绘画搬上舞台，它的纤细的好处则会完全失去。音乐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一部戏里面，细小的，脆弱的，复杂的和声是被忽略的，戏剧所需要的是线条分明的旋律和清楚明白的和声。写《司令官》的时候，我没有顾到舞台和它的条件，只是作了记下一个主题的精细工作。

这些戏剧的条件，某种程度上极大麻痹了作曲家纯粹的音乐灵感，这就是交响乐或室内乐为什么比之歌剧音乐高等的道理。写一部交响乐或一首奏鸣曲时，我是自由自在的，我不感到什么束缚，也没有什么限制。另一方面，歌剧的好处就是你能够用一种群众所懂得的语言直接诉诸群众。还有一点，一部歌剧可以在一季里面上演 40 次，人家还会觉得比 10 年听一次的交响乐更快意。

一部歌剧听过了几次，原先抱着敌意的听众也慢慢地对它发生好感——要大家能够欣赏一部好交响乐，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呵！尽管歌剧的美神在诱惑着我，然而我还是觉得写交响乐，奏鸣曲或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感到更大的快乐。

回头再说《司令官》。管弦乐效果是太强了，盖过了声乐部分。这些缺点完全由于没有经验的缘故，为了到达完善的境界，必须有一连串的尝试和错误，因此之故，我对我的失败还是不害羞。这些失败好像上了一些课，又像一些路程的标志，使我再努力下去。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你可以推想得到，

---

① 美逊尼（1815—1891），法国画家，以技巧纤细见称。——译者

亲爱的朋友，我是如何顽强地拒绝承认我自己的错处，我是如何缓慢地才知道写作歌剧的实际条件。《水妖》(我烧掉的那一部)也好，《禁卫军》也好，《瓦古拉》也好，都不该那样写的。这不是我能轻易精通的学问，但我相信我很能处理《奥丽昂之女》。也许这一回我又错了，假如真的错了的话，假如连《奥丽昂之女》也不能适合歌剧的条件的话，那么，人家说我天生是一个交响乐作者，切不可作舞台音乐，这些话可就说对了。那时我就只好永远放弃写歌剧的企图了。

…………

昨天我接到一个柏林出版家福斯特纳的通知，说他可以印行我未来的全部作品。他要我提出条件。我收到德国出版家这样的要求，已不是第一次。说是说得很诱人的，但我通通拒绝了，理由是这样的：在我还没有在音乐上获得任何声誉之前，尤根孙就自愿负责印行我的东西，起先不给报酬，接着稍付稿费。后来，他开始印行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了，如您所知，我写了很不少。由于音乐方面的报酬是很慢很慢的，至今我还不能使他赚一文钱，因为我的东西里面只有很少的几种是好销的，其余就永远躺在他的书架子上。他的一切打算，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声誉会越过国境，我的作品就可以畅销欧洲市场了。

现在，我的名字渐渐传遍了欧洲，却又要限制尤根孙只能在俄国发行我的作品，岂不是很不公平的么？此外，我不想去迎合德国人反对俄罗斯音乐的那种偏见。很久以来，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音乐作品运到俄国来，却不肯由俄国输入一点

东西。他们宁愿偷印一版——例如他们已经把我的短曲与浪漫曲偷印过一次了——,也不肯向俄国出版家买一点乐谱。也许尤根孙会是第一个俄国音乐出版家,会有人由外国向他定货的罢。我相信:无情地拒绝德国的这种建议,是每一个真诚的俄国人的责任。

因此,昨天我写信给福斯特纳,很有礼貌却又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XVII

罗马 俄罗斯

1. 到罗马

圣诞节前后，柴科夫斯基到了罗马。这一年(1879)12月30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今天我开始改写我的《第二交响曲》。进行得很顺利，午饭之前，我已经把第一乐章差不多一半打成了草稿。贝塞尔不肯印这部交响乐，我应该多么感谢他呵！一个人在工作中努力寻求进步，7个年头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呵！7年以后，我看今天所写的作品，是不是像我现在看1872年写的音乐呢？我知道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完善之境，即理想之境，是无涯的，7年之后，我大概还不至于老呢。

"在罗马听到的音乐，都恶劣不堪，这使我只能自作自弹了，因此我自己和我的弟弟弹了不少，他勉强能够和我弹钢琴四手联弹曲。昨天夜里，我们把贝多芬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改编成钢琴四手联弹曲，弹得正在兴高采烈时，楼下的一个将军，派人来通知我们，不要吵他入睡。我们只好不弹，这是住旅馆的许多不便之一。"

过几天，他又写道：

“米开朗琪罗[1]的《摩西》真是伟大的作品！我在它面前站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愈益感到深深的崇敬。这是一个最高天才的创作。据说，它有的是不规则性，你可曾听说，有那么一个老头儿非蒂斯(Fetis)，他要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找寻不规则性，后来他胜利地宣布，他已经在《英雄交响曲》里面找到了。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不是在精神上非常接近么?”

1880年1月30日，他又写道：

“昨夜非常难过，神经又像从前一样地恶化了。我以为我会不久人世，直到清晨，才朦胧入睡。……

“刚才阿纳托的信来了，说我的父亲如何生病，如何逝世。一边读，一边哭了，我的泪水是向一个善良的人告别，这个人，心地非常纯洁，对我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我的纷乱已经消除了。我不再自怨自艾了。阿纳托说：父亲意识到死期将至，但他勇敢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它。”

2. 沙皇的庆祝会

几天之后，柴科夫斯基把《第二交响曲》改完了，他又开始一部新的作品。1880年2月17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我仍旧非常神经质，很烦恼，睡得很坏，总之生活失了秩序。但我仍不断工作，过去的几天里面，我已经写成了一首《意大利狂想曲》的草稿，这是以一些民间的旋律做基础的。

[1] Michael Angelo，意大利著名的雕塑家。——译者

我想,这首曲子一定有光辉的未来了;它之所以有很好的效果,是因为这是我偶然得到的极好的旋律,有些是从印出的民歌集里看到的,有一部分却是我亲耳在街上听到的。”

但柴科夫斯基忽然袭来的神经病态,却继续下去。他写道:

“我的心中,好像有虫在那里咬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身体很健康,只是不能入睡。……

“我写信的时候,面前放了一束很可爱的紫罗兰花。紫罗兰花在这里已经不少了,春天终于一点一点地走近了。”

在罗马,柴科夫斯基除了改完《第二交响曲》,写了《意大利狂想曲》之外,他还在写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是他在卡明卡想到,在巴黎起了草稿的。1880 年 2 月 8 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昨天达维多夫[①]写信来,说 3 月 2 日将有很大的音乐盛会[②]。所有俄国音乐家,都要写一点什么,奉谕要我写第七场。我不能拒绝,因此打电报给达维多夫说,遵命。我那一场的标题是《门的内哥罗接获俄罗斯宣战书》。您可以想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灵感!但我总要尽力去做。虽然有点勉强,我今天整天就花在这上头。结果也许不会好的。最苦恼的是,别的作曲家如何处理他们的题材,我一点也不知道。大约他们都各选了他们所需要的题材,剩下来的才通知我。然而也没

---

① 彼得堡音乐院长。——译者

② 3 月 2 日庆祝亚历山大二世即位 25 年。——原编者注

有时间和彼得堡商量了，因此我只能开始工作。如果我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可也怪不得我。

“昨天我收到您的信，知道您喜欢我的《组曲》[1]，非常快活。我相信，如果您弄熟了它的话，您一定会最喜欢 Andante 这一部分的；因为这是我用了真正的热力写出来的。”

梅克夫人知道他接受这个任命，非常激动。他真地执行么？为的是什么？他非写不可么？如果彼得还不能从各方面的音乐订货解放出来，那么，她每季汇给他的钱又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梅克夫人的抗议还没有到之前，柴科夫斯基已经写完了那部作品，并且已经忘记了。他复信道：“达维多夫订的那首曲子，我早已寄出了，我本来就早已知道一定没有好结果的。您想，一个善良的作曲家，怎么能够用《门的内哥罗接获俄罗斯宣战书》的题目作出音乐来呢？我用大鼓和伸缩喇叭发出吵耳的声音——这就完了。”

但是大鼓和伸缩喇叭的声音，却永远听不见了。这一个月有人行刺沙皇，庆祝会也就不能举行了。

3. 组　曲

这时梅克夫人已经在莫斯科。这一个月，她看了柴科夫斯基的旧作歌剧《禁卫军》的上演。这部歌剧是 1872 年作的，那时检查官不准上演，因为有革命的倾向。柴科夫斯基写信

---

① 指《第一管弦乐组曲》。——译者

给梅克夫人就重提这段旧事，并且宣称，他希望检查官继续不准这部歌剧上演，因为一部艺术品的价值再没有比禁止更能表现的了。梅克夫人写信告诉他，舞剧《天鹅湖》也在莫斯科上演，但最成功的还是那部《组曲》。不到两个月后，尤根孙告诉他说，鲁宾斯坦认为这部组曲太不容易演奏了。柴科夫斯基写道："如果不是鲁宾斯坦错了，那我就必需从此不作曲。我尽力写得简单容易，但越努力，就越失败。这真可怕。"他要塔涅耶夫把鲁宾斯坦所反对的东西，详细写给他，塔涅耶夫把一切告诉他，据说最困难的就是横笛和低音笛那几段。柴科夫斯基简直生气了，他回信说，他自己也会吹横笛的，比之《第四交响曲》，这些乐段简直是孩子的玩意。他继续写道：

"理由之一是：吹低音笛的梅先生，那天脾气一定很坏，而鲁宾斯坦就受了他的影响……那样的几个高音，梅先生的嘴唇难道吹不出来么？问题就在这里。这样可爱的嘴唇，给太太吻过多少次的嘴唇，竟会吹不出我的两个高的 E 音，那才怪！但这决不会阻止我将来写出同样的高音，如果我认为必须击破连任何一个演奏家都容易奏出（而且无须加上特别的法式口簧）的东西而唯独它吹不出来的可爱的嘴唇时。"

4. 回到卡明卡

4 月里，柴科夫斯基回到了卡明卡。

1880 年 6 月 17 日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昨天我开始作几首短的声乐曲，开始是给托尔斯泰的词

'所有的苦难都受过了'写的两部合唱。托尔斯泰是谱曲最好的源泉;对于我,他是诗人当中最使人感动的一个。您知不知道莫斯科有个诗人叫做苏里可夫(Surikoff)的,今年春天死于肺病呢? 他是完全自学的;他的一生,坐在一个柜台后面,成日卖着铁钉和马蹄铁之类。但是他的才能却是不可限止的,他的诗充满了真诚的感情,我想将来用一些来作曲子。"

7 月 5 日,他写信给尤根孙说:

"亲爱的灵魂,

"你似乎认为给博览会作几首曲子,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我一定趋之若鹜么? ……如果他们要我写一点声乐,就必须把歌词寄来——如果要我写器乐曲,就必须指定曲式,和要表现什么等。其时又必须决定一个价钱,谁负责支付,什么时候可以领取等等。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来,并非大摆其架子,而是因为我假如不知道要表现什么,以及报酬之类,我是写不出那样的吵闹曲子的。灵感是有两种的:一种来自心头,为着创造;一种来自定货。后一种则必须有一定的情节或歌词,时间限制以及有多少张钞票。

"你要我选择一两种庄严的事物做题材,似乎我应该被这些东西所迷住似的。你怪我对于这样的一笔买卖,竟迟迟不复。你把它叫做买卖,可是买卖也得准确清楚呀。比如说我给博览会写一部庄严的序曲,可是假如安东(鲁宾斯坦)也写这么一部呢?

"所以我在你详细复示之前,对于博览会的事情决不

多想。

"今天我已校完第四幕(《奥丽昂之女》)的校样,星期四即可寄上。这部歌剧变得多长呀。我可怜的出版家!你的仓库又得划出地方来装这许多额外的板子了。……"

5. 到伯莱罗夫

7月初,柴科夫斯基又从卡明卡到了伯莱罗夫,这时,梅克夫人已经到瑞士去了。7月18日,他写信给阿纳托说:

"我到了,便问:'有我信吗?'回说,'有的!'——我走进书房,看见两封信,还有一个封了口的小盒子。我非常激动地把盒子撕开了,我发见里面有一只表,还有一张便条,要求我接受下来当作礼物[①]!——这个表是冬天在巴黎订的,刚寄到不久,一定值好几千法郎。一边刻着贞德骑马像,另一边是阿波罗[②]和两个缪斯女神,是用金星粘在黑珐琅上的,非常纤巧。天呵,娜杰日达是多么可爱啊!"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写信道:

"别提到死的事呵!让我们活在世间,尽可能地愈长久愈好。生活对于我们两个,都已经给够苦头吃了,然而我们还有许多理由要活下去。您关于《贞德》所说的一切,也许是真的吧,至于我自己,如果我这部歌剧被证明了纵使不伟大,起码

① 梅克夫人的便条说,她活在世上的时间不会长了,送一只表给最亲爱的友人做纪念品。——原编者注

② 阿波罗,即太阳神。——译者

是卓绝的作品，那我也就很满意了。我将常常把表带在身边，并非因此才记着您——我是一刻钟也忘不了您的，活到一千岁也断不会忘记您—— 而是因为我觉得占有了一点什么，那是颇可愉快的事……”

6. 格林卡

下雨的日子里，柴科夫斯基就躲在书房里读乐谱和书籍。他发现了格林卡的两重人格，他写信道：(1880年7月17日)

“格林卡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现象呵！读他的《回忆录》，碰见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絮絮不休，简直到了琐碎的程度。弹奏他的小曲吧，您简直不能相信，歌词也好，音乐也好，是由《光荣颂》[①]的作者写出来的。这一首《光荣颂》，是属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他的歌剧和序曲里面，有着多少的美呵！他的《卡玛琳斯卡娅》[②]是多么富于创造性呵，我们需要俄罗斯舞曲的调子时，就全都坦率地从这里偷取对位与和声！在这短短的一首曲子里面，格林卡居然能够集中了小人物用巨大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

“接着，在他的才能到达了最高峰时，这个人怎么会作出像《波兰加冕礼》这样繁琐的蠢物呢，这曲子是他死前一年作的。还有《孩子们的波兰舞曲》，他在《回忆录》里好像是很满

---

① Slavsia 歌剧《伊凡·苏沙宁》中的人民合唱曲。——译者

② Kamarinskaya，格林卡作的舞曲，是一种轻快的俄罗斯民族舞。——译者

意，似乎把它当做他的代表作！莫扎特写信给他父亲时，也显露了同样的天真——但当然是另外的一种。莫扎特是一个灵感的存在，孩子们的无邪，柔和得像一只鸽子，贞节得像一个处女；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自负，也没有自吹自擂；他似乎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的天才是如何的了不起。

“和这相反，格林卡却充满了自爱，他把一生所经历的一切琐碎事情，都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他的最小的作品也给印出来，好像这一切都属于历史似的。他是当时俄罗斯贵族的一种典型人物——有野心，教育程度不高，虚荣心重而又度量狭窄，凡有人批评他的音乐，就焦躁不堪。这些都是庸人所具有的品质。然而这些品质怎么又会属于这样的一个人呢？我简直不知道所以然。”

7. 给梅克夫人的信

（1880年7月18日，星期日）

今天我上修道院的教堂。听修女们唱歌，有一件事情很使我着恼，那就是——她们滥用了属七和弦的第一位置。世界再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毫无意义的和弦，更缺乏音乐性质，更不适合教会的用途了，这个和弦是上个世纪由格鲁比(Galuppi)，萨蒂(Sarti)，波特尼安斯基等人引用的，这之后，我们的教堂一唱起 *Kyrie* 来，就少不了这样的一个和弦。这一和弦使你想起了一个手风琴，除了主音和属音之外，并无所谓

和弦。它打破了歌唱时字音的自然，它减轻了并且庸俗化了全部的效果。为了使我所讨厌的东西弄得更清楚起见，试举一例如下：

例 22



上例应该唱成这个样子：

例 23



新的罗马天主教堂，我对它的印象很好。但我却中意正教会的《祈祷歌》，不喜欢天主教的《弥撒》，尤其所谓《低弥撒》，没有一点庄严意味。……

昨夜我走到乌拉德米尔斯基森林里去。这一年，我没有采野菰的运气了，我连一只都碰不着。您的鹦鹉跟我成了好朋友，我要它停在我的手上，它就笔直地飞过来了。

我很好，很安静，十分快活！我的朋友，我所要感谢的，正是您哩。

8. 论《贞德》和《卡门》

（1880年7月30日给梅克夫人的信）

"亲爱的朋友，把我近作的女主角给雕刻在我的表上，如

果不是我错，就是您错了。我不相信《奥丽昂之女》是我所写的最好和最深刻的作品，但在我看来，也许这部作品将使我能够为世人所欢迎。《奥涅金》和我的一些器乐曲，是我的亲生孩子们，他们亲切地藏在我的心底。我写《奥丽昂之女》时，不像写《我们的交响曲》或者《第二弦乐四重奏》那样入迷，但与此同时，我写这部歌剧却多多注意舞台效果——而这正是歌剧里面所要考虑的。”

有一晚，柴科夫斯基为着休息起见，把比才5年前所写的《卡门》从头到尾弹了一遍。后来他写道：

“据我看来，这是十足的杰作，这是几个作品中的一个，它将来会最活跃地反映整个世代的音乐活动。据我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在这一方面和前一个时代相异的，那就是，我们的作曲家在寻求着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和舒曼从来没有寻求过的东西——首先，他们在寻求着美丽而奇警的效果。如果没有种种趣致的和声，离心倾向的管弦乐组合，以及各式各样的纯粹外在效果，那么所谓新俄罗斯乐派，是什么东西呢？所谓音乐观念已经变成新的乐音效果的借口。他们曾一度创造的地方，现在，除了很少的几处例外，都在发明着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过程；所以，现代音乐虽然精巧而且瑰丽，但在情感上却依然是冷酷的。

“但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音乐家，在他的音乐里，这些瑰丽而精巧的乐段，并非造作的结果，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它们很悦耳，但同时却很使你感动，很别致。比才好像对我们说：‘你在寻求着高贵而伟大的东西；你需要美丽的事物。看，

这就是一部美丽的歌剧呀。'我认为没有另外一部音乐作品可以更值得称为'美丽'的了。从头到尾,这部作品都很迷人,都很使你心旷神怡。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不少很别致的和声和完全新鲜的声音组合,但这些却不仅仅是为它们本身而存在的。比才是一个对现代性有所贡献的音乐家,但他却是给真正的灵感所温暖的。

"对于一部歌剧,这是多么难得的主题呵!我弹到最后一场,从没有不掉泪的。这里有的是看斗牛的群众,连同它的粗豪的快乐和激动——为着抵销这一切,有一个可怖的悲剧和两个主角的死,他们通过命运——fatum——最后到达了顶点和他们自己可怜的结局了。

"我确信,在约莫10年里面,《卡门》将会变成全世界最被人爱好的一部歌剧。但是在他的本国,却没有先知者;在巴黎,《卡门》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成功。第一次演出之后不久,比才死了,虽然他死的时候还在壮年,而且也很健康。谁知道呢,也许他歌剧的失败杀害了他罢?"

VIII

巴黎的钢琴家

1. 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80年7月22日，瑞士湖畔城）

“有一个来自巴黎的青年钢琴家，他刚念完了音乐院的课程，得到高额奖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马门泰尔（Marmontel）的学生。我请他在夏季里教我的孩子们钢琴课，并且替尤莉亚的唱歌课伴奏，跟我弹四手联弹曲。这个青年弹得很好，颇有演奏天才；他的技术高妙极了，但他的演奏却没有带着自己的表情，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是他年纪太小的缘故，他说他才20岁，但看上去还不到16岁的样子。”

这个青年钢琴家即后来举世闻名的德彪西，其时他实际上是18岁。28岁起他才开始写作伟大的音乐。梅克夫人向柴科夫斯基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即这一封信），没有提他的姓名；第二次提到的时候，他已是彪西老爷了（见2）。

2. 给柴科夫斯基

(1880年8月18日,阿尔加罕)

我自己从来没有弹过马斯涅[1]的《马利亚麦德伦娜》,也没有弹过比才的《卡门》,但是我从彪西那里可以判断得出,巴黎音乐界目前是把比才看得非常高的。也是从彪西先生作样本来判断,我已经深信巴黎的钢琴家和俄罗斯的钢琴家之间是无可比拟的,作为音乐家或技师,我们俄罗斯的实在比较高级。我的这一位,却是一个桂冠音乐家,今年毕业的时候,得到大奖金。现在他要取得罗马奖金——其实这一切奖金都毫无意思,不值一文钱。

3. 给柴科夫斯基

(1880年8月19日,阿尔加罕)

昨天我决心要同我那位法国青年合弹《我们的交响曲》,结果,我陷入可怕的神经质状态。一弹到它,我全身每一根纤维就免不了要发出火星来! 简直要24小时才能复原。他没有把这部交响乐弹好,他读谱的能力非常强。这是他唯一的才能,但这是很大的才能。他的第二种特性,就是喜欢您的音乐。他跟马斯涅学理论,因此马斯涅当然是他眼中的英雄,但是昨天,他和我弹了您的《组曲》,他却很喜欢赋格曲,而且说,

---

① 马斯涅(1842—1912),法国歌剧作曲家。——译者

"在所有现代赋格曲中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一首。马斯涅永远作不出和它相等的东西来。"他不喜欢德国音乐家,并且说,"他们没有我们的气质,太沉重,落 笔也不清楚。"总之,他纯粹是巴黎大道的产物。

4. 德彪西改编的《天鹅湖》

梅克夫人把明契爱里(Ponchielli)[①]的一部歌剧,连同彪西所作的一支小曲,寄给柴科夫斯基,请他批评。她附了一张字条说,"这孩子准备做一个作曲家,小曲子作得很好,但全是他的先生马斯涅的那种派头,他现正在写一部三重奏,也很好。但也散发着马斯涅的气味。他很能读谱,伴奏也极佳。"

柴科夫斯基回信说,他将带着最大的兴味来看这两部乐谱。

10月里,梅克夫人接到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奥丽昂之女》的钢琴改编谱。梅克夫人那时刚患着头痛,却还是整天研究这部音乐。她写道:"幸而歌剧寄到的时候,我那位法国青年还在这里。他给我弹得非常好。听着听着,我就感动到狂喜了。我必须承认,亲爱的朋友,我是颇担心这部歌剧的,理由在于您作品的特色,就是俄国味,我害怕在您不知不觉间,这种特色会失去,而变为法国式的歌剧。"

梅克夫人把她的三重奏照片(她,彪西,还有莫斯科音乐

---

① 明契爱里(1834—1886),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者

院来的大提琴家丹尼尔钦科〔Danilchenko〕)寄给柴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后来写道："彪西的脸和手，简直和A.鲁宾斯坦青年时代非常相似，上帝保佑彪西将成为钢琴之王。请把彪西改编的我的歌剧钢琴谱寄给尤根孙，不要寄到别的出版家那里去。我非常高兴把我寄给您的总谱送给这位法国青年。"

但梅克夫人决定不让彪西把总谱带走。她写道："我担心那些贼头贼脑的法国作曲家——马斯涅，德立勃，戈达等等——会从您这部歌剧偷去无数东西，当做自己的送给巴黎听众。我向您保证，彼得·伊里奇，他们确实经常从您这里偷东西的；前几天我们弹您的《第一交响曲》四手联弹曲时，我就知道了。我也发现彪西很像鲁宾斯坦。我相信他很有前途，因为他对这桩工作很热心，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兴趣。他的性格很有点琐碎，很是法国式，但他的心是很好的。我寄上他改编的《天鹅湖》钢琴曲，请交尤根孙印行，但千万勿将彪西的名字印在上头，因为如果乐谱落到马斯涅手中，我这年青人一定会受责罚的。"

5. 德彪西的离开

1880年10月25日梅克夫人给柴科夫斯基

那法国青年一个礼拜内就要走了，我已经留他多住了两个礼拜。他回去，我觉得惆怅，因为在音乐上，他给了我那样的愉快，而且他又是一个好心肠的孩子。

1880年10月26日给柴科夫斯基

彪西快要离开了，我们比之往常弹了更多的音乐，昨晚我要彪西和丹尼尔钦科弹四手联弹曲，他们弹了比才的管弦乐组曲，这是很动人的曲子。他们又开始弹格林卡……这音乐把我带回莫斯科和贵族会堂，带回那明亮的光之海，还有嘈杂的听众，在那中间，我仅仅扮演着消极的角色。听了序曲，音乐和记忆都使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无论什么，只要我们远离它就加倍地可爱了。

1880年11月15日给柴科夫斯基

那法国青年走了，我不再能听到您的《钢琴奏鸣曲》和别的可爱的作品了，在那当中，我特别中意《e小调圆舞曲》，彪西弹得很好。我的三重奏也就完结了。想想看，彼得·伊里奇，那孩子离开的时候，竟然哭起来了。这使我深深地感动着：他有这样可爱的一颗心呵。他本来是不想走的，但他延迟了两个星期的行程，音乐院方面就很不以为然了。

6. 在卡明卡

其时，柴科夫斯基住在卡明卡。在读校样。名誉已经传遍了俄罗斯，传遍了欧洲。然而他嚷道："名誉么？光荣么？这个词儿引起多么矛盾的感情呵！我想望它，我争取它，然而我又恨它。"他说，如果音乐听众愈来愈多，就意味着名誉的

话，则他衷心想望它。但是假如随着名誉的提高，他说，在他自己与整个世界之间反而布下了一道幕幔——那他就不如永远沉默……至少稍为沉默一下，让世界忘记了他……"这并非因为我怕暴露。可以坦白地说，我的良心是很清白的，我没有足以害羞的东西。"

这时他的工作在进展着，一个新的管弦乐组曲①的三乐章都已完成了。《奥丽昂之女》和《奥涅金》分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同时上演。

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在想望名誉与憎恶名誉引起的后果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几乎是悲剧性的。有时我总想躲起来，活埋在地下，让我可以忘记了一切，让所有陌生人忘记了我。唉！我一旦回到火里去，火就会重新烧着我的翅膀的。

"我的翅膀又快因为《贞德》在彼得堡上演而再度烧焦了。我又不得不飞进剧场与官僚的吱吱喳喳的海中，不得不呼吸虽小但却有毒的阴谋的腐朽空气。然而，要么我就得不再写歌剧，否则就要准备迎接这一切。我真不相信我还会再写另一部歌剧，我想我应该局限在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的领域内。我一记起去年春天在上演《奥涅金》时所受的闲气，就觉得好像永远也不要再为剧场写作了。诱惑真是可恶的事啊！

"我在这里整日忙于校对我的《协奏曲》②和《意大利狂想

① 指《第二管弦乐组曲》，共四乐章，1883年完成。——译者

② 即《第四钢琴协奏曲》。——译者

曲》的校样。后一首是很容易弹的。”

7.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

(1880年9月21日,卡明卡)

我的计划是多么狂妄呵,我立志要休息一个长时期!我正开始无所事事地过日子,却好像很不舒服,真的生病了似的:睡也睡不着,疲倦,软弱。今天我就不得不坐起来,计划我下一部交响乐了——其时我立即精神奕奕,勇气百倍,而且心平气和。这证明除非去旅行,我决不能两天不工作的。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害怕我会变成一个,比方说,像鲁宾斯坦那样的作家。他们感到有一种义务,要每天给社会供应一种新作。结果就是,他把伟大的创造力,作稍稍的变化,于是他后期大部分的作品,就全是镍而非真金了。假如写得用心些,他会创造出真金来的。

近来我又想计划别的有趣的工作,使我离开一下音乐。唉!哪里可以呢。俄国没有一本音乐史的教科书,最好让我来编一部。但这意味着我要放弃音乐创作约莫两年——时间太长了。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可做呢?译一本音乐史?没有什么味道。写一本传记?关于欧洲的艺术家,书已经很多了。我又不能提起热诚来写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和谢洛夫,因为我虽敬仰他们的音乐,却不喜欢他们的为人。格林卡我早就告诉过您了;达尔戈梅斯基是一个更加无知,更没趣味的人。至于谢洛夫,他是异常聪明的,简直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但

我却和他相识，而且永远不把他当做一个人，他心地不好，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不能把我的休息时间贡献给他。我是多么想写一本莫扎特的传记呵，但奥托·约翰却已使我无话可说，此公一生专门研究莫扎特的历史和为人。

因此，似乎除了音乐创作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满足我内心的工作欲了。我已经在计划写一部交响乐和一部四重奏！我还不知道先开始哪一部好。

8. 审查官

几天之后，柴科夫斯基接到通知说，彼得堡皇家剧院已通过上演《奥丽昂之女》。这个通知还附寄了审查官修改过了的歌剧脚本，审查官在柴科夫斯基的总谱上写着："本剧所称大主教，应改称游方僧，不准用大主教三字。所有关于十字架的对话，均须删去，舞台上亦不准有任何十字架出现。……"

柴科夫斯基暴怒了。他写道：

"这一切都是混蛋！歌剧结尾的时候，贞德被带上柴架，她要求一个十字架，于是一个兵就把两根木柴，扎成十字架的样子，递给她了。这整整一场，就得删去……最可笑的是，要把大主教称做游方僧，这简直毫无意思。谁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命令，发自一个国家机关，它监督着全俄国的所有印刷品！也应该有个把受教育的人吧？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好照办了。"

与此同时，N. 鲁宾斯坦又委托柴科夫斯基写曲子。这一

回是为莫斯科博览会写的。鲁宾斯坦指定要合唱队和管弦乐队用的大曲，或者仅仅管弦乐队用的大曲。总之要大。指定了三条题目任择：(一)博览会开场。(二)亚历山大二世加冕25周年。(三)天主堂开幕。都是不可能创作的题目。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照办了。12天之后，1880年10月22日，他写信道：

"亲爱的朋友！我的音乐女神可真不坏，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已作了两首曲子，一首大而庄严的序曲，一首四个乐章的弦乐队用的《小夜曲》。我现在正忙于把它们改编为管弦乐曲。那首序曲很热闹，但没有艺术价值，因为我写的时候，虽有热而无爱。"

这就是《1812年序曲》。

曲子完成后，他把它寄给尤根孙，并附了一张条子说：

"你说莫斯科城将会给我山一样多的金子，实际上我所得不过如下。计开：

合唱部分的简化，16小节反复三次的管弦乐谱	3卢布
8小节创作，转入国歌。	4卢布
第3首诗，加作4行，每行40戈比。	1卢布60戈比
总计	8卢布60戈比

这8卢布60戈比我送给莫斯科城，但正经地说，这样子的作品要报酬，是开玩笑的；那将是一种侮辱。像这样子的事情，要么做了不收酬报；要么就索性不做。"

9. 给梅克夫人

（1880 年 12 月 26 日，卡明卡）

您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写三重奏。您总该原谅我，我的朋友，这是超乎我的能力之上的事情了。我的听觉机关简直不能接受一个钢琴加上一个小提琴，或者加上一个大提琴。对于我，这几件乐器的不同音色，好像在开战似的，我向您保证，要我听一首小提琴或大提琴的三重奏或奏鸣曲，真是一种受罪。我不能解释这种生理上的事实，我只能这样说出来。钢琴和管弦乐合在一起，那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种种音色也是不能调和的——钢琴更加不可能和别的乐器相调和；钢琴的弹性使它不受任何音体所束缚。但是在这里却有两种均衡的力量，即有力而丰富的管弦乐，对抗一个小小的，平易的，但精神奕奕的敌手，如果是一个好的演奏家，这敌手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

在这一场斗争中，有无数的诗意，对于作曲家来说，就有许多极其诱惑的声音组合。但是把三种人物如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结合起来，岂不是世间最不自然的事么？所有三方面的价值全都失去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温暖的声音和这乐器之王（钢琴）较量一下，就全失去了好处。而钢琴又一点没有办法像它的对手似的高歌！照我的意思，钢琴只在下例的场合中有价值：（一）独奏用。（二）与管弦乐合奏用。（三）伴奏用，即等于图画的背景。然而三重奏是以平等和相似做前

题条件的，试问弦乐器和钢琴之间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条件呢？不能够的。因此所谓钢琴三重奏是一种做作的东西，每一个乐器所弹的，都不是它自然的声音，而是作者强迫它弹出来的，作者的乐想，难于分配给各种乐器，就只好勉强乱分了。

作曲家如贝多芬，舒曼和门德尔松，都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技巧与创见，我是很佩服的。但我知道有些许三重奏却只具有优秀的乐式，作为乐式，我却不喜欢三重奏，因此我不能带着真正的感情来写它。我知道，亲爱的朋友，我们对于这一点是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的，我也知道您中意三重奏。但是虽然我们对于一般的音乐物事有同感，可我们毕竟清清楚楚是两个人，自然在好些地方很不同的。

我多么愿意写一首三重奏使您愉快呵！当然，我总是准备听您的喜欢为您工作。但这一回我的音乐不会使您愉快了，因为它将会缺乏真正的灵感。即使坐在这里，一想起三重奏的声音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XXIV

鲁宾斯坦的死

1.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80年11月27日，彼得堡）

我今早到这里，马上要跟您谈几句，亲爱的好友。请原谅我在莫斯科信写得很少。我在这里的生活除了“强迫劳动”之外，什么也没有，又因为眼睛看校样太紧张，以至于老毛病（头痛）复发，还没有把预定的工作完成，我便不得不离开莫斯科了。我想最好是改变一下我的日程，看看能否休息休息。因此我到彼得堡来，简直可以说隐姓埋名，除了一两个亲戚之外，希望能瞒着别人。在莫斯科我的感觉非常出奇；尽管有种种事故，我对这个古城的爱至今还没有减低。恰恰相反，爱是越来越强烈了，但这种爱是在最痛苦的状态下进行的。我觉得我曾死去了很长的时期，我先前的一切生活已经湮没无闻了，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已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种年代了。很不容易告诉您，这种感觉为什么或怎样的痛苦，但痛苦终归痛苦。我只能用过度的工作和过度的酗酒来克服这种痛苦，我只能向这两种方法求助。结果是极端的疲累。

然而也不是没有快活的时光的。莫斯科音乐协会的理事会对于我的《祈祷曲》极感兴趣,其中一个并且拨出一大笔款给莫斯科最好的歌诗班,来研究这曲子的音乐。结果就是,我的《祈祷曲》上星期五在音乐院的礼堂演唱了。歌诗班唱得很好,我经验了作为一个作曲家一生最快活的时光。到那里去的人全都像我一样的快乐。音乐协会决定特地开一次音乐会,再演唱一次。因此,我那受过多少苦难的《祈祷曲》,终于要为人所知了。

同一天晚上,音乐院的教授们和学生们,出乎我意料之外,弹了弦乐合奏的《小夜曲》,那是在卡明卡写的。他们弹得好极了,这给我很大的快乐。在目前,我认为这是我所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亲爱的,我有没有告诉过您,说,《奥涅金》将要在莫斯科歌剧院上演呢?

2. 柴科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1880年12月3日,早上4时)

下个星期音乐协会将要演奏我的《意大利狂想曲》。《禁卫军》将于今天在大剧场演出,……各方面都很欢迎我的音乐。整个清晨我在读着校样,读完就送给印刷所去了。

3. 成功与苦恼

12月里,莫斯科在鲁宾斯坦的指挥下,演奏了《意大利狂

想曲》,同时,彼得堡在那普拉夫尼克的指挥下演奏了同样的曲子。这一个月,彼得堡准备上演《奥丽昂之女》,莫斯科准备上演《奥涅金》。柴科夫斯基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跑来跑去,看着互相妒忌的女高音,如何抢做贞德的角色;至于《奥涅金》,第一晚演出之后,莫斯科的反应不好,加以女主角生了病,就不能继续上演了。柴科夫斯基怒叫道:再不写歌剧了!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您讶异不讶异,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一个事业成功的人,竟也要埋怨命运?成功不如外表看来那样的巨大,而且,成功总不能抵偿与人间接触时所经验到的难以忍受的苦恼,人家把我当做景物来看,我所中意的生活的希望全被剥夺了,而且我也没有时间读书或写作——老是毫无意思地被推来推去,好像身临跳舞厅似的。还有一个月这样的时光。我一想到这,就免不了害怕,我奇怪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支持这一切的力量。

"甚至表面上装成激赏《奥涅金》的报纸,骨子里却是在责备:说我没有灵感,说塔姬雅娜一角枯燥无味,说我的《奥丽昂之女》将证明彻头彻尾是寻寻常常的云云……辱骂我是吃得消的,但最难受的是:人人都望着我,在街上也对我指手划脚的……"

2月下旬《奥丽昂之女》在彼得堡上演,柴科夫斯基经验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被观众叫到幕前凡24次。但是这光荣并没有给他真正的快乐;他知道玛琳斯基剧场的经理们对这部歌剧怀着敌意,他知道演员们都很生气,不满他们在

剧中的角色。果然,第二天,报纸上把这部歌剧和它的演出都一笔抹杀了,于是《奥丽昂之女》便从剧目里给删除了。

但是对他个人更悲苦的事情却还等在前面。在尼斯,他接到阿纳托的信说 N. 鲁宾斯坦正动身由莫斯科来,打算治病。他出国之前,就已知道鲁宾斯坦生病,需要休息。这一点他和娜杰日达也讨论过了。他给她这样写道:

"N.G. 不能够休息。他和您我完全不同。我们爱孤独,他却爱出风头。没有刺激和风头,他就简直不能生活;这是他的生命。他不喜欢念书,散步也使他苦恼,甚至他自己给自己弹奏音乐,也觉得毫无乐趣——必须有人在听他。休息和安静,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人,会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除了折磨之外。"

其时,他又接到尤根孙的电报,说 N.G. 到了巴黎,病得很厉害,有性命危险。他打电报去问消息,回电的第一句:"无望。"下面还有一句:"鲁宾斯坦已逝世。"

4. 鲁宾斯坦的死

柴科夫斯基立即赶到巴黎去,他后来写信给莫德斯特说,途中尝到了一切痛苦。他害怕连遗体也来不及再见一面。到巴黎的时候,他由车站径直跑向旅馆,人家告诉他说:鲁宾斯坦的遗体已经在当天早晨运到教堂去了。……

回头说3月26日这一天正午,鲁宾斯坦在病榻上说,他肚子饿,想吃一点牡蛎……病榻旁的守护者们面面相觑,做声

不得:牡蛎——给一个实际上已经可以说没有肠的人吃,那成什么话![1]然而,鲁宾斯坦要牡蛎,就得给他牡蛎,牡蛎来了,他吃了,还说:不坏。

3个钟头之后,鲁宾斯坦死了。

死的时候45岁。20年前,是这个人对柴科夫斯基说:“彼得,这里是你的职业。音乐是你的职业。证明你自己是一个音乐家呵。”

梅克夫人也很痛苦。她写信给柴科夫斯基道:

“可怜的N.G.呵!或者不如说,失去了他的我们是多么可怜呵!现在,谁能够弹您的曲子像他弹得那样好呢?”

---

① 鲁宾斯坦患肠结核症。——译者

三 三重奏

1. 贫 困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音乐协会的理事们请柴科夫斯基继任音乐院长,但是他认为花的力量太多,拒绝了。他介绍塔涅耶夫当院长,但音乐协会迟迟没有决定。柴科夫斯基回到了卡明卡,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我和孩子们玩了一整天,觉得很累,所以只能写几行。看见了我妹夫的母亲达维多夫老太太,差不多要盲了,使我很苦恼。她是12月党人的太太,随着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最后一个。多年的泪水,使她一只眼睛去年失明,现在另一只眼睛又快要看不见了。但是她的信仰,使她安然忍受她的灾难。"

卡明卡的家事使彼得的心神很是不安。他写道:

"我想在这里稍为起一点作用,但我发现我简直没有力量作任何的事情能对他们有点好处。我没有心情写曲子;我从没有过这样长的一个时期如此的不安。我问我自己说,灵感是不是永远逝去了呢?于是我又记起了同样不安的时光,我希望当我精神的地平线微露曙光的时候,我的创作欲又会再一次上升

……尤根孙要我到莫斯科去，谈谈他委托我的事情。”

尤根孙寄了一大批书给柴科夫斯基。尤根孙请柴科夫斯基编辑波尔特尼安斯基(Bortniansky)的作品，他就是柴科夫斯基所讨厌的教堂音乐作曲家。他想建议他的出版家放弃这个计划，但是他把这当做一种经济来源，便只好埋头做这工作了。7月和8月里，他全从事这个工作，“这是繁重的工作呵，”他写信给尤根孙道，“但这工作我会完成的，因为我开始了的工作，总会完成它的，但是，有一天我会烦恼得爆炸呢。”

当梅克夫人听到了这件事的时候，她简直火起来了。难道《第四交响曲》的作者必须以这样毫无意义的工作来杀害他的灵感么？她写道，“如果您和尤根孙订了合同，那您就不能不做完这件工作，但您能不能够拖它一下呢？您能不能在拖的时间中写您自己的音乐呢?”信封里附了一张支票，她又写道，“您这一次不能拒绝接受的吧?”

柴科夫斯基并没有拒绝，但他终于完成了编辑的工作。

2. 歌剧《马什巴》

夏初，柴科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计划和莫德斯特到罗马去。经过基辅的时候，他又被教堂音乐吸引住了。在这里，古代的祷歌，用古代的方式唱着，保存了原始的和声，给柴科夫斯基深刻的印象。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所有我先前替俄罗斯教堂音乐所做的工作，都已受到了迫害。我的《祈祷歌》已被当局禁止了。两个月前，为鲁宾斯坦举行弥撒的时候，负

责丧礼的人说，可以奏我的《祈祷歌》。唉！我简直没有听到我的《祈祷歌》的幸福了，因为莫斯科教会当局绝对禁止这首歌在教堂里演唱；阿姆伯劳斯主教称之为罗马天主教的音乐，此公去年还在杂志上写文章说，开音乐会演唱我的《祈祷歌》是冒渎的事。和这些奇怪而愚蠢的迫害开战，在我是孤单无助的。打击我的是一些名人，他们硬是不让任何的光线，射进无知与黑暗的圈子里。"

柴科夫斯基动身到意大利去。他在罗马写信道：

"罗马正如莫斯科，你愈住得久就愈爱它……我的屋子非常舒适，我一到就立即开始作曲。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但我正给普希金的《波尔塔瓦》(*Poltava*)中马什巴和玛利亚的一场作曲子。如果我觉得真正有味道的话，也许我还要为它写一整部歌剧呢！"

6个月以前，这个人曾说过永远不写歌剧了，而现在他又开始写了。这就是《马什巴》(*Mazeppa*)。到第二年才完成。

3. 三重奏

从彼得堡来了不安的消息，那普拉夫尼克受不了闲气，辞去了音乐协会的主席。柴科夫斯基说，他是太老实了。彼得堡音乐院长达维多夫便去指挥管弦乐队。彼得堡的小提琴家奥厄(Leopold Auer)宣布不能演奏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太难了，而且和声和效果都杂奇古怪。

一度在莫斯科教过小提琴课的布罗德斯基(A. Brodsky)

却勇敢地要演奏这曲子。1881 年 12 月 4 日，布罗德斯基在维也纳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这首曲子，立即遭到舆论的围攻。著名的德国音乐批评家汉斯立克把它攻击得体无完肤。关于这，柴科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汉斯立克说，我的全部作品，都是‘不平衡、粗劣、野蛮，而且毫无味道’的。至于那部《小提琴协奏曲》，他说，开头的地方还勉强可听，但愈下去就愈恶劣了。他说，第一乐章结尾的地方，小提琴不是弹，而是在咆哮，作牛叫。《行板》(*andante*)乐章开始很悦耳，但很快就陷入一种俄罗斯盛宴的风味，人人都喝醉了似的，人的面孔都是野性叛乱。汉斯立克又说，‘有一个批评家有一回把现实主义的绘画，称之为发臭；听到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我发现音乐也可以发臭的’。

“这岂不是很奇怪的批评么？在批评上，我是毫无运气可言的。自从拉罗舍离开了莫斯科之后，俄国就没有一个人在书刊上给我说一句好话的了。而现在，在欧洲，我的音乐又被称为‘发臭’……

“亲爱的，我又开始作曲了。您一定很讶异的罢！也许您还记得，您不是有一次向我建议，写一部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三重奏么？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复信罢——我那时坦白地告诉您说，我是如何地讨厌这样的乐器组合。但现在，虽然有这样的反感，我却决心试一试。我已经写了一部三重奏的开头；我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我能否把它完成。但我希望至少能按照草稿写下去。

“我希望您会相信：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尝试，向我自己绝

不喜欢的乐器组合让步，唯一的理由，就是给您快乐。此外我也想试一下把我的乐思用我陌生的乐式表现出来。我要克服一切的技术困难，加上我想我这样做您一定会很高兴，这就使我的灵感愈加有生气！”

梅克夫人很窘。她也不好叫他不做。她说这一定是很苦的一件事。柴科夫斯基回信道：

“开头，当然要用点力气，才能够熟习这种乐器结合，但是这个工作却使我很感兴趣，而且我心里想着，这一定使您高兴。至于那部《小提琴协奏曲》，我却被布罗德斯基的勇气所感动了——他居然敢在维也纳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弹了这难奏的曲子，而且是维也纳人所不爱听的俄罗斯曲子。然而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部曲子是献给奥厄的，奥厄反而拒绝在彼得堡演奏；而我的好朋友达维多夫也拒绝演奏……”

这次事件之后，柴科夫斯基把这部《协奏曲》改为题献给布罗德斯基了。但梅克夫人却从另外一张维也纳报纸上找到了一篇赞赏他的乐评，剪下来，寄给柴科夫斯基，并且写道：

“您看见没有？我想不会错，维也纳不止有一个汉斯立克。由他们去咒骂吧——总归能演奏出来就好了！赏识的人一定会多于咒骂的人的……我现在才知道达姆罗希(Damrosch)两年前就在纽约演奏您的《协奏曲》了。多么勇敢的人呵！上帝给我们更多这样的人吧。”

至于当时(1882年1月)在罗马作曲的三重奏，是题作 *A la memoire d' un grand artiste*〔纪念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鲁宾斯坦——的。这部三重奏的挽歌的曲调，使人想起他

失去一个知友的悲哀;这一点是作得很成功、很动人的。

4. 论李斯特

写作这部三重奏时,柴科夫斯基也常常在罗马各处听音乐会。

他写信给梅克夫人道:

“前几天晚上,我参加了给李斯特70寿辰祝寿的大音乐会。节目全是他的作品,演奏得不只平平无奇,而且恶劣。李斯特本人也在座。意大利听众一看见这位天才(现在是一个老头儿了)进来的时候那种欢喜如狂,不能不让你感到心情有点激动。李斯特的作品并不使我热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诗的色彩多于真正的创造力,是涂色多于绘画。简单地说,他所写的,虽然很耀眼,但是缺少一种内在的结构。和舒曼比较起来,完全不同,舒曼的伟大而刚强的创造力,是胜于他的表现方法的。演奏的是意大利的一个著名人物斯格姆巴蒂(Sgambati)。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但冷冰冰得厉害。”

5. 对自己的不满

1882年的新年来了。柴科夫斯基写道:

“我满肚子的计划,要写许多曲子。我想,亲爱的朋友,我将会写得比平常好的罢,否则那就证明:我的枪膛虽愈来愈大,却没有火药了。对于我先前所写的音乐,我已经很冷淡

了;毫无例外地,所有的曲子都像是不成熟的,乐式不完整,而且空洞。理智告诉我,我故意夸大了我的弱点,然而我不能强迫自己满意我的作品。简单地说,除非我已唱得很好,否则今后我还要唱一个更好的曲子的。”

XXVI

1882至1890年(《第五交响曲》)

1. 乡 居

直到此时,柴科夫斯基还没有写下他的《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还有《胡桃夹子组曲》,《哈姆雷特》和歌剧《黑桃皇后》也没有写出来。其时他已经42岁了。梅克夫人的钱还是按期地寄来。伯莱罗夫卖了,但是柴科夫斯基需要休息的时候,他可以跑到她的新庄园——伯列舍耶伏(Plesheyevo)去。

音乐从这个巨人的笔下不停地流出来。在1882至1890年之间,他写了歌剧《马什巴》,《第二管弦乐组曲》和《第三管弦乐组曲》,还有钢琴的《幻想协奏曲》。1885年彼得堡在布罗夫指挥下演奏了他的《第三组曲》,获得很大的成功。不久之后,《奥涅金》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演出,也很成功。

其时,可以说,柴科夫斯基结束了他的卡明卡生活。妹妹已经缠绵在病床上,快要结束她的生命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卡明卡已是一个比较先前更加恬静更加忧郁的地方了。柴科夫斯基这时在克林附近的迈伊丹诺伏(Maidanovo)小村里蛰伏着,这个小村是很容易到莫斯科

或彼得堡去的。

他搬到这里不久，就开始写作他的交响乐诗《曼弗雷德》。9月里，他完成了新歌剧《女巫》(*Enchantress*)的第一幕。

他起先很喜欢《曼弗雷德》，但是三年之后，他就说这是一部“讨厌的作品，我非常讨厌它，除了第一乐章外，我都讨厌。在不久的将来，我打算毁去其余的三个乐章，这三个乐章在音乐上说是繁琐的(尤其最后一个乐章，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要用一部写交响乐显得太长的材料，另外写一部交响诗。只有那时我才确信我的《曼弗雷德》可以使人满意。第一乐章我写得很高兴，其余的几个乐章，写得很那个，后来竟因而生了好一会儿的病。”

他住在这个乡间，一心作曲。他的门前贴着这样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寓
>
> 星期一、四下午三至五时会客。
>
> 现已外出。　　请勿按铃。

他的生活日程差不多是没有变化的。约莫7时30分起床，一点钟之后吃早餐，读英文，或者读哲学、历史之类的书，然后稍为散一会步，便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如果早餐时他约了一个友人谈天或陪他散步，这一天则不能作曲了，他只能写写信，改改校样，或者做些其他容易的工作。可是作曲的日子，他却可以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作伴的。他所喜欢的只是笑声和酒。下面是这个时期的一页日记：

2. 日　记

迈伊丹诺伏。

1886年7月11日。

据说喝酒太多是很有害的，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然而就我来说，神经不很健全，如果没有酒，简直不能活下去。米克路哈·马克劳（Micluha Maclow）就抗议我喝酒。这个人的名字如此古怪，他自认很是快活，但却不知道酒的乐趣。可是，以己度人，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己所不欲，就硬强迫人家不做！比方说我自己吧——每天晚上我都喝醉的，不醉就无法生活下去。我怎么能够学马克劳呢？他对不对呢？酒醉的第一阶段，我感到绝对的愉快，那种情形下的我，简直比不喝酒时还要懂得多些！我也不知道身体会因此得什么毛病。真是所谓“天知道哪一个接近真理”——是我呢还是马克劳呢？

3. 莫扎特；乐式

1886年，柴科夫斯基完成了《女巫》。这是四幕歌剧，秋天在彼得堡上演，可是失败了。他写信给尤根孙表示歉意，因为这失败的作品使他受损。但是尤根孙回信说将来的作品可以抵偿这些损失。他的《第四管弦乐组曲》已经付印了，名字叫做《莫扎蒂亚娜》（*Mozartiana*）。这部组曲是采用莫扎特较

小较不为人知的若干作品编成管弦乐曲的。在总谱的序里，柴科夫斯基说他之所以编这个组曲，目的是使乐坛的这些瑰宝，唤 起世人的注意。莫扎特是他的音乐之神。他称他为“音乐的基督”。他常常提起莫扎特是乐式的大师。他常常说，缺乏乐式是他自己的弱点。他这样写道：

“我一生最苦恼的是未能把握乐式。我艰苦地与这弱点斗争，我可以带着骄傲说，我已有若干的进展，但是我一定会还没有写出任何乐式完善的作品时，就已去世。我所写的往往是一大堆东西塞在一起；有经验的眼睛马上会在我的接口处找到线索。而我自己却一无办法。”

这封信是 1888 年写的，另外一件使他苦恼的事情就是他没有能力好好指挥一个管弦乐队。他的老毛病——怯场，还是依然如故。但是 1887 年新年之前，他忽然决心指挥他的改编歌剧 *Les Caprices d' Oxane*。

4. 给梅克夫人的信

（1887 年 1 月 26 日，莫斯科）

……每天早晨我散一会儿步，到 11 点左右，我就去指挥管弦乐队。练习到约莫下午 4 点钟，很累了，回家的时候就只好躺下去睡觉。晚上我的力气恢复了，这时我才能够吃一点东西。

指挥对于我是不容易的，而且也够使我的神经紧张，但我必须承认，这给我真正的快乐。(一)我乐于知道我已经克服

了与生俱来的害羞;(二)歌剧的作者亲自指挥他的作品,不必请求指挥者改这一节改那一节,这也很是愉快;(三)参加的人对我都很好,这也使我深为感动。……

5. 德沃夏克给柴科夫斯基的信

(1889年1月14日,布拉格)

亲爱的朋友!

您在布拉格的时候①,我曾答应过您写一点关于您的歌剧《奥涅金》的意见。我现在所写的,不单由于您的请求,而是我听过您的作品之后的感情迫使我这样做。我乐于承认,您这部歌剧给了我巨大而深刻的印象。我总是等待您的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作品,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您的作品再没有比《奥涅金》更使我高兴的了。

这部美丽的作品,热力和诗意是如此的丰富,每一细节都表现出技巧的精通。总之,这是向我们呼唤,深深感动我们,同时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看,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被引导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恭祝您——我们大家恭祝您——为了您有了这样的一部作品。上帝保佑您能够给这个世界产生更多这样的作品来。

---

① 柴科夫斯基在欧洲各地作过音乐旅行,他的歌剧《奥涅金》也在布拉格上演过。——译者

真正的敬礼，

您的朋友 A. 德沃夏克[①]

6. 给梅克夫人

（1888年6月10日，弗罗洛夫斯柯耶）

“我从现在起将要努力工作一番。我不仅要给别人证明，而且要给自己证明，我还不曾完蛋。我常常起这样的疑虑，我自己问自己说，是不是应该停笔了，我是否已经使我的想象力过度紧张了，源泉是不是已经枯竭了？如果我再活10年20年，这有一天终会发生的，我怎么知道我应当放下武器的时辰还未到来呢？……我记不起我曾否告诉过您说，我决定要写一部交响乐。开始写的时候，好像很不容易似的，但现在似乎灵感已经来了……让我们看吧。”

这里所说的就是《第五交响曲》，那是在两个月里写成功的。作成后几个月，作者自己指挥在彼得堡第一次演奏。

7. 《第五交响曲》

＊给梅克夫人的信，1888年12月＊

我的交响乐[②]在彼得堡演奏了两次，在布拉格演奏了一

① A. 德沃夏克（1841—1904），著名的捷克作曲家，代表作有《自新大陆交响曲》等。——译者

② 指《第五交响曲》。——译者

次,我所得到的结论是:这部作品失败了。它里面有一些使人厌恶的东西,若干过度夸张了的色彩,若干虚伪或勉强——这是听众本能地认识到的。我很清楚,掌声和欢呼不是对这部作品而发的,实际上是对我别的作品发的,我觉得这部交响乐永远不会使听众满意。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不满。可能是像人家所说,我已经把我自己写了出来,什么也不剩了,剩下来的只有重复和模仿我自己。昨天晚上我看了看《第四交响曲》,我们的交响乐。比这一部好多了!是的,这是十分悲惨的事实。

8. 《睡美人》及其他

就是在这忧郁的心情下,柴科夫斯基开始写作他的一部最通俗最愉快的舞剧:《睡美人》。这是根据有一年夏天他在卡明卡的草稿写成的。他写得很不花气力,他说,自从写了《奥涅金》以来,就没有过这样不花气力的事了。他写了6个星期。到圣诞节前后,尤根孙送来了一棵圣诞树和一套莫扎特全集。

1889年1月,柴科夫斯基开始了另外一次的音乐旅行。在演习和音乐会之间,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我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我的真正任务是作曲,而所有其他的活动不过是突发而无用的事,只能缩短我的生命罢了。”

莱比锡,柏林,汉堡,布拉格,巴黎,德累斯顿,日内瓦,伦敦。……但是他也写曲了。歌剧《黑桃皇后》就是在1890年

春天里完成的。他跑到意大利去,带了歌剧的总谱,打算到那里去改编钢琴曲。他回到弗罗洛夫斯克时,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开始了一件新的作品,是弦乐六重奏:

“知道您非常喜欢室内乐,您一定很高兴听到我的六重奏的。您不必去听音乐会,因为这很容易在家里演奏。我真希望这部音乐能够使您中意……我写时是带着最大的愉快和热情的,力气一点也没花。”

但这时梅克夫人已经陷入了凄苦的病中。肺病!可是这个字眼她从不肯在信上告诉柴科夫斯基。1890 年 9 月,柴科夫斯基到第比利斯去开音乐会。他爱高加索,第比利斯是在此间,在库拉河上。在阳光和愉快中,来了一封信。那是梅克夫人的信。她说:她现在已经快要破产了,从今以后,恐怕不再能寄钱给他了。这样的宣告不能使柴科夫斯基吃惊,使他吃惊的是那种奇怪的调子,那是梅克夫人写信从来不曾用过的调子。整封信都充满了一种快要完了的神气……

柴科夫斯基把信读了一次又一次,他几乎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写的复信是:

9. 复　信

(1890 年 10 月 4 日,第比利斯)

您的信刚来;您所说的话,使我深感悲伤——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您。我这样说是非常诚实的。如果我假装说,这样激烈的改变不会影响到我的物质生活,那是错的,但这远不

如您所想象的严重。在过去几年间,我的收入已经显著地增加,毫无疑问,以后还要继续迅速增加的。因此,假如在您的许多忧虑当中,也有关于我的一点的话,那么,我请求您确信,对于这样的一种物质损失,我是不放在心头的。相信我,这是绝对的真话;我不是会说谎话的人。因此,问题就在于,并非我必须减少开支,而是您因为用惯了,必须忍受节省的痛苦。对于我,这是很恼人的一件事。

我竭力要找寻这一切的罪人(平白地说,您自己是没有过错的),但我绝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罪人。而且,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愤激,是不中用的,而且是无益的,恰如我没有权利参与您的家事一样。为了不使您伤心,我想不如请巴胡尔斯基方便的时候帮您解决,您将到哪里去住等等请告诉我。您失去了财富,我简直不能想象您将会怎样过。

您信里最后的一句话("别忘记我,有时也得想起我")稍为使我不快,但我自己给自己开解,说您其实不会是这种意思的。难道您以为我只能在用您的钱的时候,才记起您么?难道我能够把您对我所做的一切忘记一秒钟么?一点不夸张地说,是您救了我,如果不是有了您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疯而且毁灭的。您给我的钱是一个安全的锚,由此,您把我将尽的力气积聚起来,然后使我再度走上音乐之路。不,我亲爱的朋友,说确信我将永远记着您,永远祝福您。现在,您不再能给我金钱的援助,我正乐于让我自己表示一下我那温暖而无边际的谢意的力量。也许您自己还不知道您给我的帮助曾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您明白了,您决不至于写出那样的句

子——以为您现在穷了,只能希望我“有时”记起您。我从没有过一刻钟忘记您,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您,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每一个想法,也都与您有关的。

我用尽我心中所有的热力吻您的双手,希望您能够了解,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那样同情您,没有第二个人像我一样感到了您那种痛苦,而且为您分担这些痛苦。

我有机会再把我的生活和工作告诉您。

请原谅我这急写的草书。我是烦恼得写不清楚字了。

10. 赴美之前

柴科夫斯基从第比利斯回来的时候,在莫斯科停留下来,他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梅克夫人的产业原封不动。铁路还是像从前一样,别的资产也毫无变化。什么也没有卖掉,什么也没有被抄去。

这时他气得很厉害。他以为梅克夫人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不过是她的雇佣,不过是她的玩偶;她现在玩腻了,也听厌了他的音乐;于是她借口什么破产,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信她没有复。她已到了德国或意大利。……

其时,彼得堡上演了柴科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得到很大的成功;这部歌剧在基辅得到了更大的成功。但是柴科夫斯基写信给弟弟莫德斯特说,《黑桃皇后》完全失败了。

他躲在弗罗洛夫斯柯耶写作。他写了《哈姆雷特序曲》。1891 年 1 月,他写信给莫德斯特说,“我累得很。对未来的疑

虑使我很感不快。我的脑子空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一点快乐。《哈姆雷特》可怕地压迫着我。”

这部序曲写完不久,彼得堡帝国歌剧院委托他写一部歌剧和舞剧。歌剧是《雷纳王的女儿》(*King Rene's Daughter*),舞剧是《胡桃夹子》。前者后来写成一幕歌剧《伊奥兰德》(*Iolanthe*)。

这时,柴科夫斯基接到了纽约的聘请。于是在1891年3月,写完了《胡桃夹子》舞剧的第一幕之后,带着沉重的心,他到美国去了。



1．纽约——莫斯科

柴科夫斯基在美国住了约莫一个月，开了六次管弦乐音乐会，四次在纽约，一次在巴尔的摩，一次在费城。其间，他去过华盛顿和尼亚加拉瀑布旅游。他在美国写了一本日记。纽约的洗澡盆和百老汇的高房子给他深刻的印象。

1891 年 6 月，他不再住在弗罗洛夫斯克了，搬到了迈伊丹诺伏，他在那里写他那部还没有完成的歌剧和舞剧。梅克夫人依旧没有信来，他又跑到莫斯科去。他在莫斯科接到了巴胡尔斯基的信，很短，很有礼貌，比没有信还要苦恼。

2．给巴胡尔斯基的回信

（1891 年 6 月 18 日，莫斯科）

您的信刚收到。您说梅克夫人病了，身体很弱，而且很焦躁，因此她不再能够像从前似的写信给我。老实说，我就是增加她的苦恼的源泉。可以说，使我深受打击的，不是她不写信，而是她对我完全失掉了兴趣。如果她想得到我的消息，而

她自己又不想写信,那也是很好受的;因为你和尤莉亚[①]可以做经常的中间人。然而她却没有请你打听打听我的生活如何。我曾打算通过您跟 N.Ph.恢复通信关系,然而您的每一封信都那样有礼貌地拒绝了我的企图——保存一点点儿过去的影子那种企图。您当然知道,去年 9 月,N.Ph. 写信告诉我说,她已经破产了,不能再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了。您也许已经看过我的回信。我所急切希望的是:我和 N.Ph. 的关系不要变,虽然我不再得到她金钱上的帮助。不幸的是,这一点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 N.Ph.显然对我很冷淡。结果就是,我不再写信给 N.Ph. 了。于是我和她之间的一切联系,在金钱的协助一停止时,就一下子变得那样可怕了。这是一种可怕的屈辱;这等于说我从她那里取得生活费,同时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

秋天住在乡下的时候,我重读了 N.Ph. 的全部来信。我读的时候曾经想,看这些信,是不致于有什么病,也不致有什么忧郁或者经济上的苦恼的。然而信中的感情全部变了。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和 N.Ph. 见过面,因此把她那样地理想化了。在那样的半神半人的人格里,我不能想象会有这样子的叛变;先前就我看来,大地就是突然破碎了,N.Ph. 的感情也不致于变更。但是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使我对人的信仰,对世界的信赖完全改变了。我的安静已经消失了,幸福的命运所给我的一切都受到了毒害。

---

① 尤莉亚,巴胡尔斯基的妻,即梅克夫人的女儿。——译者

N.Ph.确实对我太残酷了。我先前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屈辱,我的骄傲也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而这最困难的一点就是:由于 N.Ph.的身体不好,我不敢把我的烦恼告诉她,使她悲伤。

因此,我就不可能坦白地说出一切——这是使我解放的唯一办法。可是够了。也许我后悔写这封信,但我不再能抵抗我要发泄出一点什么来的那种冲动,这些苦楚曾积聚在我的心底。当然,可别对 N.Ph.提起一个字。

如果她问到我时,告诉她说,我已从美国平安回来,住在迈伊丹诺伏,在工作。我的健康很好。

此信可不必复。

3. 巴胡尔斯基的复信

巴胡尔斯基却写了复信。他把柴科夫斯基的信也退还给他,他重复说了一遍他上次信里所说的话:梅克夫人病着,那是身心交瘁。她的冷淡纯然是因为生病而起,此外别无他意。在她的心底,她还是爱着昔日的老友们的——巴胡尔斯基这样说;但是在她目前的情况下,他不敢把他的信拿给她看。

这就是柴科夫斯基的终局;这是他重建通讯关系的最后企图。他最好的友人永远地离开了。他已经 51 岁。过去的回忆一幕一幕在他的脑海里重现。他累了,他不能再找新的友人,他也不愿再去找寻了。

这时是 1891 年的 6 月。两年之后,柴科夫斯基就走完了

他的人生之途。

4. 梅克夫人

至于梅克夫人——她知道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她知道不知道她引起怎样的痛苦？柴科夫斯基相信他的好友是在病着，但他也知道仅仅生病，是不足以说明她突然的无情的。他所不知道的——而且至今还不曾发现的——就是她的生病以外，她的个人以外有什么物事使她突然改变了她的态度。

可以提起一件事，即梅克夫人的大儿子乌拉基米尔已经长大了。可是在1890年，他染了肺病。梅克夫人自己发着朝热，咳嗽，每天她看着她的儿子，儿子一天天地消瘦了。……她觉得这是她自己的罪过。她自己说，她对孩子太不关心了。所有这些年头，整整的13年里面，她，一个母亲，仅仅对一件事发生兴趣，仅仅对一个人发生兴趣——那就是柴科夫斯基。白天，黑夜，柴科夫斯基都占据着她的心：他的音乐，他的信，她的复信。计划使他来“看”她，计划着他的安乐舒适，计划使柯隆的管弦乐队演奏他的音乐。这一切似乎是很清白的，但她现在才知道是一种罪恶。她私下里是感到快乐的；她只告诉过尤莉亚和尤莉亚的丈夫。乌拉基米尔还不知道。……

在百感交集中，她写下了上述的一封信。

四年之后，她死了。

柴科夫斯基在这之间，始终得不到她的片纸只字，直到将死的时候，他还发着呓语，唤着菲拉列托夫娜的名字！

XXVIII

1891 至 1893 年(《第六交响曲》)

1. 荣 誉

1891 年夏天,柴科夫斯基从美国回来后,他就一直住在迈伊丹诺伏写作。一部歌剧和一部舞剧。当他在巴黎等船赴纽约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乐器,即钢片琴(Celesta)[①]。他叫尤根孙去买一架回来,以便在《胡桃夹子》舞剧上演时用。他叫尤根孙秘密从巴黎运回来,因为,如他所说,万一被李姆斯基-科萨科夫或格拉祖诺夫知道了,他们就会先用,而破坏了这部舞剧的效果。

但这部舞剧几个月后还没有上演。这时,梅克夫人在巴黎买来送给他的,上面刻有贞德的雕像的手表,被人偷去了。这件小事使他感到很大的伤心。

这年秋天,他手头很拮据。美国邀请他去,但这一回所付的费用只有前一次的一半。他写信给莫德斯特说,这是一种侮辱。因此,他打电报给纽约说:“不来。柴科夫斯基。”

---

① 是一种键盘乐器,比钢琴小;发音也是属于锤击的一类,但所击的不是弦,而是金属板。音色清晰而神秘。——译者

冬天,《黑桃皇后》在布拉格和基辅上演,也在莫斯科上演;《奥涅金》在汉堡演出。柴科夫斯基到处去指挥着。这时他没有人可以写信了。他只得把他的一切苦恼写给他的外甥B. 达维多夫,他的妹妹死后,他和B. 达维多夫就一天比一天地亲近。

到1892年春天,柴科夫斯基又开始讨厌迈伊丹诺伏的住所。他搬到克林去。这是柴科夫斯基最后的寓所,后来改成柴科夫斯基博物馆。

夏天,他患肠胃加答儿,这是20年没有复发的了。医生说可以用温泉疗治,可他讨厌维琪。但因为B. 达维多夫也需要同样的疗治,所以他们两个终于一道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仍不减他的憎恶,7月里他就回来,忙着改校样。他年纪越大,就越讨厌排误。他写信给B. 达维多夫说,即使在梦中,他也看见#、b这些符号不肯安然就位。但改校样的工作中途停顿了,因为他又作了一两次的音乐旅行。

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剑桥大学也邀请他到英伦去,并且送他音乐博士的头衔。

他日以继夜地在整个欧洲作旅行演奏,但是他觉得很不惬意。他宁愿好好地呆在家里。然而他还是不停地旅行着。莫德斯特后来这样写道:

"我的哥哥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似乎已经占有了他,使他盲目地向前跑,往外边跑。这所谓'力'并非单单为着适应公众的要求。到了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他所不喜欢的邀请了。也不是先前的想动的那种

愿望,因为他所爱的老地方已经不可能去了。卡明卡已经等于回忆他妹妹的残迹;连意大利也失去它的可爱处;巴黎只有使他害怕;伯莱罗夫是属于陌生的人了。他唯一想去的地方,除了克林外,就是到彼得堡去看他的亲戚。

"虚荣也不能解释我哥哥要到各处作音乐旅行的心理。虽然他和普通的艺术家一样,具有为人所知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欢呼,徒然予他更多的焦虑,而不是愉快。至于在旅行演奏中所得的钱,少得不可计算;往往他回来的时候,比出去时还要穷。

"这一切都不是的。驱使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深沉的,不可解释的焦虑,那是一种绝望的心情,想在什么地方或在任何地方分心一下。我不能把这解释做一种死亡的预告,这样的假定是没有基础的。我也没有权利去猜想我哥哥在最后几年间的心理状况;但我必须提起这样的事实,即这一个消沉和困惑的时期,成为他生活上决定性的转变的前奏。"

2. 《第六交响曲》

1893 年 2 月,即在柴科夫斯基饮了冷水致命之前 7 个月,在绝望与黑暗当中,忽然射出了一线曙光,那是来自内心的一线曙光。他开始写《第六交响曲》了。如莫德斯特所说,这部作品"像一场除魔的法术似的,他把那久久占有了他的漆黑的精灵,一古脑儿倾倒出来了。"

1893年2月23日，他写信给B.达维多夫说：

"我要告诉你，我对我这作品是多么的满意。你知道我去年秋天写的一部交响乐（一部分已写成，一部分已编成管弦乐谱），我已把它撕毁了。那是做得很对的——因为在那里面一点好处也没有，不过是空洞的声音，没有真实的灵感。去年12月到巴黎去时，我在路上就想起要写一部新的交响乐。这一回是一部标题交响乐，但这标题将永远是人们不可解的一个谜。让人们自己去猜想吧，这部交响乐将只称做'有标题的交响乐第六'。但那标题当然是渗透了主观的，尤其是在作曲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落泪。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写下了大纲，写得很快很顺利，不到四天，第一乐章就已写完，其余的几个乐章已完全在我的心中想好了。第三乐章已写好了一半。它的形式有许多是很新的，例如，结尾（finale）的乐章不是热闹的allegro（轻快板），正相反，那是长长的adagio（徐缓板）。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的快乐，因为这使我知道，我的日子还没有完，我至今还能工作。我也许是错的，但似乎我并没有错。除了莫德斯特之外，请勿告诉别的人。"

但是这部交响乐在写下最初的大纲以后，就进展得很慢。

3. 每天一首钢琴曲

春天里，柴科夫斯基收到尤根孙的一封信说，他愿意印行柴科夫斯基所能写出来的一切歌曲和钢琴曲。在他赴英之前

只有一个月的时光。他决定一天写一首,写它 30 天;到了第15 天,已经多写了 3 首。他写信给尤根孙说,他不能照老价钱(100 卢布)卖,要求多一点。

又一次柴科夫斯基像工匠似的工作着;在这当中他有着很大的快乐。正如不久以前,他写信给康士坦丁大公所说:

"我的同僚们大都不喜欢照定货作曲,至于我呢,人家一叫我写什么,定下了日期(即等于说有人在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作品),我的灵感就再没有比这更多的了。"

关于上述的事,柴科夫斯基给 B. 达维多夫的信这样写道:

"我又在烤音乐的饼了,今天已烤了第十个。可惊的事情是:我越做下去,就越容易,越快乐。起先是很难的,头两曲花了不少功夫,但是现在却这一个还没有写好,就想好了另一个了。整天都是这样子。因此,假如我能够在乡间住一整年的话,如果我的出版家愿意印行这许多东西,而且肯付钱的话,我可以赚 36500 卢布(每天 100 卢布)。这才不坏呢。"

4. "苦　刑"

5 月中旬,他掷下他这工匠的笔,跑到英伦去接受学位。他在伦敦指挥了交响乐团(Philharmonic Orchestra)演奏《第四交响曲》——我们的交响乐。这部交响乐演奏得很成功,甚至盖过了著名的圣—桑,其时圣—桑也在伦敦指挥演奏他自己的一部交响乐。

可是柴科夫斯基给B. 达维多夫写信却只问他觉得奇怪不奇怪,他竟会自动地选择这样的“苦刑”。他睡不着,不能吃,他这样写道:我为什么要去作这样的一次旅行呢?

授学位的一天到了。柴科夫斯基到了剑桥。同时受学位的还有圣一桑,包伊托(Boito)[①],勃路赫[②]和格里格[③]。6月12日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演奏了每一个作曲家的一部作品。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则演奏了美丽的《法兰西斯加幻想序曲》。

5. 给B. 达维多夫

(1893年7月31日,库尔斯克柴科夫斯基庄园)

我离开你后,在莫斯科住了两天。告诉摩地亚说,他离开后,我的身体很不好。人家说这是因为冷水喝得太多的缘故。吃了点泻油,第二天就好了。这里很不坏。我得写两天的信,接着我就可以再开始写交响乐了。

6 给莫德斯特

(1893年8月13日,克林)

我的交响乐快可以完功了。愈下去,管弦乐谱则愈难编。20年前我猛冲上去,用尽我肩头的全部气力,结果很不坏。

① 包伊托(1842—1918),意大利作曲家。——译者
② 勃路赫(1838—1920),德国作曲家。——译者
③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译者

现在我倒变成一个懦夫了,我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整整的两天,我老是被这两页困扰,不能如我所愿望的那样写出来。但有进展。

我的屋子,靠了阿历舍的努力,搞得很好看。一切都很干净,花园里一大堆花,路也修好了,外面还开了篱笆。饭菜也弄得很可口。然而除了工作的时间外,我依旧很烦恼,也许不久就会复原的。

7 给 B. 达维多夫

(1893 年 8 月 15 日,克林)

我曾打算献给你的那部交响乐(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主意[①])——在进展着。我很喜欢它的内容,但管弦乐的配置却不十分惬意。事情总不如我所要求的那样子。如果这部交响乐碰到缺乏欣赏力的人时,也不致特异和古怪。这已不是我的初次经验了。但我可以说,我认为这是到今天为止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尤其是,我知道这部作品是顶忠实的,我爱它;我过去的作品,我是绝不爱的。

我的生活现在缺少了一切的变化;有时,黄昏使我苦恼,但我没有权利埋怨,因为现在重要的事情是那部交响乐,而我觉得最能工作的地方还是在家里。我在这里最大的娱乐就是我的干儿子(阿历舍的儿子),他对于我真是一个很好玩的孩

---

① 其实后来没有变主意。——译者

子呢。

8　给塔涅耶夫

(1893年8月24日,克林)

我写完那部交响乐了,只不曾写上乐器符号和速度记号罢了。关于前者,我想请教柯尼乌斯(Konius),他快可以到这里来了。他将带着一个小提琴,跟他最小的弟弟莱奥(Leo)一同来。我需要莱奥给我弹完全部的钢琴改编曲(这,我已经完成了)。你到莫斯科的时候(我非常热诚地要求您),可否和柯尼乌斯弹一下,解决一下我认为没有您不能解决的疑问呢?我不敢请您改编钢琴曲,因为这在我的一方面说是太无礼了。您现在也没有功夫做这样的事。但是我很诚恳地要求您把它弹一次。多么使人恶心的事情呀,这些改编钢琴曲的工作!简直非迫到临头,不会去做的。

请珍重。上帝保佑您的工作进行得很好。

9　给尤根孙

(1893年8月24日,克林)

我已经给一部新交响乐写好了管弦乐谱。我还得忙一个星期,加上记号,并且把它看一遍。我亲自改编了钢琴四手联弹曲,必须把它弹了一次,柯尼乌斯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可以试弹了。我们把它弹过弄好之后,马上寄给您,假如您要出版

的话。至于总谱和分谱,在第一次演奏之前恐怕不能完成,第一次演奏将于10月28日去彼得堡举行。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满足过,从没有这样骄傲过,这样快活过,因为我确确实实做出了一件好东西。

10 《悲怆》的完成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9月里,他去看他的兄弟阿纳托。10月初,他回到克林,编一部钢琴协奏曲,即《第三钢琴协奏曲》(Op 75)。他这时听到了老友兹维略夫(Zverev)的死讯,他赶到莫斯科参加葬礼。在路上,他指着弗罗洛夫斯克的教堂尖塔说:"我死后可以葬在那里,旅人们经过的时候,可以指手划脚地说,这就是我的坟墓。"

他把那部钢琴协奏曲带给塔涅耶夫看。塔涅耶夫立即宣布这部曲子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用来演奏的东西罢了。他决定不印行。(这部曲子在他死后印行,由塔涅耶夫初次演出。)

参加葬礼的第二天,他到莫斯科音乐院去听莫扎特混声四部合唱(钢琴伴奏),这是他最近由《莫扎特钢琴幻想曲》(第四号)改编的。他很高兴。这天晚上,他和朋友们一道吃饭。卡希金回忆说,那天晚上大家谈到兹维略夫和阿尔伯列特的死,都感到旧时的一群已经剩下不多了。下一次轮到谁呢?卡希金说:"彼得,你一定比我们大家都长命的。"彼得不同意他这预言,但他说,目前比之任何时期都愉快。他们一直谈到

子夜，才送他上火车到彼得堡去。他的《第六交响曲》一个星期后就要演奏了。

这部交响曲的头三个乐章，柴科夫斯基对卡希金说，他是很满意的，但最后一个乐章，长长的 adagio lamentoso（《悲怆》的徐缓板），他却还是怀疑，好像不很好，他打算毁了重写。

在预奏的时候，这部交响乐似乎没有使演奏者产生什么印象，这使柴科夫斯基很担心。

10 月 28 日音乐会开了，平平常常。“听众报以掌声，也把作曲者叫到幕前，但不像对作者从前的作品那样欢迎。显然这部交响曲没有像那普拉夫尼克 11 月 18 日所指挥的那样引起深刻的反响！”

报纸也平淡地说：“就灵感来说，这部作品比不上柴科夫斯基—其余的交响曲。”

但据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回忆，这一次的演奏还是很好的，只是听众还没有接触到它的深度。

音乐会后第二天，柴科夫斯基一早起来，手里拿着《第六交响曲》的总谱，呆坐在那里。他在想一个标题。似乎他认为“第六”这两个字还不够。末了，他最初打算写的“有标题的交响曲”也不行。他问莫德斯特。莫德斯特提议用“悲剧”两个字，他摇了摇头。莫德斯特踱了出去。忽然他转头嚷道：“悲怆”（Pathetique），彼得欢呼：“对了。这就是 Pathetique！”

总谱寄到莫斯科去了。

但是第二天他写信给尤根孙说：

"请在交响乐首页印上如下的句子：

献给 V.L.达维多夫

《第 六 交 响 曲》

柴科夫斯基　　作曲

"我希望还来得及改。

"关于这部交响乐，真有点奇怪；我们不能说它使听众讨厌，但它确曾使听众迷惑。至于我，我却觉得它比我一切作品更加值得骄傲。我们不久就可以把这通盘地谈一下，因为我下个星期六要到莫斯科去的。"

第二天晚上他去看 A. 鲁宾斯坦的歌剧 *Macecabees*。再一天，他精神很好。

11 月 2 日早上，莫德斯特走进餐室，才发现他不在那里。他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睡在床上。他说："昨天晚上我很不好过。还是那老毛病。"

莫德斯特要去拿泻油来，可是他摇了摇头。不久，他起来应约去看那普拉夫尼克。半点钟后他回来了，觉得很不好过。莫德斯特提议请一个医生来看看。他不肯。他只是坐下来写了一些信。午饭他没有吃。他不喝酒也不喝咖啡。他只是到隔壁的房间倒了一杯冷水，人家还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吞下了。

莫德斯特发觉的时候，大叫这是冷水，喝不得的。他说：他从来不怕霍乱。

但是不久,他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回到房间。下午5点钟,莫德斯特发现他的热度很高,而且在痉挛。这一回不顾他的反对,叫了医生来。医生说很严重,但没有提霍乱这字眼。另外一个名医来了。他看了一下,恐怖地对莫德斯特说,"这是干性霍乱!几个钟头就靠不住了。"

医生贝尔登孙拿了呕吐的东西去验。夜里11点钟,报告来了。没有疑问,那是霍乱。

"霍乱——霍乱来了——"彼得痛苦地挣扎。

夜里,痉挛不断地增加。他说,"好像快要死了。再会,莫地亚。"

可是没有死。第二天早上5点钟,他渴得要命。这一天好像好一点。第三天似乎又不行了。

11月6日清晨。柴科夫斯基呼吸了他最后一口气。